

# 新華春夢記目次

## 第四卷

- ▲第三十一回 太子揮拳皇娘鬥嘴 車夫叫苦乞丐呼冤
- ▲第三十二回 香冷鏡昏背人彈淚 更殘漏盡握手擘懷
- ▲第三十三回 儂公子花錢做陪客 癡女士弄舌現原形
- ▲第三十四回 綺羅人密結綺羅叢 胭脂虎巧布胭脂陣
- ▲第三十五回 奪頭功同黨鬧意見 祝上壽園宅慶飛昇
- ▲第三十六回 宏開壽域一字顯榮 挾制民權八人定法
- ▲第三十七回 楊皙子急放空心炮 阮斗瞻突發打頭風
- ▲第三十八回 大丈夫奮袂闖重圍 癡兒女牽衣傷疊曲
- ▲第三十九回 大皇帝密室論時人 三太保勾欄探隱事

新華春夢記 第四卷目次

二

▲第四十回 小姑娘舌戰三太保 老鴿母瞎罵大將軍

#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 第三十一回 太子揮拳皇娘鬥嘴 車夫叫苦乞丐呼冤

(冥飛批)  
俗話說得好，大丈夫不孝，好大丈夫，保不住妻，奸子不孝，於是乎老，衰有大丈，夫氣矣。

這都是做，姨太太的，專門學，又是一個，奸貨。

話說袁世凱正坐在七姨太太房裏，與他那元配于夫人閒談。準備將來登大寶的瑣事，那兩旁坐的八個姨太太，倚翠偎紅，大家爭着叫皇上陛下之際，猛聽着廳外隱隱的好似鬪嘴聲音。初被大姨太太聽見了，知道又是小弟兄們鬧脾氣，趕忙退出房心，想去解勸解勸。誰知大姨太太纔退出房門，可巧被四姨太太一眼看見。那四姨太太生性有一種不做美的脾氣，專門愛踢人，疼孤拐，生來性格又最伶俐。只要看見人眉毛梢兒一動，他就明白人家心裏事了。所以一眼瞟見大姨太太退出房門，趕忙轉身跟了出去。再說那七姨太太也是一個九尾狐狸精，化身聰明伶俐，不讓四姨太太比時聽見窗外鬥嘴聲音，也就想出去看一看。無奈他坐近袁世凱身旁，不便抽身出去。

什麼事煩心呢？原來爲的是老三

（冥飛批）肥水不落外人田

子聚豕可謂便宜不

到外人怕

（冥飛批）其麼呢

不痴不聾不作阿翁

老袁河腎

想不到想

裝糊塗其

如西姨太

太之挑撥

何

（冥飛批）忍不住了

（冥飛批）大胆的就

子爺

後見大姨太太。退出房門。心纔略定。一定暗忖道。大姨太太。乃是一個和事老。就是我家老三。鬧出什麼笑話來。他一定要設法遮蓋的。轉眼看見四姨太太。跟了出去。心中又跳起來。暗自叫苦道。哎呀。他乃是著名的掃箒星。向來不願天下太平。況且他前幾天。那一樁事兒。被我冲散了。也曾譏刺他幾句。如今若是老三被他看出來。那纔難以爲情呢。但願窗外門嘴的人。沒有我老三纔好。暗自正在出神。又聽見門嘴之聲。漸漸大了。接着袁世凱也聽見。便大聲問道。什麼事。大姨太太。忙在房門外遮蓋道。沒有什麼事。他們小弟。兄夥子。鬥着要的。袁世凱聽了這句話。也就不往下追詢。徧徧碰着一個不省事的。四姨太太。從旁冷一句熱一句的說道。天也不早了。老爺子還在這裏呢。你們也該少吵兩句罷。這兩句話。輕輕淡淡說了出來。在不關心的人聽着。原不算什麼大事。但是七姨太太聽了。早已嚇得魂不附體。捏着一把冷汗。心裏鹿鹿的亂跳。只暗道。壞了。壞了。袁世凱聽着。忙站起身來。跨出房門。說道。什麼人。這樣的大胆。敢在這個地方。胡鬧。說着。已跨出房門。忙喚兩旁女侍道。抓了來。這時于夫人見袁世凱動了真怒。也就跟出房來。還有那些姨太太。白不待言。也都跟着于夫人身後。搶着看熱鬧。

老三真是  
害煞人

原來是一  
個老手

(真飛批)

四姨太太  
自然是娶  
挑撥挑撥  
顯自己  
的份牙  
齒于夫人  
到底要衛  
護丈夫怕  
老袁嗆氣  
所以先止  
住他不許  
說話  
(言飛批)  
七姨太太  
自然是娶  
放一把陰  
陽火出出  
總算能推  
己及人

獨有七姨太太胸中懷着些兒心病。進又不能退，又不可。那又嬌，又嫩，吹彈得破的瓜子臉兒。時時露出了藉莫色。幸而大衆的目光都跟着袁世凱于夫人背影兒。向房外射去。不然無論如何總要說幾句。又酸，又辣的俏皮話兒。來刺七姨太太。心病的這也。是他一時僥倖。但是他這時雖神色倉皇，却還能強撐住。畢竟是冒險的老手。到底逞得住氣。復見大衆都擁出房也。都隨着諸姨太太之後。慢步兒。揮出門檻耳邊。還聽着四姨太太說道。叫你們大家省一句何必……這句話未曾說完。已見衆女侍隨着克定克文弟兄二人來了。于夫人一見。搶着袁世凱的話頭。忙向四姨太太道。你也可以少說一句罷。七姨太太一眼瞟見了是克定克文兩兄弟。心中橫梗着那一塊石頭。不知不覺落了下去。也就展開了嬌滴滴的聲音。笑吟吟說道。弟兄們鬥嘴也算不了什麼。四姐姐可真把人嚇壞了。四姨太太被他俏皮了兩句。只知道他是乘着隙空討于夫人的好。那知他心中隱事是報那驚嚇之仇呢。便忍在心头也不去與他計較。按下不題。且說袁世凱見是克定克文兩個兒子。在那裏打吵。心中也就明白他倆鬥嘴的原因。便向他兩個兒子道。咱們進房裏說罷。說着仍跨進七姨太太房裏來。于夫

（袁飛批）  
 常名士的  
 照例是專  
 拍有錢有  
 勢的大老  
 先生的馬  
 屁克定自  
 然不肯受  
 克文的挖  
 苦然而像  
 克文的地  
 位起地名  
 士來又怎  
 麼肯拍克  
 定的馬屁  
 呢  
 （袁飛批）  
 此等地方  
 不可不克  
 定  
 警大文念  
 古詩來挖  
 苦何妨暫  
 時充耳不

人與八個姨太太兩個公子也都跟了進房。大眾復歸原坐。克定克文都把嘴巴鼓得如水瓢一般。走到袁世凱面前。左右站着。袁世凱嘆了一口長氣道。正事還沒有一點影兒。你哥兒倆。怎又吵起來呢。袁克定道。誰叫他纔會念幾句書。就平平仄仄充假名士。呀。袁世凱道。你也真會多心。他帶他的兵。你帶你的兵。他平平仄仄充名士。那是他生來的脾氣。我也勸不了他。你何必管他呢。袁克文忙接着道。好呀。我做我的名士。與你什麼相干。袁克定發急道。我那裏敢去管他。乃是他拿着平平仄仄來欺侮我的。袁世凱一聽。轉而不聽他說的是什麼話。想了半晌。纔轉臉來埋怨袁克文道。想必你又做什麼詩去嘲笑他了。袁克文道。你老人家也不問他一個青紅皂白。就來冤人兒子。再愛做詩。再愛罵人。怎敢咬文嚼字來罵自己哥哥的。袁克定道。他不是做來罵我。他是念着古詩來挖苦我。袁世凱又轉身問袁克定道。他念什麼古詩來罵你呢。袁克定道。他天天沒有事的時候。總向着我。念什麼箕什麼豆。還有什麼煎的煮的。真把我挖苦得。不耐煩。袁世凱一聽。越發地不懂。還有那于夫人與八個姨太太。一個個坐在旁邊。聽了半晌。也不明白。他兄弟二人究竟爲了什麼事兒打吵。于夫人向來是不管。

充等劉奎  
了誰怕克  
後還不爲  
文不爲魚  
肉嚇又何  
必伴伴然  
現之詞色  
呢

(夏飛批)  
據我想來  
老袁此時  
必然想到  
摘瓜黃豎  
下的詩或  
者竟將幾  
個大點的  
兒子都治  
死了好讓  
自己歡喜  
的小兒子  
做太子呢  
(夏飛批)  
太子沒做  
成候補的  
樣子已經  
難看得狠

閑事的。今見他兄弟二人鬪嘴，不管他們煎也好，煮也好，只默默坐在一旁，鼓着一張水瓢嘴，替他丈夫助一助威。只是這八個姨太太平常都是愛說愛笑，嘴巴好似八哥兒一般，沒有事時，節節他們還在雞蛋裏面尋骨頭來說幾句趣話，哄着袁世凱開心。如今聽他兄弟二人爲什麼，什麼，什麼，煎的，煮的，事兒鬧得兩人揮拳大笑，話豈有不好笑的道理？但是當着于夫人面前，兩個公子又氣憤憤，站在左右，加着袁世凱也在盛怒之下，雖工纔善媚，如四七兩個姨太太也不敢巧弄如簧之舌，只好大家悶坐一旁，眼睛珠兒互打無線電，牙齒咬緊，嘴唇皮各自暗笑而已。這時袁世凱也不耐煩，向着袁克文發急道：「你到底念什麼古詩，挖苦他呢？」袁克文道：「我最愛念曹子建的《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幾句詩，難道就是挖苦他麼？袁克文定搶着道：「他不但常念這一首詩，他還說曹子建當初做這首詩，是替他做的。」袁克文也發急道：「哥哥，你不要再說了罷！你自己對着鏡子照一照，這幾天的樣子，此時袁克文定也顧不得父母都坐在面前，便把兩隻手高抬起來，眼兒一橫，眉兒一豎，肚兒一挺，又把腦袋瓜兒搖了兩搖，道：「看我這個樣子，不如你麼？」袁克文接着也把嘴巴一抿，鼻

了  
（冥飛批）  
可憐老袁  
想替兒孫  
作馬牛克  
定却專對  
兄弟們擺  
架子

（冥飛批）  
此一笑也  
連老袁也  
笑了裏頭

（冥飛批）  
拉出軍隊  
來兄弟們  
見個勝負

孔眼裏哼了兩聲道：「我看着真醜。」袁世凱子夫人同聲責袁克文道：「老二，你怎麼說出這句話來？」袁克文道：「你老人家也不曉得哥哥這幾天的臭架子擺得真叫人看着難受。」于夫人道：「他擺什麼臭架子呢？」袁克文道：「想咱們兄弟十五人，難不同是一母所生，親熱却真不像異母所養的。自從帝制發生之後，他以為自己是一個長子，在外面運動的功勞又太儼然，就自命是東宮太子了。對着咱們十四個兄弟，不但如平常親熱，反處處擺着臭架子來威嚇兄弟們，好像將來大皇帝一定是他承統，咱們十四個兄弟一定要做他臣子的。也是我心頭不服，屢次勸他，他更外拿出太子的架兒來威嚇我。所以我纔念這一首詩，要曉得曹丕當日逼迫他的兄弟，還在即位之後，想不到哥哥他現在只算得一個候補太子，就這般對着兄弟施威，豈不叫人好笑嗎？」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袁世凱正要閉口，袁克文連忙搶着道：「老二，豈有此理？你真把我當作曹丕麼？你說我是曹丕，我就是曹丕，不就拿着威風來壓你？你看有什麼法兒不服？咱們把軍隊拉出去，見個勝負。」袁克文冷笑道：「虧你說得出口，為這一個鏡子裏的虛榮，就要骨肉相殘，手足自毀，也未免有些難以爲情罷。」慢說你這一副尊容，未必能做



豈非考袁  
的家教嗎

(袁飛批)  
當着父母  
面前拳打  
脚踢的鬧  
一頓此等  
詭譎武力  
的辦法當  
然是老袁  
很歡喜的  
所將門也  
恐怕登了  
龍床未必  
弱(袁飛批)  
你若死  
成了

曹不就是你做了曹丕我也狠情願做曹植千載以下落一個才子的頭銜還不值得麼袁克定一聽袁克文唱了這一段陰陽調勃然大怒睜開兩眼那眼光之中火星直暴向着袁克文罵道咱們要鬪來個痛快的咱不耐聽你文乎文乎詩云子曰的放些酸屁說着直撲過來一手扭着袁克文的衣領掄拳就打這面袁世凱于夫人夫妻二人站起身來大聲呼喝也喝他們不住伸手去拉也拉他們不開兄弟二人扭作一團你撞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好像扭糖股兒一般滾在一處只聽着兩人嘴裏還是太子太子的亂吵袁世凱與于夫人早已氣得臉上發青還有那些姨太太早已嚇得嘴裏打哆嗦要知他們這一羣雖然有七八個人無奈都是紙糊的美人嬌養已慣弱不禁風平常聽着大聲咳嗽都嚇得頭疼如今見他兄弟二人滾獅子怎麼不魂飛天外呢後來他們些小弟兄弟夥子都擁進房來接着又進來幾個強有力的女侍橫拖豎拽纔把他倆扯開這時袁世凱于夫人八個姨太太大家都喘了喘氣定了定神袁世凱纔嘆了一口道好。好。我還沒死呢你們就曹丕曹植鬧起來了說着又大聲喝道你們莫要在這裏做夢我做皇帝並不是給你們這些子孫做牛馬的魏武帝曾說

(冥飛批)  
照你太太  
子的神氣  
通宮那一  
餉戲當然  
是要唱的

(冥飛批)  
于夫人豈  
然要罵老  
袁這老不  
智的東西

(冥飛批)  
這又是一  
場戲吵是  
老袁不吉  
之兆

(冥飛批)  
一衆兒子  
都來牽老  
牛馬來了

吾豈爲周文王乎。你們就不明白麼。嚶。八字還沒見。一撇九字還沒見。一鈎。你們就同室操戈。爭奪太子。倘若將來帝制恢復。我做了皇帝。你們還要各帶各的軍隊來逼宮呢。于夫人這時也氣得不知罵誰是好。忽聽袁世凱說到這一句。便把一肚皮糊塗氣。向着袁世凱腦袋上一堆。連聲說道。該的。該的。這纔是爲父不仁的報應。咧。誰叫你要做這受罪的皇帝呀。還說什麼爭奪太子。什麼逼宮。都是你老不正經。纔惹得他們無理取鬧。就殺了你這個老東西也。算是咎由自取。于夫人嘴裏說着。還指手畫脚。做出那王婆婆罵雞的樣兒來。越說越起勁。說得一副癡肥臉兒。津津的淌黃漿。臉色掙得血紫滿嘴。噴出許多螃蟹沫來。袁世凱見他的老婆也來扭着他。說蠻理。便氣得七下裏冒火。八下裏冒烟。正待要大發雷霆。來與于夫人決鬪。幸而他的三子克良。四子克端。五子克權。率領他們弟兄。克桓。克齊。克軫。克玖。克堅。克安。克度。克相。克捷。克和。十三人團團把袁世凱圍住。這時袁克定與袁克文二人。見這個亂子闖大了。二人都把心裏的事嚇得。拋去九霄雲外。袁克定便捱到袁世凱身傍。袁克文也捱到于夫人身傍。都雙膝跪下。說道。這都是兒子們不肖無事。相爭連累二位老人家生氣。從今以後兒

吵吵鬧鬧  
開場哭哭  
啼啼煞尾  
是個不祥

既知如此  
何必橫行

姨太太的  
行為大都  
如此

煞是好看  
大約是海  
上釣角孫  
紹業去生  
且馬飛珠去

子們再也不敢提這一件事了。說着連連的碰頭如搗蒜。那眼睛眶裏都好似湧出熱潮。一般撲簌簌的眼淚滾得如珠串。接着那十三個小皇子也都嗚嗚的哀求。好容易纔把一個肥頭胖耳的皇后哭掉過臉來。道：「我有什麼話說？這是你老子作的孽。你們去問你老子就是了。」這邊袁世凱也嘆了一聲長氣。道：「總是怪我這個老東西。我心裏要想做皇帝。應當要受老婆兒子們的這氣。這是我做皇帝的兆頭。說到這句也擠了幾點傷心淚。衆姨太太見他夫妻二人都息了氣。這纔把神略定了一定。大家都擁上前來。掀起點絳之唇。巧弄如簧之舌。滿臉上堆下笑來。你一句我一句甜言蜜語的來勸他夫妻二人。這一夜把七姨太太房裏鬧得好像演了一齣斗牛宮。那些仙娥彩女雜在四大金剛。哼哈二將十八阿羅漢之中。男的女的紅的綠的。村的俏的團團圍住一個矮而且胖的玉皇大帝。黑而且肥的王母娘娘。跳來跳去好像一架走馬燈。煞是好看。一宵容易。那臆外的天光冉冉出了魚肚白。袁世凱連打了兩個呵欠。說道：「哎呀。天已不早了。大衆這纔散去。接說楊士琦。周自齊。袁乃寬。朱啓鈴。張謇。芳。楊度。梁士詒。顧。鰲。孫。毓。筠。阮。忠。樞。十人。自散會之後。紛紛出了總統府。這時已敲過九點鐘。天

又是什麼  
怪事  
好的胆  
量

(又飛批)  
財與命相  
連要錢的  
自然可以  
不要命

脚踏兒退  
兩步中也  
有大文章  
可見做書  
人用心細  
密

時剛交二鼓。大眾纔跨出府門。正要分道揚鑣之際。忽見迎面鬧嚷。有無數紅臉大漢。直撲而來。楊士琦等十人。見迎面大漢。來勢洶洶。大眾不約而同。都嚇得退了兩步。記者常向人說中國做官的心裏。可大可小。但是這大小之間。有兩種分別。萬不能夠大小相混的。這是什麼原故呢。要曉得中國人做官。必先去研究官運。官運好的。就以發財。官運壞的。就可以送命。因此他那一顆七竅玲瓏心。就在這運字上翻了一個筋斗。漸漸就把要錢的心。越放越大。怕死的心。越縮越小。雖然金錢與性命。本是人生最大的關頭。須知放開手段做事的人。總得在這大小之間。都看得淡些。纔好。記者並不是專罵做大人老爺。沒有一個好人。若是現在的大人老爺們。把那要錢怕死的心。擺脫了些。替國家做些兒實事。何嘗不是咱們小百姓的幸福呢。或說你叙的是楊士琦。他們出總統府的事。怎麼又歪到這一篇大議論呢。看官那裏知道。記者這一篇臭議論。乃是從楊士琦等十人的腳跡兒。退了兩步中發出來的。回想他們也實在是可憐可笑。當那滿清時代。他們都是侍郎。尚書。大學士。前扶後擁。何等的威武。那裏怕人去暗算。他如今的大闊老。只做一輛摩托車。窮大人還有甩着兩條腿兒的。況且在

做書人想  
必也做過  
大人老爺

難道是張  
紹軒的軍  
隊麼

(豆蔻批)  
這一派話  
也得叫做  
官的聽聽

這帝制鼎盛之秋，民氣激昂之際，他們都是衆矢之的，猛然看見那無數的紅臉大漢，嘴裏鬧嚷嚷，蜂擁前來，怎麼不把他們嚇得倒退幾步，推原其故，皆是做賊的心虛，貪生怕死所致。然而如這一班狐狸爪子狗尾巴的，大人老爺誰不是自尊自貴呢？再說那一羣紅臉大漢，足有二三百人，一眼望去，都是些做苦力的打扮，也有穿着藍布短小襖的，也有披着黑布背褸的，也有歪戴着帽兒，斜掩着衣襟的，但是人人都拖着一條長辮子。三人一團，五人一簇，只聽見說道：「噫！今天可真把咱們霉壞了！」又有人說道：「咱叫你莫去，莫去，你偏要拖着咱去。如今上了他們的金鐘罩，咱纔樂意呢。」又有人道：「大哥，您別要站在何邊上，罵水鬼罷。咱只說他們做老爺的，怎能給咱們虧吃吸。咱們油呢？誰知這些蠶羔子鑽到古裏眼裏，叫人家乾媽，乾爸爸，都成你若教他多掏幾個出來，比搗他家七祖八代還心疼。穿着一身綢，吃着一嘴油，搖來搖去，擺着臭架子，也不知是他媽的巴子什麼料，還稱大人呢。又有人道：「老大，你今天纔知道麼？做大人老爺的，總是這個樣兒。外面莫要看他擺臭架子，袖兒裏什麼隨贖錢，他都是要的你。莫看咱們弟兄夥子窮拉膠皮車，咱們的骨頭比他重得多呢。合娘咱們賣力氣賺



華富貴全  
靠着他胖  
頂蛋嘔

(莫飛批)

皇帝之真

若是在乎

熱鬧得很

纔演罷斗

牛宮又演

橋一齣洛陽

真虧他尋

找得周全

皇帝居然  
不如老爺  
太太們

老爺太太  
們聽聽

他媽五個銅子回去買水渴也不够他們又榮華又富貴又陞官又發財咱們鬧得餓肚皮這不是苦是窮人吃麼又有人道這話說得狠對果然新皇帝這樣的看待咱們窮人她這個皇帝也不知是他媽的什麼王八羔子變的了說得大衆哈哈又笑了一陣你一言我一語隨嘴調子自來腔無非都是罵皇帝這一羣纔走過了接着又來了一羣看他們的打扮還不如前班的整齊乾淨一個個都蓬頭垢面鶴背鳩肩老少男女人人都提着筐兒扶着杖兒鶉衣百結一條條飛得如蓬草似的還有背上裹着舊蓆半條腰中繫着草繩一根的更有那駝子癩子瞎子聾子啞子斷臂的折臂的盡是些五官不正四肢不全的人團團結了一簇只聽他們嗷聲歎氣的道真是窮人的錢難尋飯難吃可憐咱們平常在大街之上叫了聲老爺太太喊兩聲救苦救難還要混百十來個鵝眼錢今天爲着皇帝上什麼書還調了多少兵捧着洋鎗逼着咱們畫十字鬧了一天只給咱們三個銅子畫完了十字就拳打腳踢趕咱們出來嗷皇帝老爺都這般刻薄怪不得老爺太太們平常頑笑場中紙金如土等到給咱們的錢總是鵝眼兒呢一路上哭的哭啼的啼說的說罵的罵走了過去這邊楊士琦等站在總

也要叫你  
受些兒  
好這罪纒

統府門首聽得清清白白真好像吞了一把花針戳在心窩裏暗自叫痛彼此望着祇好心心相印而已直等那些人走過他們纔分道而歸正是

堪笑稱王甘作孽 可憐尊帝是強奸

評

做皇帝有甚麼好處無非圖子孫萬世之業罷了做官有甚麼好處也無非是封妻蔭子罷了到頭還不是與兒孫作馬牛嗎

大皇子二皇子之打吵子也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平常分家析產打官司告狀無非是爲了代老子娘留下幾文作孽錢才有兄弟不和的事何況是富有四海貴爲天子那一班做兒子的豈有不眼紅面赤拚命死爭的麼

克定之對乃弟擺架子也未免太淺克文之挖苦乃兄也未免太醋總之都是老食之家教也于夫人大罵丈夫倒是有點見解

世上無恥昧良之事只有專找官僚去做叫他們做了不給他酬勞頂多在門角落裏發兩句牢騷罷了當着人仍舊是要歌功頌德的若是出錢去找不相干的



你們也怕  
小百姓麼  
可見尋常  
聽人罵呢  
只說聽不  
見全是假  
粧聲

(寫飛批)

川老鼠到  
底可嘗真  
可以做到  
要錢不要

小百姓叫他做時就難免車夫乞丐之六罵特罵了所以請願而有車夫乞丐之  
團直是雇了車夫乞丐來罵自己而已。

### 第三十二回 香冷鏡昏背人彈淚 更殘漏盡握手抒懷

話說楊士琦等纔跨出總統府見那一羣車夫橫七豎八罵了一陣過去接着又是一  
羣討飯的鬧嚷嚷也是哭着罵着走了過去最痛快的那些車夫叫化子嘴裏七言八  
語唧哩唧噥罵的那些話兒都被他們聽見了要想發作又恐怕那些車夫叫化子們  
窮人氣大設若拚命都擁上來反鬧得騎虎不能下背呢無奈只好忍着但耳朵眼兒  
裏偏偏這時分外的聰靈加着老天不肯方便恰好刮的是順耳風把那些車夫叫化  
子所罵的字眼兒一個一個吹得直往那十位大人耳朵眼裏鑽去可憐那十位大人  
的心窩裏都好像有無數的花針在裏面亂戳真有說不出來的痛楚彼此對着只好  
吞聲隱氣而已直待那羣車夫叫化子走過楊士琦纔向衆人說道這不是那些人力  
車的請願團與乞丐請願團麼我看給他的酬勞費也實在太少了願衆忙接着道這

臉的地步

說得真好  
聽（冥飛批）  
外國人老  
早就看穿  
了你們的  
鬼八卦（冥飛批）  
小朱更加  
利害真有  
之皆睡必報  
之本領

些東西生成是個窮鬼命。若多給他幾文，他也是無福消受。反要累他回去大病一場。那不是害了他們麼？阮忠樞笑道：「那有這樣的話？不過這些人生來就沒有良心，你再給他多些，他總是背後罵你的。」楊士琦道：「話雖如此，不過這些無知之徒，那裏能顧全大局？天天在大街上這樣的胡罵，豈不叫外人聽着笑話麼？」周自齊道：「外人那管你這些事呢？況且外人也是司空見慣，並不算什麼稀奇。」楊度道：「對呀，咱們既做這事，就是要把臉皮老着，不怕人罵的。你若說他們是被咱們威迫着，全是勢力作用，並不是他心甘情願，要曉得現在各處贊成帝制的人，除了咱們這個團體之外，誰不是被勢力所壓迫？誰人是心甘情願的嗎？」大家藕藕糊糊，混得圓滿，就是好的。何必這般頂真？朱啓鈴忙道：「諸位都請放心，這些兒小事，算些什麼要緊？他們再要胡鬧，車夫我可以加他的車捐，叫化子也可以加他的頭稅，並取締他沿街討飯。這番話說得大衆都連連的點頭，笑道：「不錯，不錯。這時大衆的車馬業已備齊，於是分道各歸已寓，不說朱啓鈴歡天喜地，去辦大典籌備處。袁乃寬一心一意去設法修理新華宮。單說梁士詒自總統府回寓，一人坐在摩托車裏，默想那截取國民儲蓄金的事，不由得心花怒發，暗

我看還是  
明抽暗扣  
要緊

慘然有鬼  
氣財神光  
臨歎抑餓  
鬼光臨歎  
(夏飛批)  
無非是那  
些鬼事

哭些什麼  
想必是財  
多身弱

自喜道：這真是我福至心靈，或者真有財神菩薩跟着我麼？如今這一筆款子，既經項城承認支用了，非但牽制革命黨的財源，並且可以早成新朝的大事，就是我明抽暗扣，也可以發些兒橫財。這纔是利人利己呢！想到這裏，車子已經到了自家門首。梁士詒忙跳下車來，笑嘻嘻的一團高興，跨進了正廳門，一直就往他的二姨太太卓氏房裏去了。剛纔走到房門口，只見房裏一燈爨爨，那燈焰隔着淡綠紗的窗簾，看去陰沉沉，現出一種慘淡色，好像有些兒鬼氣。梁士詒一見這般景況，不由得把那一場歡喜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便立定脚跟，側耳偷聽許久，寂然無聞。又過了一刻，恍見綠紗窗上隱隱映着一隻翠袖的影兒，彷彿拿着一條手帕，晃了一晃。梁士詒這時心中大疑，也不知房中出了什麼鬼事，又不敢挺身而進，正在疑神疑鬼之間，又聽見房裏嗚嗚有泣涕聲，接着長嘆了一口氣。梁士詒這纔把心放下，知道又是他二姨太太在那裏發什麼牢騷了。於是捏着脚步兒，悄悄的一步一步，捱了進房，見他二姨太太斜倚在一個湘妃椅上，背向房門，一手支着腮邊，一手拿了一條白綾手帕，時時的拭淚。梁士詒見他那種情狀，好像他靈犀一點中，也不知注了有幾萬斛的酸水，再看他那

做鬼耶抑  
做賊耶對郎歡笑  
背郎啼卓  
氏真做得  
出來研究爲的  
什麼事我  
也爲財神  
爺悶煞(官飛批)  
早就是小  
丑兒呢

可憐的樣兒真好似帶雨梨花有弱不禁風之態籠烟芍藥有黯然消魂之姿便從可憐之中漸漸又發生了可愛的意思三步兩步捱到他二姨太太的背後舉起手來輕輕的向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卓氏猛然一驚便哎喲了一聲急忙掉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芳心所繫念的活財神到了忙着又拿手帕兒去拭眼淚轉了一個笑臉兒舉起纖纖玉手向着梁士詒肩膀上也輕輕轉贈他一下悄聲笑道你不要把人嚇壞了梁士詒忙挽着卓氏的手轉身就坐在卓氏身旁的一張骨牌枱上眯着眼睛覷定卓氏笑道你在這裏哭些什麼又是誰來給你氣受的卓氏忙搖了一搖頭喉管裏低低響了一聲沒有兩個字還沒曾吐了出唇只見他勉強撐着笑容那兩個鼻孔眼兒掀了一掀接着眼眶兒又紅了一陣喉管裏連沒有兩個字的音兒也吐不出來了接着又把雙鵝頸搖梁士詒忙笑道你說沒曾哭你看你一對眼皮兒腫得如水蜜桃似的撲簌簌的洒珍珠難道還是水笑麼卓氏聽罷便矇了梁士詒兩眼道看你鬚子都長了這般長還不說一句正經話若是到鬚白的時節還要做一個三花臉兒梁士詒忙笑道一些兒都不差那時我還要同你唱小放牛呢說着又見伺候卓氏

財神爺可  
乘艇乎

不曉得的  
妙

德算得哄  
詐兼全

平常可見  
他下分上  
簡直有翠  
屏山楊雄  
盤問銀兒  
的趣味  
真急煞大  
財神

的那個小了頭泡了一碗碧螺春進來看他年紀只有十一二歲模樣兒却還長得愛人臉兒團團的眉兒窄窄的一對俏眼兒如剛在水裏撈出來似的櫻唇綻紅皓齒點糯米笑起來腮邊露出兩個酒窩越發顯得他嬌媚梁士詒見他捧茶進房忙丟了卓氏的手向那丫頭道小翠子你可曉得姨太太哭些什麼小翠子見梁士詒問他便瞋了卓氏兩眼又笑了笑道不曉得梁士詒見其中必有蹊蹺便把臉色沉下來說道小孩子家沒有一些兒規矩笑嘻嘻的誰與你要來還不快些實說咧小翠子見梁士詒似上了真氣也就不敢再粧出平常的樣兒便鼓起兩邊腮擡起一張小嘴巴半癡半愁的說道我若說了姨太太會打我的說着兩隻小眼珠兒直向卓氏看去卓氏也對着小翠子瞋了一眼梁士詒見了越發心疑再看小翠子乃是經不起嚇的就分外粧出惡狠狠的樣兒道姨太太會打你我就會打你麼說時把桌兒一拍道還不快些實說呢小翠子被他說了這兩句嚇得眼淚珠口幾乎就要滾下來吞吞吐吐的說道總怪李媽媽不好梁士詒發急道什麼李媽媽張媽媽到底爲了什麼事再不說我真要打了說到這一句睜圓了兩眼舉起一個又肥又白的熊掌來剛要打下去那小翠子

(寫飛批)  
財神爺要  
就死窮通  
就是前例

若在去海  
很可以上  
逛花園  
財爺又  
急起來了

卓氏總算  
是一個好  
姨太太

嚇得眼淚撲簌簌的流着道。這不是我說的是李媽媽說你老人家要餓死呢。誰知這一句話說出嘴來。雖然破了梁士詒的疑心。消了梁士詒的怒氣。但是這一句話之前。並沒有什麼原故。小翠子忽然被他一嚇。嚇出這兩句沒頭沒尾的話來。任他怎樣狡獪也猜不透。這話裏原因。所以這時梁士詒心裏一面雖已明白了。一面却分外的糊塗起來。卓氏聽小翠子說了這兩句話。又看見他包着兩眼的淚珠兒。只管發怔不覺破涕爲笑。悄悄向着梁士詒說道。看你這般爆竹性子。把個小孩子嚇得什麼樣兒。順手把小翠子一拉。攆到自己的懷裏。笑向梁士詒道。我老實對你說罷。今天下午你出去之後。我見天色狠好。一人在家。悶着怪悶得狠。就帶着李媽媽到炸子橋松筠庵裏燒香去。梁士詒道。這庵業已改了官場的譚會的所在。你那能去燒香。卓氏道。你聽我慢慢說呀。我還是你那回發了胃病。我暗地在觀音菩薩面前許了一個香燭願。如今我見你的病也好了。精神比從前還強得多。想必總是觀音菩薩暗中保佑的。纔說到這一句。梁士詒撲嗤笑了一聲。道。我是一個財神。他是一個觀音。大士論理。咱們是同寅。他還有什麼法力來保佑我。咧。卓氏忙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你再莫要說財。

你就是怕  
的這一條

萬分無奈  
只得對着  
影兒歎氣

大人對着  
繞而不好  
往而不好  
也信哉斯

爲陪笑臉  
於姨太太  
轉而敷衍  
小丫頭大  
關之者大  
財神馬者  
於拍馬者  
也倒乾淨

我恐怕不  
是演的太  
香山原大  
演的大逛

神罷。梁士詒道：難道觀音大士也能免我的職麼？卓氏急道：人家與你說正經話，你就這樣耍骨頭，我再也不說了。忙把腰兒一扭，兩眼望着牆壁上燈光，照的梁士詒身影兒嘆了一口長氣。梁士詒忙笑嘻嘻連聲自道：不是轉又說道：你快些說罷。卓氏佯作不采。梁士詒又連連說了兩句。卓氏纔慢慢說道：我是生來這犍牛性兒，說話不會快。的你愛聽不聽。梁士詒趕忙又說道：慢的好，慢的好，你慢慢的說罷。轉臉又喚小翠子道：你也搬一個小櫬兒坐着，咱們預備守歲罷。卓氏忙站起身，佯作要睡道：你守你的歲，我是睡覺去了。梁士詒一把拉住道：好了罷，你再不說，我真要……卓氏忙道：你要怎麼？梁士詒笑着，小翠子努了一努嘴。卓氏心裏也明白了，便斜着眼兒，迷迷的向梁士詒一溜笑道：我看你這樣兒，還要急成了瘋病呢。復又坐下，接着說道：我看今天的天氣，很好，我就想抽些兒閒空，到觀音庵裏去，還這個願心。後來李媽說炸子橋的松筠庵，很好耍的庵裏，也有觀音菩薩。我想天下的觀音菩薩都是一個仙體，所以我打定主意，就往那庵裏去。還願也可以看些兒熱鬧。誰知高高興興的跑了去，乃是撲了一個空。那裏是庵觀寺院呀，簡直是一個公園裏的番菜館兒。來的車馬，却真是熱

可算得出  
差了一次堂  
此所謂心  
到神知

可有戴龍  
帽穿龍袍  
的麼

急煞財神  
爺

(冥飛批)  
我只知道  
貪花不滿  
三十誰知  
想成皇帝  
過不得五  
十八歲

開害得我四處去尋觀音菩薩也尋不着只好把帶去的香燭紙碼找一個空地踩着燒化了梁士詒道這有什麼哭頭呢卓氏道那裏是這個事呀我回來的時節剛出了庵門一眼瞥見了許多人擁在庵門旁邊一個拆字攤左右那拆字攤後面懸掛着許多的畫片也有紗帽圓領的也有紅頂花翎的還有穿着洋服的盡都是相貌堂堂五官齊整梁士詒急道你莫要學着做小說的書獃子慢慢佈景罷到底見了他怎麼樣呢卓氏道我看當陽坐着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兒那些看的人都說他叫什麼龔半仙算命拆字看相卜卦都最靈驗的左右看的人足有二三十個沒有一個不說他靈得與神仙無異後來左右看的人漸漸兒散了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坐在他的案傍點頭播腦與那半仙談什麼命理嘴裏都稱着大總統的字眼兒好像是給大總統算命梁士詒忙道今上的八字不要他算自然是好的了卓氏道好雖好只說過不了五十八歲梁士詒聽說不覺得一怔許久纔說道今上今年已五十七歲了又想了一刻道那有這樣的巧事呢你莫要去聽他說鬼話卓氏道那老頭兒也勸他莫要胡說半仙反把臉色沉下來道咱已是落魄江湖視富貴如浮雲的人豈能再昧着良



混江湖者  
聽聽  
龍半仙又  
臭又硬宜  
乎落魄江  
湖

足下憑着  
什麼嚇人  
恐怕捨不  
得  
(夏飛批)  
只有做外  
國奴的好  
何況得了  
優先權

心捏着嘴巴去討他的好呀。況且咱既負半仙之名，就不肯說一句假話。咱的衣食就在這一塊招牌上。咱不是掛着金字招牌，登着拳頭大字的告白，撐起神仙門面，專說鬼話的朋友，說得氣噎噎的。又接着說了兩聲，他五十八歲，一定要死，一定要死，那老兒聽他說得太直，也不敢與他多談，匆匆告辭去了。梁士詒笑道：「這個算命的也真不識時務，若照他這般信口的胡說，早晚一定招殺身之禍的。你哭我也明白了，想是你聽說今上明年要死，我就有些不利你，放心罷。慢說他們江湖上賣嘴人，總是靠着口頭上嚇人，此乃是他們的催眠術，就是被他算着了，我也沒有什麼大損失。不過打定主意，不做官如咱們倫敦存的金銀、紐約存的產業、香港建築的房屋，算起來，足有八九千萬之多。眼前還有一宗大財氣，要混到手，真到萬分住不安的時節，遠就往紐約倫敦一跑，近就在香港一住，入了外國籍，並且奪了做外國奴的優先權。子孫孫還怕少衣食麼？卓氏道：「你快些莫要吹罷，小心吹炸了，沒人給你收包。梁士詒還未及問小翠子從傍說道：「姨太太就爲着你哭的卓氏趕忙喝住道：「小丫頭子，嘴尖舌快，你曉得什麼？小翠子被卓氏喝住，再也不敢作聲。梁士詒一聽話裏有因，連忙問道：「你說

不見得  
照呀哭些  
什麼  
果有真本  
領就不利  
於活財神  
大約好得  
狠

財神就是  
怕死  
勉強作傑  
慨之談

惟願其靈  
准機痛快  
想得不錯  
有所恃而  
不懼

呀。難。道。說。我。也。活。不。了。五。十。八。歲。麼。卓。氏。道。誰。說。你。呢。梁。士。詒。又。問。道。然。則。你。什。麼。事。  
兒。要。哭。呢。卓。氏。見。隱。瞞。不。過。去。便。接。着。說。道。我。見。那。個。半。仙。說。得。很。覺。奇。怪。想。必。總。有。  
些。兒。真。本。領。我。也。想。着。果。然。大。總。統。明。年。死。了。你。也。實。在。有。些。不。利。想。到。這。裏。我。給。你。  
算。了。一。個。命。那。知。他。把。八。字。一。算。呀。……呀。字。剛。吐。出。口。卓。氏。的。眼。淚。又。如。潮。湧。一。般。  
奪。眶。而。出。梁。士。詒。大。駭。道。怎。麼。我。也。要。死。了。嗎。卓。氏。手。拿。帕。兒。拭。着。淚。只。是。搖。頭。不。語。  
梁。士。詒。發。急。道。你。快。些。說。呢。真。要。死。也。是。沒。有。法。子。的。卓。氏。這。纔。嗚。嗚。咽。咽。的。說。道。他。  
說。你。將。來。要。餓。死。的。梁。士。詒。猛。然。見。這。句。話。反。把。胸。口。梗。着。的。一。塊。大。石。頭。兒。輕。輕。放。  
了。下。去。接。着。哈。哈。大。笑。了。一。陣。這。一。笑。也。就。把。卓。氏。笑。得。出。神。忙。說。道。我。想。算。命。的。是。  
報。喜。不。報。憂。就。是。平。常。瞎。子。算。命。說。人。好。話。並。不。見。靈。說。人。家。的。歹。話。呀。是。一。說。一。准。  
的。我。又。想。大。總。統。果。真。死。了。你。自。然。是。失。了。勢。力。的。人。那。時。若。有。人。來。尋。你。差。錯。你。自。  
然。是。敵。不。過。他。們。人。到。了。失。勢。的。時。節。餓。死。也。是。意。中。的。事。我。所。以。越。想。越。害。怕。的。很。  
說。着。又。嗚。咽。起。來。梁。士。詒。仍。是。吃。吃。的。笑。道。你。莫。要。傻。了。罷。我。不。是。前。頭。已。說。過。我。還。  
有。八。千。多。萬。的。家。產。就。有。什。麼。變。故。咱。們。往。外。國。一。跑。也。就。結。了。他。若。算。我。不。得。長。壽。

儼然自命  
為財多真  
不要臉

(冥飛批)  
這話也只  
有自己說  
得出

想必是一  
個鹽水妹

倘若頌揚  
你升官發  
財則何如

財神大約  
先過算命  
熱跟到東  
海公學了  
禱句口頭

我。却。很。相。信。的。常。言。說。的。財。多。身。弱。那。還。有。些。兒。道。理。他。今。算。我。要。餓。死。簡。直。是。一。派。妖。言。你。想。如。我。這。樣。的。活。財。神。說。要。被。金。銀。財。寶。壓。死。的。我。還。相。信。說。要。餓。死。這。不。是。一。百。萬。分。之。一。都。沒。有。的。話。嗎。說。到。這。一。句。又。想。了。一。想。道。真。要。說。我。餓。死。除。非。今。上。死。後。帝。制。消。滅。叫。我。學。首。陽。山。下。的。伯。夷。叔。齊。以。身。殉。今。上。但。是。我。已。從。滿。清。之。後。就。嫁。民。國。今。又。在。民。國。之。中。轉。嫁。與。新。朝。一。齣。再。齣。早。是。不。節。之。婦。真。到。新。朝。失。敗。了。只。要。他。們。不。與。我。爲。難。我。又。何。妨。再。嫁。共。和。不。然。我。就。嫁。與。外。國。人。或。者。是。印。度。或。者。是。波。蘭。皆。可。以。優。遊。卒。歲。我。又。何。必。做。那。不。食。周。粟。的。書。獃。子。呢。我。既。抱。這。個。腰。纏。十。萬。到。處。揚。州。的。觀。念。誰。人。能。餓。死。我。呀。你。莫。要。聽。他。胡。說。他。們。那。一。張。臭。嘴。見。着。咱。們。總。是。不。好。話。的。他。越。說。得。利。害。自。然。聽。的。就。越。害。怕。他。纔。好。破。關。解。劫。混。咱。們。的。錢。呢。卓。氏。忙。道。起。初。我。也。疑。惑。他。是。這。個。意。思。後。來。請。他。解。破。他。說。這。是。命。宮。裏。造。就。無。論。如。何。是。解。破。不。了。的。梁。士。詒。聽。見。這。句。話。也。就。怔。了。半。晌。纔。自。言。自。語。道。那。裏。有。這。巧。的。事。忽。又。笑。向。卓。氏。道。我。告。訴。你。一。樁。喜。事。罷。卓。氏。這。時。也。就。忍。住。眼。淚。來。聽。梁。士。詒。說。的。什。麼。喜。事。梁。士。詒。便。說。道。我。現。在。已。獻。了。一。個。妙。策。請。今。上。把。國。民。儲。蓄。金。奪。了。

你也有些  
動心說喜  
事轉灣

卓氏真看  
得透澈

客氣客氣

畢竟金錢  
可以動心

這些話自  
然不情願  
聽的

(夏彙批)  
果於用得  
痛快之至  
誰叫你們  
一班小百  
姓瞎起勁  
呀

賺這等不

來作爲恢復帝制之用。今上業已允許。這不是一場大喜事麼。卓氏道：「人家的事，與你什麼相干？」梁士詒笑道：「你真是一個傻子。雖然是在人家的事，錢總要經我手過的。這筆款子計有五千萬之多。我就不壞一點良心，公平交易，提他一個二八折扣，也可以賺得一千萬元。況且還有叙功績的獎賞，辦物件的酬勞，略爲要些兒手法，總可以混他一半。你想這不是我走運放屁都能放得出金豆子麼？」卓氏聽罷，也就笑着道：「怪不得人說財神菩薩的神通廣大呢。我且問你聽說這些錢是各處小百姓斫手指頭割肚皮流了許多鮮血換來的。梁士詒把老腦袋點了兩點意思，不情願說這些話。卓氏接着又道：「哎呀，說來也實在可憐。梁士詒忙道：「有什麼可憐不可憐，他們的鮮血流得越多，咱們用得纔越痛快。咧，我告訴你一句話：前天薛子奇從上海來，給安慈紅女士辦了一掛珠串，還有一副金鑲鑽石的手鐲，頑意雖然不見得真樣式，却還打得精緻。我想這一筆款子到手，照他的樣兒給你打兩樣真的好不好？麼說時，瞧着一雙蜜蜂眼睛，瞟着卓氏嘻嘻的笑。卓氏也就還了他一笑，道：「那珠串可是用一對玻璃翠蝴蝶墮兒的串頭，還吊着一個雞心式的金相匣麼？」那鐲兒上當陽嵌了十來顆鑽石，足

吃力的錢  
自然要給  
小老婆打  
扮打扮

可惜尊姨  
席太未列

財神爺居  
然不吃醋  
不要怎樣  
做書又不  
叙出來又  
真把人悶

原來如此  
大可沾些  
雨露之恩

有。豆。兒。大。照。得。人。眼。花。麼。梁。士。詒。忙。點。頭。道。一。些。兒。不。錯。你。什。麼。知。道。的。卓。氏。笑。道。  
我。早。已。看。見。過。了。今。天。我。到。松。筠。菴。裏。看。見。許。多。男。子。漢。請。了。四。個。女。士。吃。酒。聽。說。其。  
中。就。有。姓。安。的。恰。好。他。走。出。大。廳。與。我。撞。了。一。個。滿。懷。我。一。看。見。他。那。兩。樣。首。飾。也。就。  
覺。得。很。擋。眼。如。你。說。來。一。定。就。是。這。兩。樣。了。梁。士。詒。忙。道。哦。不。錯。今。天。是。子。奇。請。他。們。  
女。子。請。願。的。職。員。早。知。如。此。你。何。不。列。個。名。兒。在。請。願。團。裏。也。就。可。以。躬。逢。其。盛。了。卓。  
氏。道。有。什。麼。好。處。呢。梁。士。詒。道。入。了。請。願。團。將。來。就。能。被。選。入。宮。等。待。新。皇。帝。登。基。你。  
們。就。是。女。官。好。比。往。日。的。太。監。一。樣。倘。若。荷。蒙。聖。上。隆。寵。還。不。知。要。怎。麼。抖。神。呢。卓。氏。  
笑。道。我。若。選。進。宮。去。你。豈。不。要。……說。到。這。一。句。不。覺。臉。兒。一。紅。益。顯。得。姣。媚。梁。士。詒。  
忙。止。住。道。你。莫。要。胡。說。將。來。如。咱。們。這。仕。宦。之。家。誰。不。想。把。姨。太。太。送。進。宮。去。呀。若。是。  
你。們。得。了。寵。咱。們。還。要。靠。着。你。照。應。我。恐。怕。官。兒。小。的。若。沒。有。些。兒。脚。力。想。送。還。送。不。  
進。去。呢。說。時。更。敲。三。鼓。李。媽。先。已。捧。了。兩。碗。燕。窩。進。來。二。人。胡。亂。吃。了。兩。匙。纔。安。頓。床。  
鋪。銅。壺。滴。盡。玉。漏。聲。殘。這。時。錦。帳。春。溫。繡。衾。香。暖。雙。蝶。影。漸。漸。飛。到。婆。娑。境。裏。去。了。  
正。是。

惟悴爲耶。嗟薄命。纏綿向妾。敘柔情。

評

做皇帝何必要人勸勸進也者。一班無恥奴才出頭現臉之拍馬屁事業也。勸進而有團則是個人拍馬屁之不足而又拉扯許多之無恥奴才以共同拍之。此種手段可謂加二之拍馬屁法。此種加二之拍馬屁法。官僚最優爲之。是以老袁要做皇帝勸進者紛紛各有團體也。惟其紛紛有團體。便是千手雷同的文章。又算不得出頭現臉的事業。於是乎一班無恥奴才大家想些新鮮辦法。所以婦女請願有團乞丐請願有團矣。此又可謂雙料雙料之拍馬屁法。

安大浪與薛大哥密有特別關係。且酬報甚優。自然退無微言。然團中已不免有怨女若人力車夫及乞丐等。既與袁氏君臣無感情。雇價又太低。廉宜乎大罵一頓也。所不巧者。恰恰爲楊孫朱周輩所聞。無恥奴才之臉皮雖厚。亦不能不透出絲絲紅暈矣。

卓氏之於梁士詒亦猶梁之於老袁也。娥媚極矣。然卓氏怕梁餓死。其對待老爺

女英雄又  
登場了

會場上掌  
聲能抵得  
一貼靈寶  
如意丹宜  
如爲今日  
說家一聽  
掌聲便精  
神抖擻並  
拍正拍也  
精願書上  
加增飽麗

總算有點真心而梁氏之對於老袁其狐媚子霸道確是個姨太太材料然謂其真心待老袁正自未必是梁氏較卓氏尤爲爛污貨也

### 第三十三回 儂公子花錢做陪客 癡女士弄舌現原形

話說卓氏曾向梁士詒說那松筠菴有許多男子漢請了四個女士團聚一處開議會究竟是爲的什麼事呢且聽記者把舊事重提說那安靜生女士邀約邵安華蕭志雄那一班同志開罷女子請願團的成立會他見女賓雖來的不多男賓却來得不少當他演說的時節又聽見掌聲如雷好像周身打了一遍新電氣從腦頂門上一直舒暢到腳後跟不知要怎麼做出怪樣兒纔能報答來賓的厚意由此他自以爲是萬緣叢中一點紅壓倒一時粉黛了接着就去尋找他的左臂要代筆的那篇豔麗請願書誰知走到薛大可寓中纔曉得薛大可爲着亞細亞報出版的事已往上海去了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若說安靜生尋常所交結男友未嘗沒有文人但是安靜生的心理總覺得這一篇皇皇大文非薛大可捉刀不可悶悶的回家一人在他的繡閣裏踱來踱去

兩字真算  
是千古未  
有之奇文  
多時不用  
四字妙  
信何切  
遭此慘劫  
然今日所  
謂時髦女  
學士者對  
之能毋報

道一掃稀  
奇古怪的  
尺牘真勤

徘徊足有一點多鐘。纔抽出一張玉版瑞雲。伏在案上。又拔出一支多時不用的描花筆。埋頭寫去。那知安靜生的才思太高。自己寫信。自己都有些看不中。古人說。下筆春蠶食葉聲。但是安靜生寫信。却響得分外利害。如猿似喜。聽的裂帛。一般。要知那一種響聲。並不是筆鋒兒掃的。却是在那裏撕信。可憐一匣瑞雲。也算是犯了幾天大罪。頃刻之間。被他都扯得粉碎。後來另開了一匣薛濤。勉強寫了幾行。蝌蚪文。其書云。

子奇哥哥蜜(蜜字)見妹自哥去後。天天思相(相字)不安。今辰到府。方知哥以(以字)往上海聽說。上海乃不好之地。電光之涼(涼字)可以亂哥之眼。光為路之闊(闊字)可以亂哥之腳。即(即字)加而才女美人。多似牛毛。哥則(則字)身牛毛矣。必九王(九王字)長安上(上字)有妹妹哉(哉字)也。妹自哥去後。反弗(反弗字)一點芳心。以(以字)隨火車之烟。漂漂(漂漂字)兩(兩字)哥身。則(則字)正(正字)日如醉如夢。雖日觀梅。耶代(代字)玉。□花中(中字)覺無味。妹相(相字)代(代字)玉。□花所為寶玉哥哥者矣。代(代字)玉之心涼(涼字)苦未之(之字)寶。



安女士想  
得出來

如此文章  
始稱這  
個如意結  
始稱封入  
這個封色  
信封兒裏  
所謂強中  
自有強中  
手舉費女  
不勝男

玉哥哥之心如何哉報事辨(辨字)好束束規(束束規字)來妹心以(以字)滴黃  
河之水難洗滿福(福字)之愁烏乎天哉自由自由哥哥在(在字)不來妹不自由  
耳妹也國民一份子也哥在(在字)不來妹之義務不能盡也妹記(記字)爲神洲  
(洲字)黃黃之子孫其(其字)忍心不顧大局而矣哉哥東(東字)來上海時新之  
手施(手施字)愁段(愁段)多多代(代字)來在(在字)情(情字)願書要京(京  
字)要京(京字)言多止(止字)短書不進焉(進焉字)敬請呂(呂字)安愛妹安  
靜生檢荏菊(菊字)躬拜

書罷搖着腦袋又之乎之乎的哼了三遍翻來覆去撻了一個如意結密密的封在一  
個緋色信封裏用快信發去不多幾日薛大可果然趕了回來他帶來的那掛珠串與  
那副鑽石金鐲那是薛大可從心裏情願送他的乃是安靜生在那一封快信中輕  
輕的敲了他一下小竹槓說者道這話有些兒不圓滿想薛大可乃是一個攢錢眼的  
大聖要騙局的小妖那能中他的美人計呢哈哈你可曉得那兩樣頑意能值多少錢  
麼他乃是在上海四馬路清遠閣洋貨攤上大拍賣買來的統總不值兩塊大洋錢他

總算小妖  
驛走桃花又是一個  
好東西做書人真  
是對牛彈  
琴若使他  
們去讀書  
豈不比叫  
他們吃屎  
還難麼

買來。騙。安。靜。生。說。花。費。了。幾。百。塊。把。個。安。女。士。騙。得。也。不。知。是。怎。樣。的。笑。法。天。天。掛。在。身。旁。籠。在。手。上。專。在。熱鬧。場。中。搖。來。擺。去。自。己。以。為。是。十。分。的。華。麗。實。在。被。許。多。識。貨。的。看。見。早。已。暗。笑。他。不。值。一。文。閑。話。少。說。那。日。松。筠。菴。的。大。議。會。薛。大。可。因。為。什。麼。事。兒。要。請。他。呢。看。官。呀。那。裏。是。薛。大。可。請。他。的。黑。幕。之。中。還。有。三。個。傻。公。子。做。冤。桶。呢。薛。大。可。不。過。借。花。獻。佛。做。一。個。空。心。大。老。官。罷。了。再。說。那。三。個。冤。桶。一。人。姓。郝。單。名。一。個。寶。字。外。號。叫。做。玉。如。一。人。姓。紀。名。叫。大。年。外。號。叫。做。壽。春。還。有。一。人。就。是。大。名。鼎。鼎。曾。經。撲。到。沈。佩。貞。裙。邊。一。嗅。蓮。鈎。滋。味。的。良。三。爺。良。三。的。外。號。叫。藻。華。他。三。人。都。不。滿。三。十。歲。鬥。鷄。走。馬。尋。常。自。命。翩翩。窈。窕。玉。儵。香。早。已。人。言。嘖。嘖。所。以。京。華。塵。市。中。只。要。出。了。什。麼。奇。特。的。女。子。無。論。顏。色。嫵。妍。知。識。優。劣。他。們。總。想。去。攀。談。三。個。臭。皮。囊。都。想。粧。出。彬彬。風。雅。的。模。樣。然。而。那。一。副。骨。頭。皆。不。能。脫。盡。輕。薄。的。氣。味。這。也。是。肚。皮。裏。黑。墨。水。太。少。之。故。可。見。得。一。個。人。若。要。叫。人。人。看。着。都。說。美。決。不。是。靠。着。金。鑲。玉。嵌。可。以。粧。點。得。來。的。若。問。他。們。的。生。活。呢。都。是。清。代。貴。胃。最。高。等。的。流。氓。得。了。祖。上。些。遺。產。作。為。自。己。買。笑。之。資。朝。夕。狠。覺。得。快。樂。自。女。子。請。願。姻。那。日。開。成。立。會。之。後。他。們。那。腦。筋。裏。面。

這纔對得  
住他的祖

原來女士  
請願是以  
色當先

良三也有  
自知之明

却是一個  
拉皮條的  
老手

此中是照  
應老朋友  
熱心熱心

早把安靜生的模樣兒勒了一個銅像。從此這三顆崇拜安女士的心，真比世界上人崇拜華盛頓拿破崙的心還利害些。一日良三向紀大年道：「鑿春兄，我看安先生的才色比較老三實在高出萬倍，怪不得這次請願他執女界的牛耳呢。」紀大年道：「咱們也得想個什麼法兒去聯絡他纔好。」良三道：「沒有介紹人不然我就開一個歡迎會請他來逛逛。」紀大年道：「這何必要人介紹呢？看他那個樣兒，文明得狠，咱們就直接去請他，諒他不能不到。」良三搖頭道：「這話說不定，我也狠知女學生的脾氣，多半都是見着文明人他就文明，見着不文明人他還是不文明的。」紀大年見他說得狠有理，也就不發一言。二人默默的對坐了半晌。紀大年道：「我想起一件事來了，聽說這次女子請願團暗中薛大可狠替他出力，何妨請他介紹良三道做不到，做不到咱們與他又沒有什麼交情，這樣的好事他躲避咱們還來不及，那能介紹咱們他不怕，後來居上嗎？」紀大年笑道：「不妨不妨，這事請郝玉如去不成也不要咱們丟臉的。」二人連忙就去訪郝寶，見面後紀大年就把來意說了一遍。誰知郝寶莫等他說完就拍手跳起來，自告奮勇，接着便去拜訪薛大可。這時薛大可剛纔出京，徧徧不能如願，於是又別尋門徑，皆

小妖孽只  
記聖着大  
皇帝老手出馬  
畢竟不凡直接了當  
安靜生幾  
生修到這  
如意哥哥說得真好  
聽恐怕是  
言不由衷  
擺果然請安  
先生攜提  
恐怕自由

不。逢。心。無。可。奈。何。只。好。專。等。薛。大。可。天。長。夜。永。望。眼。將。穿。好。容。易。盼。到。大。可。回。來。郝。寶。得。着。這。個。消。息。趕。忙。飛。奔。前。去。薛。大。可。見。了。郝。寶。心。中。也。十。分。得。意。他。心。裏。以。爲。郝。寶。特。來。訪。他。必。定。關。於。帝。制。的。事。有。什。麼。秘。密。報。告。後。來。聽。說。是。請。他。介。紹。安。靜。生。便。把。眼。珠。兒。一。轉。暗。自。想。道。這。幾。個。肉。頭。真。會。想。獸。主。意。我。不。捉。這。些。死。驚。還。捉。誰。呢。想。時。那。臉。上。故。意。現。出。一。種。爲。難。之。色。把。眉。頭。皺。了。兩。皺。道。哎。呀。現。在。的。安。靜。生。卻。比。不。得。往。日。的。安。靜。生。呢。郝。寶。並。沒。聽。出。薛。大。可。的。話。音。趕。忙。笑。着。說。道。我。也。曉。得。安。先。生。的。公。事。狠。多。薛。大。可。忙。道。公。事。多。忙。還。不。要。緊。只。是。他。現。在。的。身。價。不。比。從。前。了。郝。寶。忙。道。我。也。曉。得。他。早。晚。就。要。被。選。入。宮。的。所。以。要。借。你。的。大。面。子。薛。大。可。笑。了。一。笑。郝。寶。忙。道。我。並。沒。有。別。的。意。思。不。過。受。兩。個。朋。友。所。托。一。定。要。勞。大。駕。介。紹。見。一。見。他。就。是。我。那。兩。個。朋。友。也。沒。有。別。的。歹。意。不。過。是。尋。常。崇。拜。偉。人。的。心。太。重。因。爲。安。先。生。如。今。總。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奇。女。子。大。家。想。趁。着。這。個。時。候。開。一。個。歡。迎。會。聯。絡。聯。絡。恐。怕。家。裏。有。少。年。女。子。的。還。要。請。他。攜。提。攜。提。倘。若。他。進。宮。之。後。見。面。就。分。外。的。艱。難。了。薛。大。可。道。你。們。出。名。開。歡。迎。會。恐。怕。他。未。必。肯。到。罷。郝。寶。笑。道。我。想。請。你。出。名。

神又做了  
大小姐的  
傀儡

侯門一入  
深如海從  
此蕭郎似  
路人想辭  
路可認此  
兩句話必  
爲之酸鼻  
你這妖孽  
還要朋友  
來幫助你  
麼

勉強開報  
者聽聽

照例不開  
封最妙  
笑罵由他  
笑罵好事  
我自圖之  
可耳

去請他。咱們兩個朋友做來賓。一切使費都在我的身上。如此他總可以來的。薛大可想了一想。慢慢的答道。或者可以來。我想總要借一樁事兒纔好開會。咱們也有辭可措。他也來得高興。報紙上也敢說。咱們的長短了。郝寶道。你總算是辦報紙的大王。誰還敢班門弄斧呢。薛大可忙搖手道。你快些莫要說這話罷。我現在辦的亞細亞報。想在別家報館登一告白。已受了一大竹槓。現在還沒出版。上海各報冷嘲熱罵的也。不知見了多少次。莫說外人。就是與我多年的老朋友。劉少少。黃遠生兩人也跟着罵起我來。這還有什麼理說。咧。郝寶聽着想了一想。忽然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上海天津各報。我也曉得他倚仗租界上的勢力。可以大膽罵人。但是看報的人多半看第三張後面。那家舞臺的戲好。那家藥房的貨真。都在那噲令噲六零六上考究。能有幾個人去看新聞呢。況且上海天津寄來的報紙。咱們是照例不開封。管他罵不罵呢。好在京城裏的大小報。總不敢罵咱們半個字。薛大可搶着道。這話不可說。滿了順天時報。乃是日本人開的大總統。都被他罵得不敢回嘴。豈但咱們這些小區區這事若不做穩當。被他訪了去。正好是一篇滑稽小說的材料。我看還是想妥當纔好。郝寶道。這又要

居然毛遂  
自薦當時國體  
只好如此  
去研究真是無厭  
之求誰敢罵你  
不熱心呢淮陰將兵  
多多益善  
你也小心

勞你的心了。薛大可想了半晌，纔向郝寶道：「現在他們的請願書還沒有進呈，這樣辦罷，作算是我的主人翁，請他來研究呈進請願書的手續，表面上呢，就說因為國體上的關係，特開研究會，請安女士研究國體種種的利害，你看用這一個大題目，豈不冠冕堂皇麼？」郝寶連聲說道：「妙妙，虧你想得出來，照你這樣做去，却真是一件正經事了。」薛大可道：「現在的正經事，還不是同這些事一樣麼？」郝寶道：「地點定在什麼地方，日期也得請你擇一個。」薛大可道：「地點可在松筠菴裏，却也狠清淨的。」日子我看就是後天罷。郝寶連聲答應着，站起身來告辭去了。剛走出廳院，忽又反身道：「哎呀，險些我又忘却一件事。」那天女賓究竟不能請安，靜生一人罷。薛大可指着郝寶笑道：「看你天鵝肉還沒曾吃到嘴，又要想吃鳳凰蛋，你真是人心不足。」郝寶笑道：「我却是一片熱心，你反不老實了。」薛大可道：「別在孔夫子門前賣孝經罷，要請自然是請他們請願團裏幾個職員。」郝寶道：「約計有幾個呢？」薛大可又想了一想，道：「我替你們打算，打算罷，就請邵安、華、蕭、志、雄、胡、翠、雲三個女士也夠了。但是，你約朋友須得多邀幾個男賓來，襯一襯場子纔好。」我還有一句話要囑咐你：那天到會的男賓務必邀贊成帝制的人，若邀些革

太過究竟是什麼同志呢  
請客都不費請貼可  
算得時來運來

誰曰不然  
可憐可憐

自作自受  
你怨誰來  
這纔是熱心的報應

此所謂賤

命黨來是狠危險的。郝寶連連把腦袋點着道：這自然是邀咱們同志說時，甩開了大步走出門去。不多一刻，可巧安靜生嫵嫵而來，是討那請願書的稿子。薛大可便把方纔的事兒述了一遍，還加了許多久仰欽佩的高帽子。安靜生自出世以來，並沒嘗過這甜的滋味。那有不應允之理。接說郝寶一口氣飛回去，也把與薛大可商量的事告知良三。紀大年二人聽了，未曾言語。這時紀大年聽着，心中狠不高興道：怎麼咱們掏錢給他去做面子，這不是把咱們當冤桶看嗎？良三忙說道：兄弟，這話你說錯了。誰教咱們現在沒有勢力呢？要曉得這樣事兒，應當是冤桶做的。咱們既想要見一見這個人兒，就得去做一回冤桶。紀大年歎口氣道：我這一輩子的冤桶也實在做夠了。郝寶聽紀大年的口氣，好像有些不願意。忙接着說道：這事也是你們特地尋我去求他的。如今介紹人答應，你又在這裏發牢騷。照這樣說來，只怪我這兩條窮腿好跑路。一張臭嘴好說話，不過我再去燒一道退神符，橫豎也不要你們去為難我。這也算是拜領大教長了一個見識。說時，兩隻兔兒眼氣得灼灼的，冒紅光。良三趕快從旁勸解。紀大年也知自己的話兒說大了，意也就滿臉堆下笑來，向着郝寶連連的打躬作揖道：

骨頭請着  
不走罵着  
飽做冤桶  
者大抵如  
斯

何必彼此  
翻家譜背  
誦履歷呢

何不寫  
四姨寫  
入此會場  
非小白臉  
不可

算我放屁。算我放屁。咱們哥兒倆都是自家人。咱不過是一時大意。放了兩個狗屁。你還多心麼？你若去唱回龍調。那不是罵我忘八蛋嗎？老大哥。你要打快打。兩下罷。忙把一副白裏泛紅的腮膀子。送到郝寶面前。道：你快些打。兩下罷。郝寶見他這種怪樣。不由得也笑起來。良三便從旁打邊鑼鼓。道：你使勁打他。兩下。壽春的骨頭這時候有些發脹。咧你總是這樣的壞脾氣。好好同你說話。你總不樂意。非要罵着你纔快活。紀大年道：這叫做禿子莫要笑癩痢頭。彼此都有些這樣的毛病。你尋常做的事。花的錢。還不是如此嗎？良三忙笑道：咱們一定是這樣辦法。但是男賓。又從那裏找這些同志呢？郝寶笑道：這很容易的。去找些小報館的主筆。還有咱們院子裏常碰頭的。審皮去邀他。十來個不要他們破鈔。請他們來幫場子。還不成麼？咱們譬如請了兩桌花酒。又算什麼大事？良三大喜道：好好。這真是特別改良。你趕快去辦罷。流水的光陰。轉瞬已到。了正日。那松筠菴裏。早已鋪設得花團錦簇。良三紀大年郝寶三人。打扮得齊齊整整。時未交午。帶領着十來個少年小白臉。還帶着幾個侍從。駕了摩托車。一直飛去。接着薛大可也到了。郝寶便從中介紹。大家通了名姓。還有那些小白臉的來賓。彼此都交



做善人也  
太勢利

想必是先  
生到了

嗚呼爲國

加官沒會  
說居然演  
起丑表功

總算先生  
萬能

真會要身  
段兒

嗚呼熱心

換名片。因爲他們本來是些頸頸下的贅瘤。記者也不詳述他們的履歷。直等到午末未初。大家都望眼將穿。心坎裏好像有許多熱鍋上螞蟻爬個不住的時候。猛聽見車兒轆轤馬兒踏踏香塵飛起如風馳電掣的一般。到了松筠巷門首。大家隨着薛大可迎接出門。此時安靜生已下了香車。偕着邵安華、蕭志雄、胡翠雲、三女士、姍姍的步上台階。薛大可迎着笑道：「今天真有勞玉駕了。」安靜生忙笑着灣了一灣腰，道爲國勞身這也不算什麼事。倒是有累諸位先生久待了。說着走着，復又歎了一口氣道：「到今天我纔知道辦事真難。這幾天忙着會裏的雜務，一面要去應酬外賓，聯絡同志，一面要去管理內務，籌劃金錢，一面還要上大人孔乙己把這愛國的道理解說給會員們聽。可憐累得我舌敝唇焦，神力倦晚，上直到十二點鐘纔安靜。還要拈着筆桿兒做文章，真是沒有片刻的閒空。想必總是我才短的原因。說時便把腰兒懶懶的一伸，眉兒徐徐的一皺，腦袋瓜子慢慢的一擺，做出那弱不勝衣的姣模樣。薛大可可是司空見慣的，只把良三、紀大年、郝寶與那些小白臉的男賓看得眼光發直，四肢都癱軟了。嘴巴裏面淪酸水，不知怎樣去回答他。還是郝寶的嘴利，便向安靜生道：「這乃是先生的熱

嗚呼蓬閣

還是老文章

吃最要緊

不怕安先生

這番可算

恐怕是會長不許自由罷

好角色開

心將來大局底定。先生真不愧。是東亞的羅蘭了。安靜生也笑道。那敢說是熱心。不過日極時。銀我也。是四萬萬同胞。一分子。怎能夠置身事外呢。大家聽了這番話。彷彿比尋常人說得。分外中聽。不由得。就拍起掌來。鬧了半天。大家安了坐。纔交換片子。各人通了名姓。薛大可道。時候不早。咱們還是上坐談罷。於是大家又安了坐。自然是安靜生的特客。薛大可的主席。其餘皆是配享而已。薛大可尋常。雖與安靜生是時來時往。但是邵安華。蕭志雄。胡紫雲。三個女士。却莫曾與他交談過。今天所以特地請他三人。做陪客。也是想親熱親熱的意思。這時安靜生去應酬。良三紀大年。郝寶三人。他便抽個空兒。應酬這三個女士。忙笑道。三位先生的大名。我是常聽安先生提及。實在久仰得緊。我也很想。要領教高談。屢屢總是被些瑣碎事兒。攔了。有頗難償……邵安華不待他說完。便搶道。薛大人的公事也太多。朝南暮北的奔走國事。因此咱們姊妹。夥子也就不敢。趨府請教了。蕭志雄接着點頭道。是呀。我常常與燕紅姐姐說。中國若有十來個。如先生這樣。能說會做。忠心赤胆的人。還怕中國不如現在的德意志嗎。薛大可道。豈敢。豈敢。先生也太誇獎了。胡翠雲見大眾說得。很高興。再不搶着說。幾句。好像

口了

哈哈現出  
原形了

我謂這番  
話究竟比  
較熱心愛  
國的話兒  
好聽得多

到底是安  
先生能像  
高超

可惜遲矣

原來是一  
個時髦大  
文豪

有些難以為情，急忙道：這却真是一句良心話。前天我還對邵姐姐說起，還是民國二年，先生到我的那小地方，搖了幾寶，說到這裏，邵安華便向着他，瞟了一眼，是想叫他莫要再說的意思。那知胡翠雲已說得忘形，並沒看見，仍是接着說道：頭尾剛有三年了，我想你是貴人多忘事的。我總想接你到我家裏，逛逛去，又恐怕你不賞光。這時薛大可的臉兒被他說得紅一陣白一陣，蕭志雄急得暗地去扯他的衣角兒。他還是莫曾留心，瞋着兩隻蜜蜂兒，仍在那裏你呀我呀的亂說。安靜生猛然聽見，便忍耐不住，道：胡妹妹，你吃了多少酒，怎麼醉得這個樣子？安靜生剛纔說完，又聽得席面上，一個男賓與他鄰座一個少年道：對了，胡翠雲猛然一驚，見席上坐的些男女同志，也有望着他笑的，也有望着他氣的，也有望着他擠眉瞪眼的一個個的，臉色都有些兒不對。他忙想一想自己，所說話這纔知道失言，不覺桃花冉冉，紅暈梨渦，忙把粉頸低垂，學了一個寒蟬噤口。那芳心脈脈，尙埋怨邵安華與蕭志雄二人，怎麼不早些止住他。或問那席上說對了的那一個男賓，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記者也不好給他隱瞞了。接說：那說對了的少年，叫做黃泣秋，曾經辦過小報，他尋常對於綺羅兒女，也是狠情長。

想必弄做  
大可以自  
稱名士了

高挹芳乃  
實是一個老

高挹芳引  
經據典的  
辨證令人  
聽之發噁

嗚呼愛國  
人兩字者然

的那鄰座的少年與他最要好的密友名喚高挹芳也是歡喜講兩句香奩體的七絕詩平常都跟着良三紀大年郝寶們湊熱鬧今天請他修五臟廟並且還有生平未曾臨過的大盛會他們自然都挾着尾巴奔來等到安靜生蒞會的時節黃泣秋一眼看見了胡翠雲暗向他密友道這個姑娘我似曾相識他姓胡名兒叫做翠雲他的家裏我過去過的呢高挹芳忙止住道你莫要信嘴胡說人家是堂堂愛國的大女士你那裏有這大的福氣認識他年紀輕的人莫要學着尖嘴利舌小心吃的耳光黃泣秋被他說了一頓默默無言後來交換名片黃泣秋一看果然是胡翠雲三個字趁着他們說得高興之際便悄聲向他密友道怎麼樣我說是他你看這不是胡翠雲三個字麼高挹芳道胡說胡說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慢說會參殺人見之正史就是戲台上演的真老包假老包真宋江假宋江真李逵假李逵的故事多得狠呢要曉得高挹芳這樣替胡翠雲辨護並不是居心厚道也不是與胡翠雲有什麼關係實在被愛國女士四個字兒迷住他的心竅了黃泣秋又受他一頓搶白真氣得說不出話來直待胡翠雲說了那一場不三不四的話被他聽出了毛病所以顧不得在大庭廣衆之間

他。便。向。着。高。挹。芳。使。勁。說。出。對。了。兩。個。字。就。是。這。個。原。因。正。是。

不。惜。千。金。圖。買。笑。豈。知。片。語。便。貽。羞。

評

北。京。者。妖。魔。鬼。怪。之。窟。也。有。安。大。浪。一。班。東。西。就。有。良。三。一。班。東。西。跟。着。起。哄。所。謂。狗。男。女。者。其。是。之。謂。乎。臉。皮。之。厚。雖。有。四。十。二。生。的。口。徑。之。大。炮。亦。莫。能。穿。之。矣。

老。袁。者。臉。皮。至。厚。者。也。適。據。北。京。而。爲。狗。男。女。之。首。長。宜。乎。狗。男。女。放。肆。於。大。廷。廣。衆。之。中。矣。

安。大。浪。一。封。書。別。者。五。十。二。字。更。有。兩。葬。字。以。口。代。者。其。文。意。之。不。可。解。處。幾。至。逐。句。皆。疵。洵。千。古。未。有。之。怪。文。而。安。大。浪。必。以。薛。濤。賤。書。之。緋。色。錦。柬。囊。之。可。見。醜。人。多。作。怪。在。閱。者。睹。之。幾。發。嘔。而。彼。作。者。未。嘗。不。自。詡。爲。黃。絹。幼。婦。絕。妙。好。詞。也。嗚。呼。脫。吾。國。女。士。人。人。而。若。安。大。浪。者。毋。寧。各。樹。一。方。沒。字。碑。較。乾。淨。也。

薛。大。可。自。滬。返。申。安。大。浪。必。輕。輕。敲。一。寶。珠。鉅。石。之。小。竹。槓。而。大。可。竟。以。清。蓮。閣。

價值兩元之朽貨媚之安大浪則誇爲奇貨財神之姨太太亦對之垂涎可見中國女子最易哄騙彼南北道上之貴婦人簪珥煌煌光彩奪目者安見不等於安大浪珠串鑽鐲哉又奚異也

### 第三十四回 綺羅人密結綺羅叢 胭脂虎巧佈胭脂陣

這纔是給  
您驚險咧

如此胡翠  
雲倒是一  
個妙人兒

真不愧相  
親相愛

話說薛大可聽了胡翠雲不三不四說的那番話真好似刀攢心窩坐也不安立又不穩暗地罵道這個蠢了頭早知道他這般粗心也不該請他來這裏現眼幸虧今天沒有正經人不然真教我托足無尺寸之地咧同時安靜生的心中也是作如此想二人雖默對無言彼此却有心心相印的意思那些少年與花錢做陪客的三個冤桶聽了這番話不但不輕視胡翠雲的身分反越發的高興起來以爲藉此可以放蕩不羈了安靜生見這般光景便站起身來向薛大可道子奇先生我還有一件事兒與你商量去薛大可也就明白他不是怕人拿他開玩笑就是向他討那請願書的稿子乘勢就跟着安靜生出了席比肩向廳外去了再說那坐上的男賓見他二人無端出席那些

此所謂不  
花錢的老  
爺好講話  
不然何得  
謂之冤桶

不得已而  
言之

浪子見了  
風流女  
必定咬文  
嚼字說幾  
句乃是謂  
一般風流  
女士即之  
無不識者  
亦必目其  
可意乎文  
許其爲才

不。花。錢。的。男。賓。並。不。十。分。注。意。因。爲。座。上。還。有。三。個。女。士。睡。不。寂。寞。獨。良。三。紀。大。年。郝  
寶。三。人。皆。是。專。向。安。靜。生。來。的。一。見。他。兩。人。這。般。親。熱。不。由。得。一。腔。酸。氣。直。貫。頂。門。各  
人。都。暗。自。切。齒。道。咱。們。花。錢。來。看。他。倆。要。把。戲。嗎。若。依。他。們。尋。常。的。公。子。脾。氣。早。已。開  
了。拳。頭。會。學。魯。智。深。醉。打。山。門。無。奈。他。們。那。種。心。思。究。竟。說。不。出。口。况。且。他。們。乃。是。些  
亡。國。的。貴。胄。勢。力。怎。能。敵。得。過。新。貴。人。呢。可。憐。揉。一。揉。肚。皮。那。陣。酸。氣。便。從。穀。道。中。無  
形。洩。去。了。無。已。便。打。一。遍。退。算。盤。都。暗。想。道。他。倆。走。得。也。好。不。然。咱。們。還。不。能。開。懷。暢  
飲。呢。於。是。大。觥。大。罈。開。得。似。傻。如。狂。彼。此。都。向。着。那。三。個。女。士。擠。眉。扎。眼。恨。不。得。都。要  
背。誦。李。玉。谿。韓。冬。耶。的。豔。體。詩。那。裏。想。到。國。家。兩。個。字。初。時。那。三。個。女。士。猶。有。些。兒。腦  
臆。好。像。咱。們。是。愛。國。的。志。士。新。朝。候。補。的。女。官。不。但。榮。幸。一。時。將。來。青。史。上。也。永。垂。不  
朽。怎。能。受。他。們。輕。薄。無。奈。衆。口。如。潮。自。己。那。一。副。假。門。面。漸。漸。有。些。撐。持。不。住。要。想。反  
顏。又。恐。怕。知。者。說。他。的。俏。皮。話。情。不。自。禁。由。是。就。現。出。本。來。面。目。了。轉。筆。又。敘。到。薛。大  
可。被。安。靜。生。喚。了。出。席。二。人。踱。出。廳。門。向。東。南。一。拐。見。有。半。堵。粉。牆。攔。住。去。路。二。人。又  
向。右。手。一。轉。灣。恰。好。尋。着。了。一。個。柳。葉。門。簾。扇。虛。掩。薛。大。可。便。從。門。縫。裏。窺。去。乃。是。一。

子鳴呼佳  
人鳴呼才  
千兒  
不兒  
弄八月也

何必領梅  
花破安  
先生已可  
挽回滿園  
春色矣

低得怪

恐怕是作  
者忠厚給  
他一人遮  
蓋

將來事三

座大好。懸院闌。寂無人。好像菴裏的別墅。薛大可正要轉身。他往可巧。風送梅香。從門縫裏透了出來。薰得他二人迷離欲醉。這時薛大可雖想轉身。奈腳跟兒已不自由了。薛大可便向安靜生道。咱們何不進去逛逛呢。安靜生心裏也有些情願。忙說道。去得的麼。薛大可笑道。門旁也莫貼有止步的條兒。有什麼去不得的。二人遂破扉而進。躡過曲徑。短籬。纔見有一座小樓。兩竿修竹。樓側有三楹涼榭。已是蛛網塵封。想必是宜於消夏。而不宜於消寒的。簷前有數株古木。還有三兩顆蒼松。虬柏。被北風吹得瑟瑟作響。落葉滿階。倍增蕭索。幸有幾樹梅花。尚可破淒涼景。況然而滿園草卉。已枯得可憐了。安靜生便走到梅花樹下。見一條石燈兒。忙用手帕兒拂了一拂。灰塵弓身坐下。薛大可自然是隨步而趨。試問他究竟向薛大可說什麼話呢。果然不出薛大可所料。首先就責備胡翠雲失言。接着又要那請願書的稿子。後來他說話的聲音漸漸的低了下去。偏偏飛來了一陣烏鴉。落在那些枯木枝上。噪個不住。把他二人所說的話。音蓋住了。分外聽不明白。只聽得語帶顛聲。柔而且軟。忽而吃吃是笑的。意思忽而嚶嚶是泣的。意思最後二人出院。只聽着安靜生說道。將來事。咱們就是一言爲定了。說着。



字餘味耐  
人咀嚼

乃是上海  
清涼閣樓  
下買來的

香風的魔  
力真不小

得隨望蜀  
良三真算  
得是色中  
餓鬼

二人踱出柳葉門。此時安靜生的臉上冉冉的已飛上了兩朵紅雲。肩梢眼角之間彷彿含着幾分喜色。那粉頸之下忽掛了一條珠兜索。一雙玉腕上也添了一副鑽石鑲金的手鐲。安靜生走着看着那神態已入了癡境。猛聽得客廳裏面鬧嚷嚷的一片笑聲。二人忙趕進去。纔走到塔前。那良三與郝寶正在廳門尋找他二人。嘴裏都叫着道：「安先生呢？安先生呢？」薛大可便跟着安靜生升塔。這時腦後忽然刮來香風一陣。把良三郝寶安靜生的眼光都隨着風脚看去。見來了一個玉人兒。隨帶着一個半老的乾娘。一個十二三歲的俏婢。那周身的粧飾十分華麗。一望就曉得是大家的婦女了。若論他的妍色。雖是中人。之姿。但是被那金鑲玉嵌的粧飾襯着。也就覺得好看了。安靜生看着還沒開口。良三忙說道：「好……好……真出色廳裏的男賓女客聽見這兩聲也都擁了出來。良三又向薛大可道：想必是來咱們這裏的罷。薛大可回頭一看。不覺臉色一紅。避了過去。悄聲向良三耳邊說道：「你莫要胡說。那少婦剛走到塔下。恰好與安靜生撞個滿懷。一眼看見安靜生的珠兒索與那腕上的鑽石金鐲。惡惡定了兩眼。見廳裏站了許多男客。便掉頭向西廡轉去了。直把良三郝寶與那些看熱鬧的男賓

飽羨其色  
其財歎

花錢的冤  
桶自然捨  
不得酒闌  
人散了

說得却也  
爽快

誰叫您去  
的呀

女客個個都看着出神。看得那少婦杳不見影。大家纔退進廳堂。紛紛來問薛大。他是誰家婦女。薛大可道：「那是財神爺的如夫人。你們也不知道利害。就信嘴胡說。」紀大年道：「財神可就是梁士詒麼？」薛大可道：「如今那有第二個呢？」大家都把舌尖兒一伸。臉上都現出一種豔羨的妍色。這時天近黃昏。那席面上酒餚已吃得杯盤狼籍。大家臉上的油光如濃雲密布。都有些薰酒醉的樣兒。安靜生便向邵安華、蕭志雄、胡翠雲三人道：「咱們來得時候也不早了。可以散罷。說時更站起身來。大家也就散開座。惟有良三、紀大年、郝寶三人尙覺談興未足。但見被衆惹所拘其勢不好。再捱時刻。紛紛散後。安靜生便領着邵安華、蕭志雄、胡翠雲三女士一同回到會所。安靜生首先就埋怨胡翠雲說話粗心。胡翠雲道：「哎呀！我那裏嘗過這樣的滋味呢？我以為請客吃酒。還不是咱們在家裏的老規矩嗎？聽見你們說得高興。我也不好不湊幾句。那曉得說話乃是最難的事。開口就鬧出笑話來呢？」邵安華道：「胡妹妹說話雖然粗心。但是那些少年同志也太不規矩了。擠眉扎眼。好想都是色中的餓鬼。姐姐你出了廝門之後。他們越發的放肆。也不與咱們談國事上的正經話。只與咱們甜言蜜語。信嘴的歪纏。胡扯。」

畢先安先  
生文明些  
尚懂得柔  
能剛剛的  
法兒

不知當時  
陸敬祥曾  
汝霖脾  
氣何如

當做什麼  
呢

真是過來  
人之言

真。鬧。得。人。敢。怒。而。不。敢。言。姐。姐。咱。們。不。是。去。議。論。國。事。麼。誰。知。正。事。不。提。反。受。他。們。許。多。閑。氣。我。看。大。家。婦。女。還。是。守。着。舊。禮。不。出。閨。闈。一。步。的。好。姐。姐。常。說。男。女。平。權。誰。知。就。是。這。個。樣。兒。安。靜。生。不。待。他。說。完。連。聲。罵。道。老。腐。敗。老。腐。敗。咱。們。女。子。對。着。他。們。男。兒。自。然。是。要。加。上。三。分。媚。術。這。纔。是。咱。們。的。交。際。法。呢。什。麼。叫。做。國。事。什。麼。叫。做。家。事。什。麼。叫。做。正。經。事。什。麼。叫。做。不。正。經。事。戳。穿。了。誰。不。是。抱。着。一。個。大。題。目。當。頑。意。要。麼。你。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若。照。你。這。般。脾。氣。去。辦。外。交。中。國。早。已。就。五。開。八。裂。了。不。相。信。明。天。就。要。去。呈。進。請。願。書。你。看。那。些。顏。色。比。今。天。還。要。難。看。呢。你。要。明。白。這。纔。是。他。們。抬。舉。咱。的。事。兒。若。是。不。抬。舉。咱。們。那。裏。還。有。眼。角。看。咱。們。麼。幸。虧。你。還。是。一。個。老。江。湖。怎。麼。這。樣。不。開。通。真。乃。是。不。學。無。術。邵。安。華。被。他。說。得。啞。口。無。言。蕭。志。雄。接。着。道。姐。姐。你。莫。看。見。那。些。怪。樣。兒。咱。們。若。不。是。老。江。湖。早。已。同。他。下。了。哀。的。美。敦。書。了。咱。們。無。論。如。何。現。在。總。算。是。愛。國。的。女。士。他。簡。直。把。咱。們。當。做。一。安。靜。生。忙。搶。着。道。快。些。不。要。說。罷。你。的。眼。光。更。小。他。拿。咱。當。頑。意。咱。不。能。拿。他。當。頑。意。嗎。打。潮。兒。說。亮。話。譬。如。客。人。看。待。蜜。姐。總。算。是。花。錢。取。樂。若。反。過。來。說。蜜。姐。還。笑。客。人。花。錢。給。他。取。樂。的。天。

原來做大  
人物的要  
臉厚

這段文章  
簡得有趣

好呀這個  
事兒最要  
緊的

回照前文  
得妙

下事有什麼真是非。只要糯糯糊糊混過去就得了。你若說咱們的身分高。想那大總統的女顧問。怎麼伸起一隻小腳兒。逼着良三去嗅呢。那都是人以為羞。我以為樂的道理。我看你們若不把臉皮擲得厚厚的。要想做一個大人物。狠不容易咧。你們莫要暗笑我說的都是趨時格言。你莫見我一到會場。他們都稱贊我是東亞羅蘭。這該不是吹大氣罷。大家聽了這番話。都暗暗的佩服。自愧不如。次日安靜生又開了一個談話會。約齊十來個同志去進呈請願書。至於那交際場中如何狀況。想必如安靜生所說的一般。記者也不贅叙了。再說梁士詒那晚與卓氏說到三鼓。纔朦朧睡去。不覺被睡魔所縛。沉醉在黑甜鄉裏。香夢綿綿。醒來已紅日當廳。早是午初時候。梁士詒急忙披衣離榻。把懷中的金錶掏出來看了一看。連聲說道。不早了。不早了。我還要到銀行裏去呢。轉臉便喚小翠子去打水盥洗。已畢。隨意吃了兩口參湯。慌忙換好了衣服。就招呼套車。卓氏睨着笑道。看你說忙就忙得這個樣兒。梁士詒轉過臉來。笑嘻嘻向着卓氏。瞟了一眼。道。不忙。還要餓死咧。嘴裏說着。腳尖兒已跨出門檻。一車飛去。半刻之間。就到了中國銀行。這時中國銀行總理。已接着袁世凱的密諭。所以梁士詒到了中

生日可以  
作紀念大  
約距離死  
期不遠矣  
抄回照前文

國銀行沒說到三言兩語，就把那國民一點一滴鮮血所換來的儲蓄金，輕輕兒提出去了。轉到寓所，纔下了車兒，一眼看見門首也停着一乘摩托車，心道：又是那個來了。跨進大門，只見楊度的家丁余貴站在傳達室門傍，見着梁士詒進來，忙搶上兩步，打了一扞道：做上在這裏專等大人。梁士詒聽說楊度來了，隨口說道：哦，你大人來了。余貴應了一聲，是梁士詒已走到廳後，二人見畢，各分賓主坐下。楊度道：你怎麼這樣忙呀？梁士詒道：我爲那儲蓄金的內兒到中央銀行去接頭的。楊度忙問道：可捏出來沒有？梁士詒笑道：今上的性子比我還急，今早已有密諭吩咐怎麼提不來呢。楊度道：我來與你商量一事，今上的萬壽，咱們是怎樣着籌備呢？梁士詒一聽這句話，沉吟了半晌，纔說道：我記得今上的萬壽是陰歷八月二十日，怎麼這時又重新提起呢？楊度道：我已曉得是已過了，這不過是做臣子的意思，因今上在總統位上也沒有多日了，不如趁此補做一個總統生日，作爲將來的紀念，藉此也可以觀察在朝的人心。梁士詒道：哦，怪不得那天在子奇家裏斗瞻巨六，你們都做萬壽的事，我也跟着你們說。後來我自己想一想，也覺得好笑。如今纔知道是這個原因，但是別的事可以多。做幾

多喊幾聲  
萬歲爺就  
得了

大可送一  
副壽材

真能體貼  
聖心

以監生差  
帝比喻大  
皇帝嗚呼  
皇帝亦太  
可憐矣

豈不又要  
財神爺出  
汗嗎

一飯之惰  
必有所爲  
可見官場

回這生日也可以多做的麼。楊度道：就是因爲這一層。大家還不能決議。我乃是未雨綢繆。特先來與你商議。果然決定。咱們呈進什麼禮物纔好呢。梁士詒想道：哎呀。這却是一件難問題。尋常咱們可以送屏壽聯的。如今君臣名分已算預定。這些禮物是萬不能送的。復又想了半晌。道：賞重的禮物。簡直沒有什麼。我看這事最好作罷論。他現在修理新華宮。還要特別設法。何必再叫他浪費這無益的錢呢。楊度忙道：這話你說錯了。大闢老做生日。辦喜事。誰不希望他賺幾文的慢說。他是一個當今的總統。未來的皇帝。誰人不去奉承。他再從極小處說罷。說是一村一莊之間。或是捐一個監生。或是補一個差。卯回去開個賀擺兩場賭。也得賺幾文呢。大家給他補做這個生日。正是撮着他賺幾文的意思。世間上無論什麼頑意兒。可以嫌多。那有金錢還嫌他多麼。我看咱們還是呈進壽金罷。梁士詒道：何必這早就決定呢。咱們看大勢。何如咱們何如就得了。楊度忙點頭道：這樣也好。你就專聽我的信罷。過了兩天。顧鰲給段芝貴薦行原來段芝貴遣時已奉了他乾老子的命令。去做奉天省將軍。顧鰲因什麼要請他呢。他因薦了一個表弟與段芝貴。已蒙收留。允許派他一個課員。所以顧鰲十分得意。

中劉薄已  
遠點矣  
回結前文  
之筆  
可憐  
宜乎皇帝  
不可不做  
也

怪難道是  
鬼嗎  
活似陰陽  
河中之陰  
差

特地辦了幾樣四川菜請幾個鼓吹帝制的同志作陪坐口就有楊度梁士詒二人席散之後楊度抽了一刻閒空便向梁士詒道前天說的那句話如今作罷論了今上國爲外交團又提出第二次的大警告心中十分煩惱恐怕再一張揚又要惹出什麼交涉不如等待龍位坐定之後就是天天萬壽也不怕了梁士詒道好呀我說這時還不是關心取樂的時候說着只聽見塔下高叫了兩聲伺候梁士詒忙說道大家已要散了咱們也去罷於是二人也隨着大衆分道而歸接說楊度的酒量向來是狠高的但是他吃酒之後却有些兒小毛病周身覺得發寒冷這日天氣頗燥他出門的時節脫去了一件絲棉襖兒後來到廳熬寓所因爲在座的人都氣味稍投無意中多喝了兩盅回來坐在車子裏身上彷彿有些怕冷直耐到自家門首便跳下車來埋頭就向花姨太太房裏跑去誰知纔走到門口見門簾兒低垂房裏燈光映在那簾波上面忽見一條黑影兒晃過去不覺打了一個寒禁大喝道誰在這裏話音未落便橫衝進房只見花姨太太笑臉迎接道是誰呀楊度也不睬他只睜圓了兩隻眼珠兒灼灼向四處探望並莫見有些兒蹤跡最後看到床右邊那通他辦事室的一道門是大敞着門簾

插得妙

想必是出  
鬼之徑好利害的  
當頭棒喝

怕冷得妙

罵得人周  
身發癢纔擊過當  
頭棒又要  
把戲一套

彷彿搖了幾搖他也不願向花姨太太說話一手把辦事室電燈扭燃順脚就跨了進室見通外院的一道門乃是關得緊緊的心想道這是什麼原故呢難道我冷得眼花了麼正在狐疑抬頭一看只見通後院的一個書牕尙未放下不由心中大怒道這時候怎麼還不把牕兒放下呢花姨太太見他這般出神見鬼的就就明白他的心事了聽他問了這一聲想必是看出什麼破綻眼兒一轉想他素來是怕硬不怕軟的脾氣便板起臉兒道噴這真奇怪呢今天這燥的天氣牕兒也開不得麼楊度被他說得啞口無言又停了半晌道怎麼我還怕冷呀花姨太太道你吃了酒人家沒有吃酒誰叫你把絲棉襖兒脫了這大年紀自己也不曉得照應自己冷了也是自討的說時仍是板着臉兒徐徐走到衣架旁邊取下那件絲棉襖兒又走到楊度年旁一手握着楊度的手道還不快些穿上呢你看手凍得這樣的冰冷嘴裏說着手就伸過來給楊度解袍鈕兒楊度被他這不冷不熱有剛有柔一套緊箍咒念得四肢都癱了那裏還有一絲兒怒氣便趁勢把小襖兒換上了嘴裏還說道暖和一些花姨太太見楊度怒氣已消化了心想我不趁此在他面前吼一聲將來的日子更外不好過呢轉又想金



一套要得  
煞是好  
甚矣嫉太  
太不容易  
做也

總是小了  
頭倒楣

婢子何辜  
受此冤氣  
吾今爲其  
不平曰大  
人該殺

可見夫人  
都嘗過滋  
味的  
這纔是做  
太太的家  
政學

寶是我叫他去睡的。這時一定在酣睡之中。忙喚道：金寶……金寶……連喊了兩聲。莫見人應，便把臉色沉下來，使勁把桌子一拍，大罵道：該死的丫頭，剛纔打過八點鐘，你就要上床挺屍了！我看你還是成天到晚挺長覺好些呢！罵着又喊，直喊了五六聲，只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小丫頭揉着眼珠兒，掀起門簾，一步一步，捱了進房，剛纔跨進門檻。花姨太太好像餓虎撲食的一般，一把抓住了金寶的小辮子，伸出手掌，不問三七二十一，沒頭沒腦，橫七豎八，足掃了有四五下。這時楊度躺在榻上，嘻嘻的笑着，道：該打的，該打的，打死都不屈，可憐一個粉團團的小孩兒，橫遭這一場惡打，連氣也不敢吐出來。花姨太太見金寶打得不作聲，越發動怒，他那兩隻玉腕也打酸了，陡生一計，把金寶小臂膀兒捉住，張開他的血盆大嘴，露出了尖銳的銀牙，使力咬去。金寶這纔哇噻一聲，如殺豬的聲音，喊了起來，驚動了前後房的僕婦，使女都跑來，悄立在廳外，包着兩行眼淚，見楊度躺在房裏，不致進去，解勸楊度的夫人向來與花姨太太是冰炭不同爐，尋常花姨太太房裏，就把天鬧掉下來，他也是不問的，越鬧他還越快，活坐在房裏念佛。這也是婦女們不願家庭安樂的見識。花姨太太連打帶咬，鬧了一

這是罵誰呀

楊度聽着心坎裏不味兒知是什麼

想必是被罵慘了

嗚呼閨範

不乾淨的名兒是駢不起不乾淨的事兒是做得起的

場也累得香汗津津。吁吁的喘氣歇了半晌。纔罵道：連你都看不起我。來你既看不起我。把我趕出去就得了。何必整天看着我。好像眼中釘呢。現在什麼事都可以自由的。合式咱們共一不合式咱們各尋各的門路。又何必如同兒神鬼鬼的一般呢。倚桑罵槐。惡罵了一頓。楊度這時也明白他的罵因轉久。想進房來的事兒一定是冤枉了他。他纔拿着金寶出氣呢。想到這裏越怕。再也不敢作聲。許久。花姨太太喊金寶道：還不去把辦事室裏。牕兒關起來呢。楊度趁着這個機會。接口說道：這時我也有些兒發燥。停一刻。關罷。花姨太太接着道：關牕兒還能停得嗎。你房裏的公事失了。還不趕緊我房。乃是通着你房的。咱們閨範還要緊呢。我雖是從風塵中跳出來的人。今天既跟了你。總算隨夫。爲了那不乾淨的名兒。是歇不起的。說時。那眼淚撲簌簌如酒。葇一般。楊度忙站起身來。給花姨太太拭眼淚。連連的敷衍道：你就是這樣會多心。那個死王八。纔疑惑你呢。花姨太太見楊度越敷衍他。他就越哭得利害。好容易楊度說了許多蜜語甜言。幾乎把唾沫都說乾了。這纔把花姨太太的氣平下去。向金寶道：滾去睡罷。金寶心裏本來狠靈巧。知道這時花姨太太不是騙他。便低着腦袋退了出房。

真是一副  
賤骨頭  
阿彌陀佛  
少打雙下  
了頭就  
行善了

接着。一個。乾娘。又捧。了一。瓊。燕窩。進。房。楊度。接。着。直。待。那。乾娘。退。出。房。門。纔。挑。了。一。匙。送。到。花姨。太。太。嘴。唇。邊。道。看。你。氣。得。這。般。樣。兒。總。怪。我。不。好。吃。一。匙。兒。補。補。氣。罷。花姨。太。太。睜。着。眼。向。楊。度。膘。了。一。膘。道。你。不。曉。得。我。今。天。吃。素。麼。正。是。

蕩婦心腸真狡猾。美人手眼最玲瓏。

評

良。三。等。花。錢。想。嫖。女。志。士。可。謂。有。志。攀。高。可。惜。胡。翠。雲。太。不。做。美。竟。當。着。衆。人。把。三。等。茶。室。的。身。分。都。唱。了。出。來。宜。乎。安。大。浪。氣。得。半。死。半。活。好。在。一。班。人。都。是。厚。臉。皮。藕。藕。糊。糊。就。過。去。了。不。然。則。女。志。士。的。金。字。招。牌。可。不。是。一。回。就。打。破。了。嗎。梁。大。財。神。垂。涎。儲。蓄。金。居。然。連。根。拔。去。手。段。靈。巧。之。至。看。你。們。一。班。蠢。死。蠢。死。的。小。百。姓。還。敢。熱。心。國。事。麼。

花姨。太。太。真。好。手。段。分。明。做。了。虧。心。事。偏。偏。裝。出。十。分。冤。屈。的。樣。子。一。陣。反。攻。可。就。把。個。小。楊。兒。收。拾。下。來。古。人。說。得。好。淫。婦。無。有。不。潑。潑。婦。無。有。不。淫。信。哉。信。哉。只。可。憐。小。丫。頭。苦。挨。了。一。場。屈。打。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窮。骨。頭。就。該。受。罪。爲。之。

廢書一歎。

▲第三十五回 奪頭功同黨鬧意見 祝上壽合宅慶飛昇

此所以主  
貴也

不知可能  
選入家庭  
常識否

酸乎辣乎  
恐怕有些  
兒臭味

話說楊度被他的花姨太太張家長李家短指桑罵槐嘮叨了幾句非但不敢作聲連鼻息也不敢隨便的呼吸左手端一盅燕窩右手握住一把銀匙挑了一匙燕窩濃濃堆着一撮如玉髓結成的樣兒送到花姨太太嘴唇邊纔說道你莫要氣壞了來吃一匙兒補補罷心想這一匙燕窩送了去總可以博得美人一笑藉贖前愆這乃是大人先生們向着娘子軍掛白旗慣施用的妙法誰知花姨太太的手段比較尋常胭脂虎不同花樣翻新雖也是抱定一個媚字做文章却運用的手法實在高妙他見楊度這般形狀就知道楊度已拜倒他的石榴裙下了心想我慢慢的給他顏色他纔知道我的滋味不是好嘗的咧便向着楊度眼兒一瞞腰兒一扭一粒似櫻桃初綻的嘴皮兒向旁邊一讓道你不知道我今天吃素麼在花姨太太說這句話並沒有十分轉圜但是楊度的耳朵裏被這九個字一刺眼睛裏又被他那些樣兒一刺早刺得心坎裏如飲

俗話說打情罵詼，多姣雖然，是睡兩不，受者若一，生就一副，賤骨頭亦，決不能領，路此等滋，想此時楊，度用那呵，拍工夫必，較於袁世，凱之前尤，勝其矣。美，人之難於，伺候也。

了。一。劑。清。涼。散。不。知。怎。樣。的。爽。快。這。時。也。覺。得。他。的。花。姨。太。太。餘。怒。未。曾。消。盡。並。非。是。和。顏。悅。色。向。着。他。然。而。這。時。心。坎。裏。非。但。不。見。怪。他。的。姨。太。太。好。賭。氣。反。覺。得。他。雪。膚。花。貌。添。上。這。一。點。兒。怒。容。分。外。比。尋。常。嫉。媚。於。是。戀。愛。心。加。重。一。分。那。恐。懼。心。也。就。因。着。加。重。了。可。見。得。人。之。恐。懼。多。半。是。從。戀。愛。中。生。出。來。的。所。以。這。時。楊。度。早。把。初。進。房。那。一。肚。皮。怨。氣。拋。棄。到。九。霄。雲。外。去。了。方。寸。中。轉。而。又。顛。倒。那。滾。燈。背。板。橙。等。戲。的。做。工。自。己。也。不。知。須。想。什。麼。法。兒。纔。能。博。得。美。人。一。笑。溫。言。軟。語。敷。衍。了。半。天。可。憐。他。鈎。心。鬪。角。真。比。做。君。憲。論。所。用。的。心。血。還。利。害。些。看。着。花。姨。太。太。的。臉。色。說。話。足。足。擔。了。有。一。點。多。鐘。到。底。莫。看。見。花。姨。太。太。賞。他。一。笑。猛。聽。案。上。一。架。亨。得。利。座。鐘。鐺。的。敲。了。一。下。楊。度。笑。道。天。時。不。早。也。該。可。以。睡。了。罷。這。句。話。還。未。說。完。只。見。門。簾。兒。一。掀。閃。進。來。一。個。少。年。手。中。拿。着。一。封。信。送。給。楊。度。道。孫。大。人。府。上。送。來。的。還。要。請。大。人。回。示。楊。度。把。肩。兒。一。皺。道。真。實。在。討。厭。說。時。接。着。信。折。開。看。去。花。姨。太。太。便。望。着。那。少。年。瞟。了。一。眼。轉。向。楊。度。笑。道。我。看。今。晚。什。麼。事。都。討。你。厭。的。楊。度。聽。說。忙。抬。頭。望。了。花。姨。太。太。一。眼。見。他。已。開。了。笑。臉。兒。不。由。得。心。花。怒。發。趕。忙。陪。了。一。個。笑。臉。兒。轉。把。信。上。的。事。兒。

好讓你備  
方便些

隔壁戲唱  
得真好聽

溫厚得妙

蜜餞大紅  
椒嚼得越  
辣越有滋  
味怎麼教  
楊度不迷

忘却了究竟花姨太太這一笑的原因是對着誰人記者不敢直扯到楊大人身上也不敢直撇與楊大人沒有一點兒關係方纔彼笑之因多半是在他未笑以前一瞟眼之際生來的是否請看官定評楊度正要回答花姨太太的話花姨太太忙道你快些看信罷楊度纔把手裏的信牋拿起來從頭看去看畢忙站起身說道哦又是這樣的辦了我要寫兩句回覆他的自言自語從床後那一道小門走向辦事室裏去剛纔坐下只聽他花姨太太在房裏說道你站在這裏做什麼還不跟着大人去討回信那少年接着纔走到辦事室楊度寫完了回信交給那少年送出去便轉身仍回到花姨太太房裏笑着說道哈你也特多心了胡祥他從小兒在我家裏長大的房裏堂外都跑慣了我看這個小孩兒長得狠惹人疼性情也狠溫厚並不像尋常些小使刁鑽古怪的就在你房裏站一會兒有什麼要緊呢花姨太太便低着了玉頸兩手拈着手帕打如意結兒道現在的人恐怕狐狸變的狠多風吹草動就疑惑有歹人那時再與人啣說氣可就經不起了楊度笑道哎嗒你還記在心裏麼花姨太太道一萬年也忘不了楊度道你要我怎樣地陪不是呢說時語聲漸低慢慢的與萬籟俱寂鄰鷄初唱已

個中滋味  
真可銷魂  
然而伸頭  
縮頸甘心  
爲粉黛中  
狗馬者亦  
由此也

原來你也  
明白嚙

好呀取巧  
的專人巧  
的專人去  
做的專人

是更殘漏盡時矣。二人遂翩翩入夢。次日楊度直到午膳之後纔出房門。心裏忽想起昨晚孫毓筠給他的那封信。便喚余貴吩咐備好了摩托車。正要往錫拉胡同孫寓裏去。又見余貴手拿一張白片兒進房稟道。胡大人來了。楊度接着片兒一看。原來是胡瑛來拜訪。連聲說請小花廳裏坐罷。余貴應着退出去了。楊度也就隨步到小花廳。二人相見。分賓主坐下。楊度道。少侯昨晚來了一封信。他狠說燕蓀辦事跋扈。我也明白。燕蓀的爲人。但是現在既走了這條道兒。咱們還有些事要倚靠着。他不能不採着肚皮閉着嘴去將就人家。待咱們的大權拿到手。包管有出氣日子的要曉得咱們既做了這受氣的舉。就得要處處受人氣。纔成少侯。大少爺的脾氣太重了。受不得人家一口氣。這也是他的短處。胡瑛道。這事你莫錯怪他。現在並不是咱們不去將就人。乃是人家不肯來將就咱們。楊度詫異道。難道燕蓀又生了什麼野心麼。胡瑛道。豈但是蓀一人呢。眼看着一塊大肥肉。誰不想搶着獨吞。楊度聽說。歎想了一刻。纔問胡瑛道。到底他是怎樣着手。胡瑛道。我來正是要與你商量。燕蓀這幾天的態度。忽然變得。太冷淡。你可注意麼。楊度忙道。這却不見得。昨晚咱們還同席。我看他對我還是親熱。

足下恐未  
必是陽分  
人

楊度愈不  
憂梁士詒  
後來明白  
愈惱梁士  
詒此乃是  
反覆用筆  
處閱者須  
深味之

說大話用  
小錢凡富  
且貴者大

得狠。你若這樣的疑心，可就冤枉他了。胡瑛笑道：「陰險人做事，誰肯挑在臉上？況且你又站在什麼地位？他對着你，自然不肯露出真相來的。他心裏狠，不情願你臉上向着你分外的親熱，這纔算是利害人呢。」實對你說罷。他現在又把沈雲沛那彥圖、張鎮芳等從新勾了去組織請願聯合會了。楊度道：「這話又不的確。若說沈雲沛等重組請願聯合會呢，那是難保沒有的。若說燕蓀暗助我，我不相信。燕蓀也不是獸子，他肯丟了現成的去另起爐灶嗎？況且前幾天會裏因為經費不湊手，去與他商量，他還拍着胸脯兒包籌一百萬。難道他的心眼兒就變得這快嗎？你莫要聽少侯的話。這都是皖派與粵派鬧意見，無端生出這些是非來。只要他不欺負咱們，咱們又何必夾在裏面去得罪人呢？」胡瑛發急道：「實在不是少侯鬧脾氣，也不是皖粵兩派鬧意見。確是燕蓀想大權獨攬的。你說他包籌一百萬，我這次看出他的野心，也就在這一句大話上面。前幾天會裏買了兩篇文章，不是你叫我去向他支款麼？我見了他的面，剛纔開口他便長的短的嘮叨了一大套，句句都離不了一個窮字。並且說他已給會裏籌了足有三十多萬元，沒曾看見會裏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只見拍了幾個電報打了。」



多犯此毛  
病豈僅梁  
士詒一人  
哉  
拍電報打  
徵章開談  
話會總算  
是爲天動  
地之舉又  
何必從實  
在上做去  
燕孫亦未  
了  
免太腐敗

足下何嘗  
不做夢呢  
頭上無毛  
怕人說禿  
經武當然  
有些難以  
爲詰  
眞算得能  
言會辨

幾十個三角銀徽章其餘就是開談話會買鼓吹的文章花乾了成績是沒見一點兒  
倘若在他的手裏辦呀早把今上擁到金鑾殿上坐着了後來說到忘形的時節他還  
說請願聯合會也要尋找他幫忙我聽這一句話心裏不由得打了一個結兒後來留  
心他的行動果然是與沈雲沛那些人往來得漸漸親密再說向他請的那一筆款子  
好像要在他的腰包裏挖出來的樣兒我連跑了三趟總討了三張一百塊洋錢的交通  
票兒你想這可是少侯鬧脾氣嗎楊度聽了這番話沉着臉色半晌不作聲又久纔歎  
了一口氣道會裏的事務呢也實在辦得沒有什麼起色你想我一天的工夫只能向  
着各方說幾句話別的事就管不着了少侯幾道中叔他三人被兩口鴉片烟累着  
天就要做半天的夢胡瑛聽了這句話不覺臉上紅了一陣道我也是害在這個毛病  
上楊度見這句話犯了胡瑛的忌剋連忙掉轉口風道鴉片烟却沒有什麼大害處白  
天雖然起不來晚上也可做事的但是少侯他除了吃烟之外還歡喜念經談佛要古  
董幾道與申叔兩人的脾氣呢真可與稽康媲美了得得半年剃一次頭一二十天洗  
一回臉要叫他們做一篇文章真要把刀架在他的頸子上他纔肯下筆不然咱們何

繞了半天  
虛說兒這  
題跌到本

又氣了一  
個

對呀這纔  
是做大人  
老爺的妙  
訣

天地良心

必拿錢去買別人的文章呢。按月開支。除了電報費。報館的津貼。徵文的酬金之外。盡是些油鹽柴米的雜支。那裏做了些兒。正經事。怎能怪人家說閑話。啊。但是燕蓀。他不能說。當初籌安會。若辦得不好。自然歸罪於咱們弟兄。現在改了憲政。協進會。乃是咱們合組的。他却不能一推乾淨。罷。若說咱們辦法不良。當初請他出來擔任。這會長。他怎麼縮着腦袋。死也不肯答應呢。今天他懷抱琵琶。過別船。還要掉轉頭來說。俏皮話。誰也不情願受的。胡瑛道。我也是因着這句話惱他。他說咱們不會辦事。我也沒看見他辦出什麼好事來。他說咱們用錢是濫費。他也未必一文錢不落虛空地罷。關着大門。大家說一句問心話。現在替國家辦事。誰肯拿出一點兒真精神來。去辦公益呢。不過把那不小心疼的錢。隨意花出去。糶糶糊糊罷了。若要頂真算起來。他也没有幾個金礦。那存在外國銀行的幾千萬。是從那裏來的。喲。楊度道。這也不必去評論。他那也是他當初地位站穩。比咱們好手腕。比咱們靈活些。當軸多年。自然就變成了財神。我若有他那般際遇。包管比他還強些。這些話。都不必說。他不應該與咱們又鬧意見。想當初。他們依附本會時。節本會會員已有五十多人。他相率加入的會員。纔二十四人。後

這就是錢  
能動人  
既就是想混  
錢就得要  
受氣

不是家學  
向外打還  
不得始而  
革命終而  
自首做帝  
制黨呢

現在交朋  
友原來是  
這個樣兒

來推舉理事。他爭說那二十四人之中有八人合理。事資格的我就知道他是密布私黨。攘奪咱們的先步。鋪張他個人勢力。所以處處去曲從他。也不過想金錢上活動罷了。如今他得那儲蓄金。就望着咱們翻白眼。未免太……纔說到這一句。余貴又進花廳。稟道：孫大人來了。楊度忙道：快請快請。余貴應着跑出去。不多一刻。孫毓筠跟着余貴進來。三人見面也不客套。大家就隨意坐下來。這時孫毓筠的臉色既黑且灰。好像纔起床。莫曾過足烟癮的樣兒。再看他的眼光發直。眉梢豎起。那一副朱元章的嘴臉。撇得如鴨屁股一般。坐下身來。當頭一棒。就向楊度說道：你也得要問一問清白。再埋怨我不遲。楊度忙攔住道：你莫說罷。經武來。我已知道是冤枉你了。胡瑛也搶着笑道：你莫要聽他說得好。不是我與他抬了半天槓子。他幾乎要家奉向外打了。楊度笑道：你莫要爭這一個頭功。算是你的。可好麼？咱們也得說兩句正經話罷。孫毓筠道：這時候咱們總算進了人的騙局。還有什麼別話說。彼此斷絕往來。各行各道罷了。楊度忙說道：這却不可。君子絕交。不露於色。你說是上了他的當。我還說他不過莫上咱們的當罷。當初咱們與他合攏。原想借水行舟。活動咱們的金錢而已。誰把他當做朋友。

暴驚楊哲  
子高明些  
可見書生  
不如博士

事繁存亡  
官乎孫毓  
筠的痰臉  
氣和緋紅

呢他既分心向着別人。咱們不過暗中對他注意些。不與他商量進行的方法。就是了。又何必挑在臉皮上傷感情呢。他現在無論如何總不能說不是鼓吹帝制的。他既然尊崇帝制。咱們就是同志。他若有錢。咱們就可以搶來用。他就有什麼大主張。總得與咱們商量着辦理。不怕他再組一萬個黨會也跳不出黃帝圈兒。咱們若與破顏他反說。咱們辦不成事。還與他鬧意見。那時話把兒捉在他手裏。任他怎樣顛倒是非。咱們都沒有話說。說他就不拿一錢出來。也有詞可措。這不是落了便宜。怪了人麼。孫毓筠道。我也想到這經濟問題。就是今上也得要去聯絡他。咱們是頂他不過的。但是這一口氣。咱他就算白白忍住麼。他今跳出圈兒。暗助沈雲沛重組請願聯合會。不但想與咱們對峙。聽說他的野心。簡直想打消咱們這個團體。準備一手遮天的大政策。來做帝制。派裏威廉第二。咱們總不能拱手讓他罷說着。從腰裏掏出一個紙捲兒。遞給楊度道。這就是沈雲沛等在江西會館開成立會所定的會章。楊度打開一看。

## 請願聯合會章程

第一條 本會以一致進行達到請願目的為宗旨

第二條 凡已署名請願者皆得爲本會會員。

第三條 本會設職員如左(一)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由會員中公舉之(二)理事若干人由會員公推之但各團體請願領銜者當然爲本會理事(三)參議若干人由會長及全體職員會公推之(四)幹事分爲文牘會計庶務交際四科各科主任幹事一人幹事若干人由會長副會長合議推任之。

第四條 會長代表本會主持辦理本會一切事務。

第五條 副會長輔助會長辦理本會一切事務會長有事故副會長得代理之。

第六條 理事隨時會商會長辦理本會特別要務。

第七條 參議隨時建議本會贊理一切會務。

第八條 幹事商承會長分科執行本會一切事務其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 本會開會分爲兩種(一)職員會得由會長隨時召集之(二)全體大會遇有特別事故時由會長召集之。

第十條 本會設事務所於安福胡同。

無可如何  
在解嘲實  
白解嘲實  
裏的人會  
也高不了  
許多

想是足下  
的若法門

倒也是幾  
句良心話

第十一條 本會章程如有認爲不適當時得開大會以過半數之議決修改之  
轉又看了一看會中的紀事便向孫統筠胡瑛二人道哦那彥圖張鎮芳他倆又做了  
副會長總算是神通廣大若照這樣看來他們分身法變得真利害怪不得事事討巧  
又看道咦鄭萬瞻王安瀾楊增炳噯盡是些無名走卒有什麼大勢力呢轉又看道張  
敬堯他也想出來露臉這真是老母雞想學鳳凰叫直着喉嚨硬撐啦胡瑛忙搶着道  
你莫要看不起他他還登台演說說這次恢復帝制大總統若再不力排萬難挺身以  
維持大局爲己任全國的軍人決計全體辭職楊度笑道好大的口氣恐怕他一部份  
的軍人都未必能服從他的命令罷孫統筠道你莫要這樣小覷人楊增炳還演說這  
次鼓吹帝制大家須要努力進行立誓不達目的不鬆手呢楊度笑着點了一點頭道  
大言不慚好在是演說台上說的照例如黑漆板上寫粉字一般果其說得不對擦  
再來本可以不算數的你若句句相信他唱的自由腔這只怪你聽演說的太老實了  
須知咱們中國人別的本領沒在那說話的本領却十足大庭廣衆之間誰不是揀好  
聽的話兒說咧孫統筠道現在尙不止他們與咱們鬧意見還又發現一個憲政討論

籌安會之  
原科如何

聘請幾個  
野鷄拚命  
拖客人來  
入會包管  
生意興隆

呼鳴民意

會。是。郭。衰。臣。李。燦。楊。鑄。淵。共。同。組。織。的。聽。說。他。們。的。宗。旨。雖。與。本。會。相。同。但。是。他。們。趨。向。之。目。的。與。他。辦。事。的。手。續。較。之。本。會。稍。異。這。不。是。又。發。現。一。個。爭。功。的。團。體。麼。楊。度。笑。道。你。莫。聽。他。們。吹。大。氣。如。今。的。黨。會。我。總。算。看。透。了。說。得。怎。樣。新。異。到。頭。都。是。大。藥。房。裏。賣。補。血。的。藥。品。一。般。不。過。告。白。上。畫。的。好。看。若。問。原。料。還。不。是。彼。此。一。樣。麼。再。說。當。頭。砲。人。人。都。不。敢。打。那。順。風。旗。人。人。都。會。扯。的。鬧。了。這。許。多。日。子。只。發。現。這。幾。個。團。體。還。算。得。什。麼。不。過。他。們。都。是。新。開。張。的。門。面。要。得。熱。鬧。些。兒。咱。們。也。得。想。一。個。熱。鬧。法。子。與。他。們。比。賽。比。賽。就。是。了。孫。毓。筠。忙。道。照。呀。我。也。這。樣。的。想。法。胡。瑛。道。咱。們。也。是。要。開。一。個。會。楊。度。急。忙。搖。頭。道。快。些。莫。提。開。會。罷。前。番。被。小。段。奚。落。一。頓。你。們。都。忘。却。了。麼。胡。瑛。道。我。說。開。會。並。不。是。尋。常。開。談。話。會。的。辦。法。是。想。開。一。個。特。別。大。會。不。管。什。麼。憲。政。會。什。麼。立。法。院。什。麼。國。民。選。舉。咱。們。糊。裏。糊。塗。開。一。個。大。會。招。集。全。體。會。員。用。記。名。投。票。的。法。子。推。舉。今。上。做。君。主。怕。他。們。不。承。認。是。真。正。民。意。麼。楊。度。想。了。半。晌。道。法。子。却。想。得。不。錯。無。論。如。何。咱。們。總。算。又。做。了。一。場。大。事。業。只。是。借。大。的。會。場。又。借。什。麼。所。在。咧。孫。毓。筠。道。這。狠。容。易。就。把。太。和。殿。做。一。個。臨。時。會。場。不。好。麼。楊。度。又。想。了。一。

妙總算是開古今未

為老子做壽也要沾些兒皇帝

不知可叙劉鼓吹帝制的事否

嗚呼這許多金錢是從何處來

刻道只好是這樣辦罷。你們去通知會員。我來辦理開會的瑣碎事。咱們就是這樣進行罷。三人又談了些閒話。便分頭而去。胡瑛剛走出花廳。忽又轉身向楊度道。該死。我幾乎又把一件事兒忘壞了。午貽的老太爺聽說壽誕。就在早晚間午貽滿嘴說。因國事未定。不願舉動。大約心裏狠想趁著這個機會熱鬧熱鬧。咱們是同鄉同志。總得要應酬。應酬罷。楊度點頭道。這個自然要應酬的。孫毓筠道。你們若要送公份。是要帶我一個的。說罷。這纔散了。流光逝水。轉瞬經旬。這日正好是夏壽田的乃翁壽辰。那夏宅門首早已五光十色。全用綵紮門樓。屏門大敞。直達壽堂。中央懸掛一軸赤金絲盤的百壽圖。原來是他們同志公送的。左右鑲着十六幅泥金壽屏。那屏上的字樣兒都寫得黑大方圓。煞是好看。細看那篇壽文。裏盡填些輝煌絢爛的字眼兒。堆砌得如八寶樓臺一般。真叙得好看。再觀着那些麻姑慶壽仙翁獻瑞織就的錦幛。還夾着許多如松如柏。曰富曰貴的壽聯。把滿壁鋪得好像硃塗金抹似的。從大門之外。一眼望穿。三進大廈。看。不。着。一。線。粉。壁。牆。那。堂。上。階。前。全。用。五。彩。氈。毯。鋪。墊。着。也。看。不。着。一。寸。黃。土。地。加。之。那。樑。畔。的。燈。光。案。頭。的。燭。燄。雙。映。步。輝。越。發。奪。目。再。看。那。壽。堂。裏。面。來。來。往。往。



可見錦繡  
文章是連  
蓋不了蹤  
履氣味的

的人色不是方面大耳。昂頭挺肚。橫生着眉毛。豎生着眼。在那裏哼呀哈呀。喊來的。就是鼠目猴腮。呵腰曲背。低着腦袋。瓜兒應是的串來串去。好像在那裏學演走馬燈鼓。樂喧闐。笙歌錯雜。七手八脚。吹打得異常熱鬧。只是有一種氣味。從堂後直送到大門。以外彷彿是些煮熟的爛肉。與那悶壞了的酸糖味兒。向着往來行路人的鼻孔眼裏。攢去。那好吃的人。嗅着連連說道。真香。還有些怕聞的人。嗅着沒有不皺着鼻尖兒。要作嘔的。看官若問那些慶祝的是些什麼人呢。這可以不待記者一筆一筆的細表。就能夠揣度都是一羣鼓吹帝制興波助浪的同志了。文官武將。卿士大夫。是色色俱全。但是比時賓主們都有一種最可怪的形容。真令人意想所不到的。記者今慢慢的叙出看官請試猜一猜。正是。

任爾至榮終是狗。笑君多福卒如妖。

評

小老婆之討好於老爺。面前也無所不至。所希望者專房之寵而已。做官的之討好於有勢力之人也。亦無所不至也。無非是希望做紅人做私人而已。楊孫輩不

惜做老袁之走狗而僅僅做到紅人資格仍舊巴給不上做私人的資格自然要撚酸吃醋大發牢騷。

夏午詒替父親做壽而兢兢於袁大皇帝之禮物惟恐其不來所有來賓亦無非是這種意見虛榮之心之盛若此此人格之所以不見於官場中也。

### ▲第三十六回 宏開壽域一字顯榮 挾制民權八人定法

話說夏壽田給他乃翁做壽那番輝煌燦爛的景況前回書中已略敘過大概但是那滿堂之中賓主們都有一種最可怪的形容記者曾請看官試猜一猜想列位不看不下文必猜不透其中原故記者只好夾叙起來大凡一個人做吉慶事無論大家小戶誰不是歡天喜地人人臉上喜氣重重呢這番夏壽田給他乃翁做壽却大不然老壽星藏在後堂不肯露面夏壽田兄弟都是皺看眉頭撇着嘴好像有什麼心思的樣兒再看那許多賓客也都有些失意的神情只聽梅馨道怎麼這個時候還不來呢顧鰲接着道時候也不早了施愚道照算總該要來啦李燮和道該不至於就這樣算了罷阮

任事難道  
伯乃翁壽  
終正寢麼

大約是目  
的物來矣

又是什麼  
高舉事兒這般

與你什麼  
相干

若穿了朝  
服分外好  
看呢

忠樞道：那有的事。我昨天還聽着他提到呢。又停了半晌。那堂前祝壽的來賓都漸漸散了許多。這時李燮和向着阮忠樞道：我看一定是靠不住了。阮忠樞此時聽李燮和問他這句話，又見來賓紛紛散了，不少天時也實在不早了。他便掉轉口風道：或者因為特別要緊事，耽擱住也未可知。誰知他這一句話纔說出口，各人臉上又添了兩分冷色。夏壽田兄弟不待贅言，自然越發的掃興了。大眾正在躊躇之際，忽聽大門外一陣喧嚷，接着跑進來兩個侍從，走到夏壽田面前，咕囔了兩句話。夏壽田登時笑逐顏開，忙說道：快叫砲手放砲，鼓樂手吹打起來。罷轉身，又向着後堂道：快請老太爺出堂，跪接那滿堂的賓客。聽着夏壽田內外招呼了這幾句話，大眾都好像吃了一粒定心丹。登時神色鎮住了，眉目之間漸漸返陽，彷彿流露出一二分喜氣，不似先時陰氣沉沉了。這時只見阮忠樞一個人搖來擺去，在那裏摩拳擦掌，笑道：我說是一定要來的一定要來的。說時，又聽見門外簌簌接連放了九砲，鼓樂也都跟着吹打起來。可憐把個老壽星推擁在當頭，拖兒帶孫，領了一大串都是穿着大禮服，戴着大禮帽兒，呵腰曲背迎接出去。走出大門，都俯首貼耳，一排一排的跪在地下，好像舊時大除夕。

恐怕是迎  
接太歲罷想必是加  
封的聖旨皇帝墨寶  
如是較重  
未知比較  
天師符的  
價值何如  
這時想來  
賓未必走  
散了甚矣皇帝  
之墨寶真  
不易得的

迎接喜神的模樣。接着街頭走進來四十個壯士。都是戎裝打扮。細看他們的徽章。原來是總統府派來的拱衛軍排隊。走到門前。見夏氏祖孫父子都跪在門前。便不好直闖進去。遂左右排列。站定。接着來了八個武侍官。也都到大門前。下了馬。中央擁着一個內史。手裏捧着一軸黃緞卷兒。站在堦前。說道：「今上欽命。賜予墨寶一軸。給夏老人添壽的。夏壽田父子兄弟聽了這幾句話。疊二連三的向着青石板上碰頭。嘴裏只顧得說謝恩。後來那內史把一軸黃卷兒交給老壽星。只聽他們嘴裏謝恩的字眼兒。還是沒曾離口。那內史忙扶了夏壽田父子兄弟起身。這纔拱手讓那內史升堂。那內史便帶領着八個武侍官四十名拱衛軍前來祝壽。大家又亂了一回。臉上神色都似喜氣重重。與先時比較簡直判然兩樣。比時後堂捧了兩個盤盒的馬蹄錠兒出來。每錠足有五十兩重。全用紅綾子裹着。兩盤盛了四十錠。乃是分給拱衛軍弟兄們的。後又捧出一個硃紅描金盒兒。盛着八個紅封套。那封套裏封的是一百元一張的紙幣。每封兩張。乃是分給八個武侍官的。請梅馨李燮和二人代他分散完畢。一面安排齋筵款待送禮的。欽使那禮節周密自然。比較尋常朋友分外濃厚了。記者也不細表。

聖天子風  
舞龍飛別  
的自然配  
搭不上有  
原來只了  
一個字

並不是斗  
方好看恐  
怕兩個字  
兩個字迷  
住心了氣  
寒氣客氣

齊眉棍還  
不如抵門  
橫端正咧  
那裏是他  
一事精百  
是足下的  
眼光是太  
利了

轉說夏壽田這時忙着懸掛袁世凱所賜的墨寶招呼家丁把那壽堂中央掛的百壽圖與些壽幛壽對全行移到東廂又把那黃緞卷兒高高掛起再看那卷兒打開四方不滿三尺乃是一幅泥金斗方中央只寫了一個壽字下款寫的袁世凱三字印上一顆拳大的圖章挑在壽堂中央又沒有別樣頑意兒襯着好像八扇錦屏之中打上一塊泥金補子實在沒有那百壽圖與些壽幛壽聯掛得熱鬧最怪那一羣賓客的目光與尋常人大不相同他們看着這一塊泥金斗方覺得比什麼金鑲玉砌的頑意兒都好看些這時梅馨道今上這一筆大字寫得真有魄力你看他一鈎一劃寫得墨色放寶光不是用尋常人的筆意真有龍翔鳳翥之姿李變和道我雖是外行却也看得出這字的好處我自幼常聽先生說這壽字是最不容易寫的因為筆數太多長短短總是配搭不齊整我後來留心人家寫這個壽字果然都是犯頭大尾巴小的毛病那如今上寫得筆筆好像齊眉棍一般擺得端端正正呢嚶可見得有福氣的人真是一事精而百事精了施愚從旁聽着忍不住要笑出眼淚來忙向李變和道你說這話一點兒不錯有福氣的人不但自己做事是一事精百事精還把左右的人兒都鬧得文

此所謂佛  
光普照

高低上下  
比喻不倫  
道總見得  
御筆之妙

又是什麼  
要事何以  
不早些來

是五路財  
神歎抑五  
路瘟使歎

皺皺的酸得人牙痛呢。李燮和聽着也知道是挖苦他。不由得臉兒一紅道：你怕酸，不會把耳朵搭下來。那就聽不見了。顧鰲、胡瑛還有許多賓客，恐怕他二人鬧翻了。連忙就把話頭岔開。顧鰲道：我看今上的筆意好像隨過顏真卿的。胡瑛道：顏魯公筆力那有今上的敦厚。咧。阮忠樞道：簡直可與清代慈禧太后的淡墨菊花媲美。夏壽田這時忍耐不住，也從旁說道：依我看來，慈禧太后的福澤究竟相差太遠了。大眾七言八語都是揀那好聽的話說。又稱讚了一回。接着又來了許多祝晚壽的大半都是些怕見太陽、愛見燈的。閻老官最後來的是孫毓筠。匆匆忙忙祝罷了壽，轉身便問李燮和胡瑛道：督子可來過麼？胡瑛道：他等了你好半天，剛纔走了不多會。孫毓筠便把嘴巴一搭，轉身見嚴復、劉師培二人，都站在他身後。忙說道：咱們早來一步就好了。嚴劉二人也不言語。李燮和從旁邊說道：這幾天我被午貽拖住了。那件事兒你們辦得可有些頭緒麼？孫毓筠把眉頭一皺，正要接說幾句話，只見胡瑛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孫毓筠忙忍住話頭，轉臉一看，見梁士詒、顧鰲、沈雲沛、愚葉恭綽五人，都說着笑着走將過來。孫毓筠瞥見人，也就不說他心裏的話了。大眾都結在一團說說笑笑。胡鬧一陣，直

又是什麼  
秘密勾當

此所謂塵  
時抱佛脚

到日近黃昏漸漸的都有些人散去。孫統筠仍是與嚴復、劉師培三人去了。臨走的時候，孫統筠轉臉向胡瑛、李燮和道：「咱們得問到哲子那裏會罷。這一夕之間，夏審田寓所裏無非是案上的珍饈、壺中的旨酒，堂前的紅粉、階下的笙歌，鬧得人人滿臉放油光，一嘴巴酒臭而已。接下不表，且說參政院代行立法，自從梁啓超、汪鳳瀛等都在筆尖兒上表示他個人的政見，不贊成帝制之後，接着請假不到院，於是李經羲又秘密出京，黎元洪也杜門不出，偌大一個參政院，竟變成秋風秋雨的景況，所以把那君主民主兩相宜的大憲法，也就暫且攔住其餘那些不倒翁，尋常都是接着別人話尾，巴唱高腔的。今見這幾個大頭腦，都抱消極態度，他們也就冷了半截。後來因為請願書的事，大眾嘗了兩口迷魂湯，便抖擻精神，通過了請願書的建議案，接着各省紛紛呈進請願書，一天一天的加多。政事堂又常常來催着早些表決，徵求民意的進行事件，鬧得這些參政大人都手忙脚亂起來。接連開了兩天談話會，這日午後一時二刻，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正開常會到會的參政，只有四十一人。院長黎元洪又請假未會到會，當由副院長汪大燮主席。秘書長報告了接收請願書的件數，梁士詒站起身道：

財神爺真  
會換風頭  
任你再說  
已是第二  
步了

阿彌陀佛  
果然關心  
商務還忍  
心提議這  
事麼  
嗚呼尊重  
民意

難道你敢  
起而反抗  
麼

急不能待  
矣

在本院須要變更議事日程先將徵求民意的辦法提前早定國是孫毓筠驅着趕忙接說道梁參政提議極是國體的事乃是今日中國最重要的問題非早日解決不可前次本院建議請政府提交國民會議或是另訂徵求民意的機關政府曾經查復以爲當提交國民會議但是國民會議尙未着手組織此案總算是虛懸商民一切事業皆受莫大的影響政府雖主張國民會議議決商民仍不放心所以一再的請願本院應尊重民意想一個極快的方法早些決定纔好王印川道解決的方法必須先將各件請願書付審查後纔有標準汪有齡道本員以爲解決方法的標準已定了簡單而論總是以公民請願大多數的意見爲準本院前次建議解決方法曾分爲兩種一是國民會議一是另訂徵求民意的機關而國民會議能否解決這國體問題尙是疑問本員主張另組徵求民議機關以取決於大多數國民的意思但是這組織法宜寬而不宜嚴宜速而不宜緩不知諸公以爲然否梁士詒忙搶着道國民會議的議員約計不滿三百人人數太少恐不能代表民意誠如汪參政所言但是另組機關召集公民代表來京表決則中國輻輳廣大交通狠不利便必不能達早日解決之目的本員



財神爺說  
話自然是  
要贊成的

鄧鎔也太  
不識時務  
了

梁山泊上  
露塵火出  
場了

依我看起  
什麼國民

主張現由各省人民就在本籍自由投票人民之集合愈普愈好其分量越多越佳如此辦法本於國民全體的意思國事自然就可以早日底定了梁士詒剛纔說舉趙維熙急忙稱讚道本員極端贊成梁參政的政見可從每縣舉出二三人集合於本省使居於中央權力之外得自由發表意見以示取決兆民之意各處的機關皆分配於各行省中或是各特別行政區域其間的手續請諸公接續研究罷鄧鎔接着駁道無論如何總須先得各件請願書付審查待審查會報告之後再就其報告的範圍討論方有標準如梁趙諸參政的主張全是憑空提議並沒有事實討論的理由接着胡鈞發言大概也與鄧鎔相似梁士詒趙惟熙聽他二人的發言不由得臉色一紅梁士詒正要站起身來辨駁只見汪有齡的臉色已氣得赤紫灼灼的放油光豎起兩條掃帚眉瞪着一雙白莫眼攥拳擦掌搶着站起身來張開了血盆似的嘴巴厲聲說道豈有此理今天也不是審查問題請願書本院前已通過了的建議案若說第三次請願乃是請定從速的辦法至於審查的性質是要研究該書的內容而該書內容早經明白表示了何待研究呢若照這般三日一審查兩日一研究怨不得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兒

會講大可  
剛却一步  
跳上金鑾  
殿豈不簡  
節了當麼  
汪有齡這  
番話果然  
爲一件事  
經事發揮  
之尙有些  
兒良心惜  
乎用得不  
當然而真  
到正當叫  
罵時恐被  
道幾句話  
來非透明  
透亮之琉  
璃球不足  
充當彼時  
不怕汪有  
齡起而反  
對麼

閣上。大半年還不得通過的。要知咱們所站的地位。乃是國家立法機關上而輔助政。府下而代表人民。好容易充當代議士。不是滿嘴裏只曉得說審查研究可以敷衍了。事的本員也不從節外生枝。再作無聊之辨駁。如今所討論的是對與國事。應否代定。辦法。請主席提付表決。說時氣昂昂的好像魯智深醉打山門的樣兒。主席汪大燮。本。來是一個透明透亮的琉璃球。見他們相爭不讓。生怕又要演全武行的戲。代打出手。聽着汪有齡說。請主席提付表決。他得風就轉了。蓬角把鄧鏊汪有齡兩大參政的主。張。同付表決。結果贊成鄧鏊主張的。只有王印川胡鈞二人。其餘都是跟着汪有齡背。後拍掌。於是大衆在這辦法之中公擬了一個定名。叫做國民代表大會。那會裏的簡。章。就叫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主席指定梁士詒汪有齡施愚陳國祥江瀚王劭廉。王樹枏劉若曾八大參政爲起草委員。那壁上鐘已過四時一刻。大衆纔紛紛的散會。事隔三日。又當參政院開會的時期。主席仍是汪大燮。那起草委員。早擬就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十七條。初讀已畢。次由梁士詒登壇。逐條說明條文的要旨。然後主席汪。大燮。慎重其事。便要提付審查。各參政也覺得這事關重大。不急在這一半天的時候。

門面扯得  
真大

恐怕未必

也都贊成付審查。臨時就指定徐紹楨、那彥圖、陳懋鼎、黎澍、鄧鏞、王印川、姚錫光、七大參政爲審查委員。三讀之後，原來的條文上約略改動些兒，又把十七條減作十六條，正式通過，便加上一道咨文，直咨到政事堂去了。其咨文云：

### 參政院爲國民代表組織法咨文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爲議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咨請公布施行事。本院前據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後藏滿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會學會華僑聯合會等一再請願。改革國體。當經本院開會議決。將請願書八十三件咨送政府。并建議根本解決之法。或提前召集國民會議。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旋准大總統咨覆。以國民會議議員覆選報竣爲期。以徵求正確民意爲準。以從憲法上解決爲範圍。具見大猷制治精一執中。曷勝欽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請願書以後。復有全國請願聯合會代表沈雲沛等。全國商民馮麟蒂等。全國公民代表團阿穆爾靈圭等。中國回教俱進會回教回族聯合會。請願團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寬等。哈密吐魯番回部代表程承鏗等。雲南迤西

各士司總代表。鄧匯元等。新疆蒙回全體王公代表。暨寧夏駐防滿蒙代表。楊增炳等。北京二十區市民董文銓等。北京社政進行會。懌毓鼎等。南京學界。丁偉東等。貴州總商會。徐治濤等。籌安會代表。楊度等。暨全國商會聯合會。蔚豐厚。各處票商等。前後請願前來。咸以爲中國二千餘年。以君主制度立國。人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後。改用共和。實於國情不適。以致人無固志。國本不安。誠由共和制度。元首以時更替。國家不能保長久之經畫。人民不能定專一之趨向。兼之人希非分。禍機四伏。或數年一致亂。或數十年一致亂。撥亂尙且不遑。政治何由可望。南美中美十餘國。坐此擾攘。幾無寧歲。而墨西哥爲尤甚。四稔紛競。五年相殘。人民失業。傷亡遍地。前車之覆。可爲殷鑒。我國迭經亂故。元氣未復。國家政治。亟待進行。人民生計。亟待蘇息。惟有速決君憲。以期長治久安。庶幾法律與政治。互相爲持。國基既以鞏固。國勢亦以振興。全國人民。深思熟慮。無以易此。卽外國之政治學問名家。亦多謂中國不適用共和。惟宜君憲。足見人心所趨。卽真理所在。全國人民。迫切呼籲。實見君主立憲爲救國良圖。必宜從速解決。而國民會議開會。

爾輩亦知  
談法乎直  
似爾脂虎  
於堂一段  
說白越念  
麻使入肉

居然引用  
約法真不  
要臉

可憐無費  
苦心

遲緩且屬決定憲法機關。國體未先決定。憲法何由發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機關。實求真確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計。而立國本。再三陳情。衆口一詞。本院初以建議在前。復經大總統咨覆。辦法已定。不敢輕易變更。而輿論所歸。呼籲相繼。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議。簽謂茲事重大。自未便拘守常法。以求解決。國家者。國民全體之國家也。民心向背。爲國體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從速決定。自當設法特別提前開議。以順民意。與本院前次建議。所謂另籌妥善辦法。以昭鄭重者。實屬同符。卽與我大總統咨覆。所謂國家根本大計。不得不格外慎重者。尤相脗合。謹按約法第一章第二條。中華民國主權本之國民全體。則國體之解決。實爲最上之主權。卽應本之國民之全體。茲改名爲國民代表大會。卽以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爲基礎。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似此則凡直省及特別區域。滿蒙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徵求民意之法。普及國民全體。以之決大計而定國本。庶可謂正大之機關。而眞確之民意。可得而見。較之國民會議。爲尤進也。茲據約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於十月六日開會。議決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經三讀會通過。現正

究竟是誰  
不及待乎

全國人民亟望國體解決。有迫不及待之勢。相應鈔錄全案。并各請願書。咨請大總統迅予公布施行。此咨。

### 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

第一條 關於全國國民之國體請願事件。以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全體之公意決定。

第二條 國民代表以記名單記投票法選舉之。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爲當選。

第三條 國民代表大會。以左列當選人組織之。(一)各省各特別行政區域之代表人數。以其所轄現設縣治之數爲額。(二)內外蒙古三十二人。(三)西藏十二人。(四)青海四人。(五)回部四人。(六)滿蒙漢八旗二十四人。(七)全國商會及華僑六十人。(八)有勳勞於國家者三十人。(九)碩學通儒二十人。

第四條 各省及各特別行政區域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各縣選舉會。初選當選之覆選選舉人。及有覆選被選資格者。選舉之。

第五條 蒙藏青海回部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蒙藏青海聯合選舉會之單

不知功於  
民國者可  
有此資格  
否

可是準備  
費乎皇室經

選選舉人選舉之。

第六條 滿蒙漢八旗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八旗王公世爵世職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

第七條 全國商會及華僑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有商工實業資本一萬元以上。或華僑在國外。有商工實業資本三萬元以上者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

第八條 有勳勞於國家者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有勳勞於國家者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

第九條 碩學通儒之國民代表。由國民會議。中央特別選舉會。碩學通儒。或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三年以上畢業。或與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畢業有相當資格者。或在高等專門以上學校充教員二年以上者之單選選舉人選舉之。（第五條至本條第一項之單選選舉人。以依法經由全國選舉資格審查會。審查合格者爲限。）

何必名曰  
民選直官  
官選爲佳

未必能如  
此實行

第十條 國民代表選舉監督。依左列之規定。(一)各省。以各該最高級長官會同監督。(二)各特別行政區域地方。以該最高級長官監督之。(三)第三條第一二三四五款。以蒙藏院總裁監督之。(四)第三條第六七八九款。以內務總長監督之。

第十一條 選舉國民代表場所。設於監督所在地。屆選舉日期。就報到之選舉人。由監督召集之。舉行選舉。(各省各特別行政區域。遇有必要情形。該監督得以關於國民代表選舉事項。委託各縣知事行之。)

第十二條 選舉國民代表日期。由各監督定之。

第十三條 國民代表決定本法第一條事件。以記名投票結果。由各該監督報告代行立法院。彙綜票數。比較其決定意見。定爲國民代表大會之總意見。(前項之票紙。應於開票報告後。封送代行立法院備案。)(決定國體投票日期。由各監督定之。)

第十四條 決定國體投票之標題。由代行立法院議決。咨行政府。轉知各監督



於投票日宣示國民代表。

第十五條 依本法所定關於選舉投票之籌備事宜由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辦理。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再說袁世凱他的心坎裏盼望那戴龍帽穿龍袍坐在金鑾殿上稱孤道寡的意思一天比一天的着急好似熱鍋底上螞蟻爬來爬去不知道怎樣難受天天把梁士詒楊士琦楊度阮忠樞顧燏袁乃寬許多鼓吹帝制的幹才傳到總統府裏去研究那進行方法始終沒研究出一個救急法兒這時奉天張作霖安徽倪嗣冲都到了北京加着雷震春江朝宗吳炳湘幾個滿嘴不怕死的蠻漢子你一言我一語都慫恿袁世凱不要倚托民意簡直翻下臉來坐上金鑾殿如果有那不自量的暴民搗亂就以武力對待袁世凱被他們播弄得心兒裏也有些活動了偏又遇着不做美的外交團提出來第二次警告說什麼民爲國本如若強迫恢復帝制一旦失却民意大總統可能擔負保護地方治安與外商僑民的財產不損失否光明正大遞來一封警告書袁世凱接

又是兩個  
鼓吹帝制  
的哈二

此袁氏唯  
一之伎倆  
也吹鼓一  
池春水何  
事千卿

着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忽地那個急想戴龍帽的大腦袋上好像磕下一塊大石磨子。壓得腦袋瓜子上冒黃漿。一顆一顆如掛了冕旒的一般。急忙密派曹汝霖去向各公使館疏通意見。接派幾個親信內史暗催代行立法院裏進行一切事務。正好這時參政院把那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咨到政事堂。袁世凱一見如得着一個萬應救急方。當時就派內史草了一道命令。通布全國。風馳電掣。聲播九州。一時四海的潮流又掀起。那國民代表大會的運動選舉浪花兒可憐把那煌煌赫赫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民字被這一陣惡浪排山倒海般蓋來。又沾染許多腥臭氣味了。今錄袁世凱的命令如次。

## 袁大總統告令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稱本院前據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後藏滿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會華僑聯合會等一再請願。改革國體。當經本院開會議決。將請願書八十三件咨送政府。並建議根本解決。法或提前召集國民會議。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疊准大總統咨覆以國民會

議議員覆選報竣爲期。以徵求正確民意爲准。以從憲法上解決爲範圍。具見大猷制治精一執中。曷勝欽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請願書以後。復有全國請願聯合會代表沈雲沛等。全國商民馮麟滯。全國公民代表團阿穆爾靈圭等。中國回教俱進會回教回族聯合請願團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常等。哈密吐魯番回部代表馬吉符等。錫林果勒盟代表程承鐸等。雲南迤西各土司總代表鄧匯源等。新疆蒙回全體王公代表暨霄夏駐防滿蒙代表楊增炳等。北京二十區市民董文銓等。北京社政進行會。憚毓鼎等。南京學界丁偉東等。貴州總商會徐治濤等。籌安會代表楊度等。暨全國商會聯合會。蔚豐厚各處票商等。前後請願前來。咸以爲中國二千餘年。以君主制度立國。人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後。改用共和。實於國情不適。以致人無固志。國本不安。誠由共和制度。元首以時更替。國家不能保長久之經。贗人民不能定專一之趨向。兼之人希非分。禍機四伏。或數年一致亂。或數十年一致亂。撥亂尙且不遑。致治何由可望。南美中。美十餘國。坐此擾攘。幾無寧歲。而墨西哥爲尤甚。四稔紛競。五年相殘。人民失業。傷亡遍地。前車

之覆。可爲殷鑒。我國迭經變故。元氣未復。國家政治。亟待進行。人民生計。亟待蘇息。惟有速定君主立憲。以期長治久安。庶幾法律與政治互相維持。國基既以鞏固。國勢亦以振興。全國人民。深思熟慮。無以易此。卽外國之政治學問名家。亦多謂中國不適共和。惟宜君憲。足見人心所趨。卽真理所在。全國人民。迫切呼籲。實見君主立憲爲救國良圖。必宜從速解決。而國民會議開會遲緩。且屬決定憲法機關。國體未先決定。憲法何自發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機關。徵求真確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計。而立國本。再三陳請。衆口一詞。本院初以建議在前。復經大總統咨復辦法已定。不敢輕議變更。而輿論所歸。呼籲相繼。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議。僉謂茲事重大。自未便拘常法。以求解決。國家者國民全體之國家也。民心之向背爲國體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從速決定。自當設法特別提前開議。以順民意。與本院前次建議所謂另籌妥善辦法。以昭鄭重者。實屬同符。卽與我大總統咨覆所謂國家根本大計。不得不格外審慎者。尤相脗合。謹按約法第一章第二章。條中華民國主權本之國民全體。則國體之解決。實爲最上之主權。卽應本之國

民之全體。茲議定名爲國民代表大會。卽以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爲基礎。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似此則凡直省及特別區域。滿湘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徵求民意之法。普及國民全體。以之決大計而定國本。庶可謂正大機關。而真確之民意。可得而見。較之國民會議爲尤進也。茲據約法第卅一條之規定。於十月六日開會議決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經三讀通過。現在全國人民。亟望國體解決。有迫不及待之勢。相應抄錄全案。並各請願書。咨請大總統迅予宣布施行等因。除將代行立法院議定之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公布外。特此布告。咸使聞知。此令。

又令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議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案。特公布之。此令。

所謂空心  
大老官

恐怕是樂  
極生悲

再說北京城裏那些在朝的時候補新貴人。大家因此鼓吹帝制的熱度。自然一天高似一天。那些新貴人的氣燄排調。也就跟着熱度增漲了。興高采烈。往來在燕塵之間。挺着肚皮。昂着腦袋。自覺一雙眼珠子已遷移到額角之上。真有獨超崑崙之巔。眇視萬象。無我容身所在。的樣兒。誰知這豪華奢貴之鄉。還有淒涼人。顧影自歎呢。看官試猜。

這顧影自歎的是誰。就是開基第一大功臣楊度。或有人駁記者道。胡說。胡說。楊度這時在袁世凱左右。可算得第一個紅人。他所辦的許多事。也是最討袁世凱歡喜的事。怎麼他也發起牢騷來呢。哈哈。看官可知俗話裏有兩句口頭語。什麼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攆舊人。那棄舊迎新的習慣。慢說袁世凱是懷着偌大的野心。就是尋常稍沾染一點兒利祿的人。都有些這樣氣味。思源戀舊之人在那勢利場中去尋找。還不是如鳳毛麟角一般麼。況且宦海升沉。全是靠着運動的手腕敏捷。誰人投機。誰人就可以得着厚利。如這次鼓吹帝制。乃是宦海裏面的順風船。誰人不想搶着操舟。乘風破浪去。直上青雲呀。所以有籌安會發生。就有請願團出現。有六君子出而鼓吹。就有十三太保出而奔走。後來居上漸漸的那些籌辦國民代表大會的各參政。與那些手握軍符的大將軍。把那六君子的氣餒慢慢兒壓下去了。此時袁世凱的觀念也覺得籌安會是已過之事。憲政協進會不過拍出去幾個通電。並不見有十分的勢力。由此對着六君子。雖未以白眼相加。却也不十分親熱了。這六君子之中。如孫毓筠。嚴復。劉師培。三人。乃是三個大烟鬼。飲加書。馱子銜。處處受袁世凱挾制。那敢發牢騷。胡瑛。

看你可說  
聖主開基  
第一功麼

好頭銜真

比封公封  
侯還有越

非但有吃烟毛病。並且是自首認罪的塔下囚。就受袁世凱十二分惡待。他也要感謝天恩。不敢皺一皺眉頭。擺一擺腦袋。再說李燮和本來是一個只會攢不會退的莽漢。平常只曉得說贊成兩個字。那裏看得出袁世凱的臉色呢。加着他的同志龔先燿告發他四大罪。其原呈云。

### 龔先燿告發李燮和原呈

非此八字  
不得爲開  
國元勳也

具稟人前福山鎮守官兼駐淞光復軍第二團團長龔先燿（湖南湘陰人年四十九歲現住兵馬司前街湘陰館）稟爲軍官營私舞弊病國殃民並侵蝕淞滬運動各費甚鉅伏懇澈究追繳以維軍紀事竊查勳五位陸軍中將總統府顧問李燮和當武漢首事之時該中將由湘至鄂無所措手乃潛至上海其時先燿等皆供職淞滬水陸各營默觀大勢方議響應徒以各營分立勢如散沙該中將探悉此情乃以同鄉之誼居中執奔走聯絡之勞事成各軍官及先燿等以勢位相等莫敢居首調度恐有不靈該中將乃乘機設立軍政分府於吳淞自稱總司令以一窳人子驟居高位誰肯相下徒以大局所關不能自相爭奪先燿等皆以推

此是照例  
文章

大總統尙  
且如此何  
責乎一中  
將也

位讓功之旨。隱忍遷就。以期無敗國家之大業。自獨立之始。至南北統一。先燿等皆在行伍衝鋒陷陣。於該中將之所爲。未暇深計。及奉令解散。先燿等以共利告成。遂潔身歸田。口不言祿。未幾聞人言該中將乘解散之時。浮報軍餉。將近百萬。在滬狂嫖闊賭。揮霍無度。先燿等猶未敢信。及先燿等親見該中將在滬。高車華屋。姬妾滿前。遂不能無疑。迨詳加考查。始知該中將在其本籍地方。所置田房礦產。及經營茶鐵等業。歷歷可數者。不下三四十萬金。自去春至今。湘漢滬甯等處。猶時聞該中將發售公債票。查該中將家本赤貧。至滬時。猶衣衫襤褸。入所共見。何以一二年內。暴富至此。更進而查該中將取消之呈文清冊。竟以先燿等應領。湊滙運動各費。盡入私囊。以多數人之犧牲。供彼一人之富貴。浮冒貪婪。弁髦法紀。實爲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先燿等若不據實舉發。對於國家爲不忠。對於個人爲不智。更將何以仰副大總統禁暴懲貪。綜覈名實之至意。謹將該中將種種罪惡。敬爲我總長縷晰陳之一。浮冒軍餉也。李燮和組織光復軍。其初包含黎天才。姜國樑所部軍隊在內。克復南京後。黎軍卽直隸蘇督。姜軍始則就地



籌款。後亦改歸蘇督。均與光復軍無涉。故號稱混成旅。其實僅步兵五營。砲兵一營。工兵一隊。當日官佐均在。可供質證。而報銷冊中。均按混成旅計算。每月所入。爲數甚巨。此其浮冒者一。該軍第一團所轄步兵二營。於元年二月初。開赴烟台。由山東發餉。第二團及砲兵一營。工兵一隊。係辛亥十二月續招。亦於二月內編入第五師。由江蘇發餉。女子北伐隊二十餘人。軍費僅三百餘元。按之報銷冊內。其軍隊人數。與成軍日期。均與此大不相同。此其浮冒者二。光復軍總數不過三千人。攻克製造局時。所取槍砲甚多。除自用外。餘者售與浙軍。索價銀數萬元。浙軍有案可稽。軍服一項。係由駐滬軍裝委員楊作霖經手。在上海安吉軍衣莊購製。有賬可查。而報銷冊內。所開軍械軍餉。共計銀六十五萬一千九百餘元之鉅。此其浮冒者三。光復軍司令部在事人員。不足四十人。當義軍初起。人懷報國之志。均不支領薪水。每人每月。各發津貼五元。該中將所著光復軍志。亦經叙列。約計三個月內。并火食雜用。糧多亦不出一萬五六千元。而報銷冊辦公費。開列三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元。此其浮冒者四。淞滬反正。李燮和不過奔走聯絡而已。其

實由於軍警兩界。深明大義。自舉義旗。并非由於利誘。而報銷冊內。所開運動費。共銀十三萬四千五百四十元。軍警兩界長官。如黎天才。姜國樑。黃漢湘。朱廷燎。陳漢欽。章豹文等。均稱未經領受分文運動犒賞各費。此其浮冒者五。李燮和以駐軍吳淞之故。通絡陳其美。令其接濟軍餉。前後共由滬軍都督府。領受餉銀二十餘萬。查報銷冊內。收入項下。所列僅數萬元。相差甚巨。調滬軍報銷冊清查。即可證明。此其浮冒者六。李燮和兵入南京。志在得財。比即派兵前往接收大勝關。八卦洲等關卡。並下關擊驗局。數日之內。收入約七八萬元。而所列報銷。不過數千元。若提訊當日經辦人員陶夢蛟等。即可明白。此其浮冒者七。上海光復之時。吳淞附近厘局十餘處。均由李燮和派人接收。又清丈沙田開辦彩票。提倡義捐。并義務演戲等款。據當日在事人言。總共收入約二十餘萬元。而李燮和呈文內。以爲數無多。含糊了之。此其浮冒者八。總計浮冒各款。約在數十萬元。自應懇請傳訊明確。勒令繳出。以重國幣。二侵吞公債也。查光復軍餉項。預算及欠餉。細算於南京臨時陸軍部。請調李任爲旅長案內。曾經聲明籌備北伐。請領出發經費。

李燮和費  
許多手段  
僅博得數

十萬元其  
手不段得  
謂之高矣  
宜乎列六  
君子之末  
席與君列  
其罪狀誠  
少所見多  
所怪也

經發給滬軍公債票四十萬元。至二月十五呈請改組本部。奉批停止北伐。李燮和即乘勢將所領公債票。儘數開除。尙不敷六萬二千餘元。前後不一月。遽與前案大相矛盾。試取兩案比較參觀。其捏報之處。自能一目了然。但兩案俱在。前陸軍部何以核准。查其時軍衡司長。乃前槍斃之仇亮。係李燮和死黨。兩人勾串。由仇亮調卷。越權批准。強黃興畫押。仇之筆迹。具在。可以對勘。當造報時。強秘書易鳳祺。綜括已收之款。使之出入兩相抵銷。乃李燮和慾壑難填。復強令浮加六萬餘元。由部批發現金四萬元。民國二年。李燮和以此項債票。不能行用。呈請調換愛國公債。經財政部三次批駁。李燮和手段通神。卒達目的。而此四十萬債票。遂盡入私囊。故至今猶在各埠發售未罄。果係軍用。何能遷延至數年之久。尙未清結。果係軍用。何以當時在事。水陸軍官佐。未見配搭分文。爲李燮和所獨有。且兩年來。京外各報紛紛揭載。李燮和何以默不一言。自明心迹。其爲侵吞。已無疑義。三敲詐商民也。招商局帳房施祿生。由蘇州至滬。李燮和用擄人勒贖之法。派人跟蹤至下車時。即行網縛。連夜用重價開手搖車。解至吳淞軍政分府。萬般凌虐。

勒令供出盛宣懷財產所在。欲攫奪之威。逼施作手書。求救於招商局。該局董事不得已。出票銀十萬兩。將施贖出。查報銷冊內載此款。黃漢湘彭東垣等。共領五萬元。據漢湘口稱並未領收此款。據彭東垣口稱。除受變和託爲娶名妓。惜花別墅。爲第三妾身價銀。及用購粧衣飾花鈔外。餘未領取分文。與軍餉毫不相干。此可一訊而知者也。南京都督府成立。卽宣示無分滿漢。一體保護。變和利令智昏。不遵命令。派隊四出搜尋旗人家宅。大肆擄掠。有駐防旗人穆布阿。聞風卽將所有財產。寄存鄰右雜貨店中。爲李變和探知。派團長李桐前往抄搶一空。該旗人及店主在都督府控告。有案可查。李變和駐軍南京時。派兵騷擾各廟。令其呈繳廟產。不遵者卽以鎗斃恫嚇。迫寶華寺僧光悅。呈出房契一紙。價值萬餘元。勒令書立送契。捏稱售與朱崇如堂。以充軍餉。秩序恢復後。經廟僧在地方審判廳控告。判令發還。李變和派胡伯瑩爲朱崇如堂代表。互訟年餘。查崇如卽李變和胞兄之別號。胡伯瑩卽其胞姪。李剛所用。軍需官。因見報章揭載。恐生枝節。出銀數千元。與廟僧私和。一面由高等廳判結完案。似此鬼蜮行爲。實屬有傷軍紀。應

馬賊欺大  
匪欺抑非  
盜欺若非  
有此能倖  
鳥得而稱  
君子此君  
子所以居  
梁上也

請傳集該僧。訊明懲辦。李燮和派人向已故參政袁樹勛之姪袁思永。威嚇聲言。如不勸令其叔捐款三十萬。即將不利於其家。袁不得已將房屋數處。押款一萬六千兩。李不允。袁在南京有住宅一所。房屋數處。李燮和乘攻克南京之時。派其部下前往。劫掠一空。并佔其房屋。使人示意。如能報効巨款。即予保全。否則付之一炬。袁不爲動。卒將其產踐踏不堪。損失甚巨。此種強盜行爲。皆爲湘人所深悉。可質證於袁氏者也。四濫保親屬也。李燮和係速成師範學生。於軍旅之事。學識經驗。一無所有。謬居總司令之職。守迄四閱月。其在上海。係得陳漢。欽章。豹文。葉惠鈞。王楚雄。成富貴。楊勳身等之功。其在吳淞。係得朱廷燎。姜國樑。黃漢。湘許宏恩。徐占魁。楊承溥。章兆旗等之功。其協攻南京。係得黎天才。申猶龍。周德厚等之功。此非先燿等之私言。稽之案牘。信而有徵。即先燿等躬親戰陣。未敢告勞。雖曰無功。幸可免過。而李燮和於以上諸人。多未列保。至其胞弟李雲龍。於光復軍取消後。始由桂來甯。并未與聞戰事。其胞姪李剛。一乳臭小兒耳。甫由日商船學校肄業返國。即畀以團長之任。皆濫保陸軍少將。加中將銜之崇職。李燮和固屬一

門顯達振耀當世。然而有功不錄者。抱屈難伸矣。以上各款。均係實在情形。先燿等與李燮和共事一方。知之最爲真切。所列證人。均可質訊。李燮和利用當時南北政府。首尾隔閡。且無人指摘。兩部亦未由發覺。故得施其隱蔽之技。得以呈請核准。然既逐條指駁。真情畢露。則原案當然歸於破案。且運動各費。既經報明。係滬甯蘇浙起義所用。應請飭令如數交出。以資分布。至應如何懲辦之法。令其在而王治馨等貪贓犯罪。前例甚多。該中將李燮和罪案纍纍。如果同罪異罰。何以服人心。何以維國法。爲此稟懇鈞部。俯賜澈查追繳。按法懲辦。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稟陸軍部總長財政部總長肅政廳高等軍事裁判處。

又被袁世凱知道了。總算加了一重軟腳病。分外不敢作聲。只有楊度一人尋常辦事。精明透骨。尙不肯吃別人一點虧。處處要佔人家三分面子。纔高興。所以一看憲政協進會的景況。蕭條袁世凱對他。又有些兒冷淡態度。不禁就歎自己是秋風的執扇。願影。嘻。吁。怨。耶。薄倖了。但是。醜聲既播。細想自己的行爲。公是公非。早已別人評論得如鐵板注脚。再想掉轉頭來。已是騎虎不能下背。且而再蘸之人。他處必無可容之地位。

這番請小  
吃些兒小  
虧能  
你還想改  
嫁麼恐怕  
了人不要你

不是功勞  
要緊

這開闢的功勞又要拋到汪洋大海裏去了。左思右想只好混在這漩渦之中。各人再顯一顯神通罷。這日從夏壽田寓所拜壽歸來。忽然想起要借太和殿開會的事。趕忙就進總統府裏去請示。誰知白跑了一趟。那太和殿已經衰乃寬帶領着許多工匠在那裏修理了。楊度只好敗興而返。正是

博得欽書誇威靈。又施妖術縛人民。

評

昔有謁李少荃者。既出揚揚得意而語人曰。今日傳相親口罵我的娘。聞者莫不稱賀。以少荃罵其人必有差缺。委之也。今夏壽田之所得於老袁者。乃非罵其娘而為壽其父也。宜乎滿堂賓客一齊喜形於色矣。萬一老袁亦師法少荃而大罵特罵夏壽田之娘者。我知一羣賓客更要稱賀新殿下矣。官場之無恥不要臉如此。我不知今之拚命求官者都是一種甚麼東西。

有了參政院代行立法。又要說甚麼國民大會。實在醜不可耐。我想老袁未必想儘着繞灣兒。這也無非是一班人加二加三的拍馬屁法。

▲第三十七回 楊哲子急放空心砲 阮斗瞻突起打頭風

誰知其大不然

電機有何罪過

可見前回哲子自薦去尋找會場原來是討巧事

這就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話說楊度從總統府掃興歸寓，心裏想道：我何不也向江西會館的董事商量。他既能借與沈雲沛開請願聯合會，一定可以借給我的。便順手打了個電話，不多一會，那董事回道：剛纔與館長商議半天，因敵省同鄉紛紛進京的，狠多已把會館住滿了。實在無法遵命。咕呱咕呱在電話機裏囉唆了一陣，好像有意推辭的樣兒。把個楊度氣得兩眼望着電話機發直，又停了半晌，纔把聽話機向架上使力一扔，嘴裏說了一句：豈有此理！順着身兒就向那張沙發椅上一倒，把兩眼閉着，長歎了一聲。那腦經裏一線靈魂，若似風底游絲，不知吹到那裏去了。遲遲又說道：怎麼這尋找會場比尋找會員更難呢？噯，還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着手。哪正想着這些事兒，余貴進房稟道：孫大人，胡大人來了。楊度便把腦袋點了兩點，站起身道：那裏還有什麼好話說。接着慢步兒，推到了小花廳。三人相見，各自眉頭上都好像雲鎖雙峯，陰沉沉的帶着幾分愁色。他那靈台裏面的觸電機，早從無形之際已彼此互打了個同心結，彷彿都包着一肚皮。



也有說得  
妙。你也有說  
難的時候麼。

可憐就怕  
的是革命。

若非抱這  
個主義怎  
能在北京  
城裏混呢。

所以老官  
僚怕事縮  
首如龜。

的。苦。水。恨。不。能。一。口。吐。出。來。彼。此。坐。定。楊。度。道。你。們。召。集。會。員。的。事。怎。麼。辦。了。孫。毓。筠。胡。瑛。二。人。聽。說。半。晌。莫。答。一。聲。楊。度。詫。異。道。難。道。也。有。什。麼。變。故。嗎。孫。毓。筠。搖。着。腦。袋。連。說。了。兩。個。難。字。接。着。道。說。起。來。真。要。把。肚。皮。脹。破。了。我。到。今。天。纔。曉。得。中。國。人。稱。同。志。都。是。只。能。共。榮。華。不。能。共。勞。苦。的。楊。度。發。急。道。到。底。是。什。麼。變。故。可。是。各。省。來。的。代。表。與。駐。京。的。會。員。都。變。了。革。命。麼。孫。毓。筠。又。把。腦。袋。搖。了。兩。搖。胡。瑛。見。孫。毓。筠。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便。接。着。向。楊。度。道。我。來。對。你。說。罷。他。們。果。然。是。變。做。革。命。黨。也。好。以。仇。敵。看。待。他。果。然。他。脫。離。咱。們。的。關。係。去。投。請。願。聯。合。會。也。好。不。指。望。他。們。另。外。去。聯。絡。了。無。奈。他。們。都。抱。着。四。面。不。沾。四。面。不。脫。的。主。義。真。把。人。氣。得。發。昏。自。那。天。咱。們。計。畫。之。後。我。與。少。侯。兩。人。各。處。打。電。話。去。請。他。們。誰。知。都。有。些。半。推。半。就。的。味。兒。後。來。咱。們。又。去。四。處。尋。找。跑。了。幾。天。他。們。都。是。些。半。死。半。活。的。樣。子。真。把。我。倆。看。得。不。知。所。以。後。來。秘。密。一。調。查。你。猜。他。們。背。後。說。些。什。麼。話。孫。毓。筠。忙。阻。止。道。好。了。不。說。罷。只。怨。咱。們。太。熱。心。應。該。要。受。人。氣。的。楊。度。忙。道。少。侯。這。話。說。錯。了。天。下。事。沒。有。什。麼。牢。騷。發。我。生。平。做。事。就。不。曉。得。什。麼。叫。做。是。什。麼。叫。做。非。埋。頭。做。去。到。那。根。深。蒂。固。的。時。節。不。怕。自。己。

無論如何  
改良皆免  
不了給別  
人做狗

活像一個  
肉頭烏龜

巧得狠

的勢力不雄厚。現在正是要手法之際。會裏的同志有了變故。咱們應當調查清白。想一個釜底抽薪法兒。從根本上改良纔好。怎能因受了一肚皮悶氣。就不說呢。少侯你莫見怪。我說你今年活到四十多歲。還有些少爺脾氣。只能吃烟念佛。要古董若辦別樣事。再也不曉得變化的。現在爲人若不歇得住。罵受得住。氣還能做得一件事麼。我如今唯一宗旨。只把臉兒膩得厚厚的。肚兒挺得大大的。火到工成。自然有人抱着我的腳指頭。叫乾爸爸。經武你莫要聽他的話。快些接着說罷。孫毓筠連連點頭道。你莫要撐漢子。等他說出來。包管你還要氣得暴跳呢。胡瑛道。不要瞎鬧罷。讓我說完了。再商量辦法。後來秘密調查他們背後七言八語。真說得有影無形。前天我到大同公寓裏去訪一個纔進京來的同鄉。無意之間聽着隔廂有幾個下江人在房裏閒着發議論。我注意一聽。可巧正說到本會與諸願聯合會的事。只聽一個口操湖北音的問道。你看憲政協進會與諸願聯合會比較。勢力誰的厚些呢。又有一個口操浙江音的答道。若說現在勢力自然是諸願聯合會厚得多了。老兄乃是分會的代表。小弟也是本會的會員。好在關着門一家人談談。也不要緊。想本會最初叫籌安會的時節。機會碰

所以自命  
爲第一功

居然罵起  
來了

算盤打錯  
了

看得真透  
澈解何不  
敬敬大皇  
帝竹槓呢

這番話簡  
直是攪了  
楊度幾刀

得真好。偌大個京都裏面，在朝的許多大人先生、卿士大夫之儔，誰不早抱着恢復帝制的思想。但是他們膽兒太小，皆不敢出頭。只有楊皙子等六人挺而走險，搶着了最先第一步的地位。這不是再好也沒有的機會麼？無奈這六位先生乃是秀才造反，非但辦事沒有手段，並且擺絡人的法子都不曉得。一個個擺着又酸又臭的窮架子，好像盡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樣子。見了同志，從不拿正眼相看。好像人人非走他那條路纔能夠攀龍附鳳的，他就不懂這時乃是大皇帝要求小百姓捧他上台的時候。不是小百姓要求大皇帝賞官賜祿的時候。他們做中間人的，自然要上體聖心，下和民意，纔能夠得法呢。照他們那般大模大樣，誰肯甘心去捧他？嗚呼！世間上人誰也不是真歡誰，也不是真傻膽小的人，不敢放那當頭炮。是有的，但是遇着一棒得利，決不能讓你一手遮天。那第二步起來的團體，法術自然比較第一步的團體分外精妙。這皆是那社會上辦事競爭的至理。所以請願聯合會發現憲政協進會的勢力，就一落千丈。平心而論，本會這六位先生也實在太不能辦事。如孫胡嚴劉四大君子，天天把守着芙蓉城，向來不知天高地厚，既想擺大名士的架子，又處處懶得做事，怎能發達呢？

哲子聞之  
必定欣然  
色喜或者  
曰莫要着  
文請聽下

又是一個  
不說好話  
的

至情至理  
可惜書欺  
子太不自  
諒皆是些  
陰陽人變的

就說他們拿手好戲做文章罷尙懶得提筆寫一個字還要籌款徵文李燮和乃是一個鬘子耳朵夾在人縫裏湊數目的脚色已是一個著名贅疣禿子裏面選頭光還算楊度然楊度也只會打兩個電報做幾篇文章你想鬧了這許多天別人第三次請願書已紛紛呈進他們還在那裏徵求意見不瞞你說他來尋找我我是滿嘴答應着脚跟兒不動一步的那口操湖北音的忙說道老兄這一番話說得一些兒都不錯我也是這樣想法若說手段自然請願聯合會的辦事人比較本會辦事人高得多了不說別話他們都是些前清大老宦海裏不知打了多少個翻身誰沒有數套拿手戲法憑着這幾個書獃子那裏是他們對手喲所以大脚色如財神爺也跳過去了又如咱們這些會員大半都是人在東吳心在蜀早已一隻腳踏住兩條船子羹他還是與哲子同鄉並且還是多年的朋友聽說暗地也跳槽了咱們何必看着大道兒不走夾在毛廁裏面做傻瓜呢這一番話真把我聽得一肚皮臭氣也不知從那頭發洩後來又到了幾處所聽的言語所看的妍色多半都是這個樣兒我連忙避了少候來與你商量辦法誰知昨晚你又跑出去了楊度道昨晚我到府裏去的胡瑛道咱們那時肚皮有

籌得妙進  
得尤妙  
真正倒楣  
不知道是  
那個臉  
說得倒  
不錯也

只怪他們  
鑽投了門  
路

花姨太太

些餓了。又跑到王廣福斜街小樂天裏吃夜飯。那館子裏聽的話越發氣煞人。我實在累壞了。你叫少侯說罷。楊度道：好好。這纔是好消息。真算得教訓。咱們的良師何必去與他生氣。又轉臉問孫毓筠道：飯館裏又聽說些什麼。咱們鬧着當笑話兒說。有什麼要緊呢。孫毓筠見胡瑛業已原原本本全說了他。也就接着說道：也是聽隔壁話聽來的。我與經武進了館子。剛纔坐下。只聽隔廂一個直隸人長歎了一聲道：什麼籌安什麼協進籌幾個臭錢。大半都進到八大胡同裏去了。我聽了這幾句話。便向經武道：你聽咱們又碰上啦。當時我就要調座。不情願再聽這些腌臢話。還是經武阻着道：咱們這幾天納算被人罵透了。橫豎耳朵眼裏都已搵滿。再聽些兒也不覺得難受。何妨聽一聽。他們又罵出什麼花樣兒。我想這話也說得不錯。便坐下來。後聽隔廂又有一個山東人說道：聽說買文章花的錢。狠不少。那直隸人道：你莫要說罷。這一本賬。早在我前肚皮裏盤算爛了。他們想向周緝之借一百萬。誰知一個銅子也莫借到手。後來還是央求財神爺。借了三十萬。那山東人道：也就狠夠辦事的。那直隸人道：我也是這樣的說。誰知他們錢一到手。那當頭第一個發起人就拿了三萬。相與一個窩娼姐楊度聽

既是瞎話  
何必臉紅

公事公辦  
得妙

冤枉錢若  
不冤枉去

用天下事  
尚可爲乎

文豪不能  
動筆武士

纔得提鎗  
纔得提鎗

袁皇帝的  
豪傑

大文豪聞  
之喟然而

歎曰天之  
將喪斯文

也吾道不  
行矣

到這一句話不由得臉色一紅搖了一搖腦袋道他們真會說瞎話孫毓筠道還有好聽的在後面呢他說發起人第一個尙且如此那五個也可想而知這就叫做公事公辦你花幾文我也得賺兩個你相與審姐我也得去找個把情人朝朝花酒暮暮笙歌暗地裏早把這筆款子報銷了若說買文章的事提起來更醜發起人裏就有三四個大文豪難道沒有一個人能動筆麼就說是買文乃是集思廣益的意思酬金也得要有信用怎麼兩三千元的文章就沒見發表一篇二三十元的文章只給人四五塊錢的交通票就算結了呢況且咱們當代表並不是因爲幾篇文章而來乃是爲着大勢所趨搶一個說話地步就說爲着自己升騰也不過借着他的台階兒跨一步實在咱們目的物都在大皇帝身上誰得閒看他們那幾篇臭文不會在家裏念三字經百家姓豈不更外有趣麼再說咱們進他那個會乃站在客體地位給他們撐門面長勢力的誰也不是討飯叫街沒有地方去的他們大吃大喝把錢花完了叫咱們住白房子吃白飯誰不想另打主意呢那山東人又說道說起來我又想起一樁事就在這兩天還要召集咱們開大會呢那直隸人道再也不要看他們耍戲法罷他找着我我也不

這真有些  
兒氣人

不得已而  
自解自歎  
者也

萬事不聞  
杯在手倒  
是一個好  
主意

足下笑人  
恐怕袁世  
凱要笑你  
了

妙在松香  
架子經不  
得火的如  
中國人如  
此等者何

回絕他只在鼻孔裏答應他兩聲。咱們還是聯合請願。是正經事。說着又歎了一口氣。向楊度道：你看他們的心都渙散得這般樣兒。聽着怎不氣人。這會又怎能夠開得好呢。楊度笑道：我說你們都沒經過事的。纔聽着別人說幾句話。肚皮就氣得如癩蝦蟆一般。倘若遇着了什麼特別大變故。豈不氣得比水牯牛還大嗎。你們放心。人前人後誰不談誰的長短呀。咱們只好當作耳邊風抱定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大主義。那裏有許多閑空與他們嘔氣。咱們辦這個會就不曉得什麼叫做同志。把他們拖進來。本來是做抵門槓的。天下那有許多真同志。都是你抬着我。我抬着你。大家要幾套戲法而已。手段高的耍弄人。手段小的被人耍弄。顛來倒去。勢力還是在手段上。你莫聽他說得利害。走盡天下無論他跳到那個黨會裏。那些人兒都是被人家耍弄的。貨況且當面恭維背後笑罵。這是他們的特性。你若耍特地去尋找他。他早搭起松香架子。好像是滿腹經綸。你非去央求他不可。真到你不理會他。包管他又耍上門來。哀求你了。如這般。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我有個最好的法子對待他。胡瑛孫統筠二人。都搶着問道：用什麼法子呢。楊度道：就粧做大袋和尚。把他們一個個的向布袋

常沒有呢  
此所謂強  
奸者也而  
中國人亦  
最喜飲這  
一貼藥  
噫屋漏頓  
遭連夜雨  
破船又遇  
打頭風不  
意跑紅的  
人也走此  
厄運  
戳穿了倒  
也痛快

強奸得人  
真叫不出  
苦菜  
實有有些  
危險

裏裝不管他鬧得天翻地覆總給他一個不聞不問好在他既進了咱們布袋裏不怕他不把名兒給咱們用咱們從今以後也不開會也不去尋找他們咱們看到那裏做到那裏諒他們也沒有臭屁放孫毓筠道這個法子却不錯我以為談話會總是要開的罷楊度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我因為尋找會場已碰了兩個釘子啦胡瑛詫異道怎麼又不順手嗎楊度把借太和殿與江西會館的事述了一遍孫毓筠道照這般樣兒談話會大可不必開了但是採取公共的意思又怎麼着手呀楊度道那要甚麼公意咱們想着做去就是公意了你莫看尋常談話會誰在會裏談出多少法子來還不是在開會之前三兩人早想停當的麼我想免去這開會手續按照會員名冊寄發票紙用記名投票的方法票中注名君主立憲四字下邊是投票人籤名贊成與不贊成皆在君主立憲字旁註明填好寄來他們就一萬分反對本會總不能反對君主立憲包管十萬票中就沒有一票不如心願的孫毓筠胡瑛二人聽罷同說道法子却好只恐怕票子寄去他們不寄回來就不好辦了楊度道這話說得不錯但是中國人向來沒有三人以上的團體你不投寄他投寄照例聲息是不相通咱們只要把這個通告



軟的不成  
便硬行強  
追博士手  
段真高

那是無場  
所乃是會  
員不到之  
還辭

是生怕同  
志吃醋

票紙發出去等待限期一滿就是各處一張票紙不寄來咱們總算過了這一道手續就可以做一篇總請願書把各會員的姓名造成一冊呈進難道他們還敢來稽查姓一個個去更正麼孫統筠胡瑛二人大喜忙搶着道好極好極咱們趁早的辦罷免得人又罵咱們懶惰督子你就草兩句通告好與票子一同印刷去楊度笑道看你們平常大砲都轟不醒急起來好似一陣風也得讓人想想纔好着手說時便喚余貴取來筆墨紙硯楊度拈起筆來就伏在那張大餐棹上想着揮去俄頃之間通告的稿兒已成就了孫統筠胡瑛二人忙搶着來看其文云

憲政協進會會暨代表諸君鑒本會設立之本旨原以討論共和君憲何者適於中國近以會員人數已達萬餘人京中無可容大衆之場所可以開會議決不得已採用通函投票之法茲將表決票分寄各會員暨各代表准定二十日後開票除通電各省機關及各團體外特此廣布

孫統筠胡瑛二人看畢同聲讚道好好就可以拿去印刷罷楊度道莫忙也得與幾道他們商量商量孫統筠急道還有什麼商量咱們自家這六個大人現在已佔了半數

開口說法  
真醜煞人想必賣二  
墩楊香武  
都在座中

也算不得違法舉動。今晚午詒謝客，咱們見面通知一聲就得了。楊度見他說得狠有理，便招呼余貴拿去印刷。三人又閑談了一刻，纔散。黃昏之後，夏壽田的寓所車馬盈門。那堂上五光十色，真是炫燿得人眼花。袁世凱、欽賜的一個壽字，仍是高掛在中央。堂前的賓客，座列成行，好像黃三泰慶賀黃馬褂的樣兒。原來是夏壽田因與老子做壽，正期已過，特地酬客的那座上賓客，足有五十多位，物以類聚，大半都含着些鼓吹帝制的臭味兒。記者也不向筵前點將了。這時楊度、孫毓筠、胡瑛三人都在座。嚴復、劉師培、李燮和三人也接踵來了。他六人相見之後，轉看梁士詒、沈雲沛、顧憲施、愚那彥、圖、張鎮芳也雜在座中，不便提起前言。直待散席之後，楊度假作閒逛，纔把嚴復、劉師培二人扯到廊下，把那通告事兒說了。胡瑛也對李燮和說明那通告的事，自然都同聲稱讚，沒有異辭。說畢，仍回到堂上，只見梁士詒昂起兩個眼珠兒，一手拈着鬚鬚，向夏壽田道：「怎麼今天阮鬚子與杏城都沒來呀？」夏壽田道：「大約今上又絆往他們的腳跟兒，不然他倆是一定來的話，剛說完，見一傳達手裏拿着一張紅紙手片兒，走進堂來稟道：「阮大人到。」夏壽田笑道：「說着他他就來了。」慌忙迎下堂去。這時阮忠樞業已走

又出什麼  
怪事

滛語云像  
煞有介事

原來是說  
大鼓書的

上台。堦。堂。前。的。賓。客。個。個。也。就。起。身。相。迎。只。聽。梁。士。詒。顧。熬。施。愚。楊。度。孫。毓。筠。幾。人。的。嘴。裏。都。連。聲。說。道。該。罰。該。罰。怎。麼。來。到。這。遲。可。又。是。在。褲。子。襠。裏。打。盹。去。的。麼。阮。忠。樞。忙。道。你。們。莫。要。高。興。等。我。坐。下。來。對。你。們。說。包。管。都。要。鼓。着。嘴。巴。了。大。眾。聽。他。這。句。話。都。覺。得。心。坎。裏。一。怔。嘴。巴。皆。突。然。閉。住。神。色。也。都。有。些。變。了。阮。忠。樞。慢。慢。兒。坐。下。身。來。拈。着。鬚。鬚。道。哎。呀。今。天。是。不。早。了。李。雙。和。他。生。來。性。情。狠。燥。見。阮。忠。樞。坐。着。去。談。閒。便。忍。耐。不。住。忙。問。道。老。斗。你。怎。麼。忘。却。了。嗎。到。底。又。出。甚。事。兒。你。快。些。說。罷。阮。忠。樞。仍。是。慢。慢。的。笑。道。看。你。急。得。這。般。樣。兒。事。已。至。此。急。也。是。沒。有。法。的。這。時。候。我。還。莫。喘。過。氣。來。呢。大。眾。見。他。慢。慢。緩。緩。的。樣。兒。都。分。外。疑。惑。顧。熬。笑。道。你。們。莫。受。老。斗。的。騙。這。個。鬚。子。又。是。在。這。裏。做。鬼。有。意。拿。別。人。開。心。阮。忠。樞。閉。着。眼。睛。點。了。兩。點。腦。袋。道。自。然。有。人。做。鬼。有。人。拿。咱。們。開。心。的。張。鎮。芳。這。時。也。發。急。道。你。就。快。些。說。罷。陰。死。陽。活。的。要。什。麼。骨。頭。呢。阮。忠。樞。道。咦。說。書。也。得。要。先。說。兩。句。開。場。白。或。是。唱。一。段。岔。曲。我。停。了。這。一。刻。又。算。什。麼。施。愚。笑。道。我。看。你。到。不。是。阮。圓。海。的。後。裔。却。變。成。個。柳。敬。亭。的。化。身。了。張。鎮。芳。道。莫。要。閒。岔。聽。他。說。罷。阮。忠。樞。道。你。們。真。等。待。不。及。我。就。說。了。蔡。松。坡。業。已。帶。着。小。

畢竟是與衆不同

莽漢子那裏知道利害

北京未必是安樂鄉

鳳仙到天津去啦。這時大衆聽着都好笑起來。只有梁士詒、楊度、顧夔、施愚四個人頓然一怔，低着腦袋也不作聲。張鎮芳、李燮和二人笑道：「他到天津算什麼奇事，怨不得巨六說你會騙人呢。」阮忠樞也不作聲，只看着他倆把鼻孔兒哼了兩聲。梁士詒忙道：「這却不是老斗騙人，實在可以供咱們研究的。」阮忠樞又道：「我還說一件新聞，鄭子進昨天幾乎吃了衛生丸，你看這風頭可有些變了。」麼孫毓筠道：「這不要緊，租界上已是司空見慣了，任他怎的利害，總炸不到北京城裏來。」梁士詒道：「這話也說不定，總要小些些纔好。」大家聽了，也有懂得的，也有不懂的，但是人人的興頭早已打斷了，悶坐不多時，各自散去。正是：

國手居銖失先着，狡奴端的誤玄機。

評

儒林外史載唐二棒椎要求虞華軒同調，縣長又悔不能與縣長少爺在和尚家吃酒奔走，勢利之場其不能稱心滿意如此。此楊孫輩之所以不免於發牢騷也。俗話說得好：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雖然說盡世情，然亦不足窮極馬屁界之變局。

也。蓋不穿之馬屁。其拍之之程度。苟非達於最高點者。則所謂半吊子之馬屁。受者將唾棄之矣。楊孫輩極力拍老袁。而僅僅成爲半吊子之馬屁。宜乎眼睜睜看別人熱鬧。自己大受其冷淡也。今世之想做官者。不可不於此等地方再三注意也。小子識之。慎斯術也。以往無災。無難。到公卿矣。

### 第三十八回 大丈夫奮袂闖重圍 癡兒女牽衣傷疊曲

話說阮忠樞在夏壽田堂前粧腔做態。忸怩了許久。纔說出蔡鏢帶着小鳳仙到天津去了。這時大衆聽着都不甚經意。只有梁士詒楊度顧鰲施愚四個人當卽心裏一怔。低着腦袋不作聲。或問蔡鏢帶着小鳳仙出京。這乃是尋常細事。何以阮忠樞言之諄諄。而梁士詒楊度顧鰲施愚等聽着也都有些發怔呢。須知這無形之中。却有一種利害關係。想那帝潮漩渦裏。面上自袁世凱下至日近天顏的羣僚。當聯絡各省代表。請願的時節。衆目睽睽。都想把蔡鏢圈入彀中。乃是用的縛虎之計。恐怕他跳出樊籠。號召他舊時的羽翼。興起弔民伐罪之師。更增煩惱。蔡鏢也明知身陷重圍。不能出雷池。

既然一手遮天。何必要怕人反對呢。

醉心小坡之  
 醉與楊哲  
 仙與心小  
 子醉心小  
 賽花迥異  
 與易實甫  
 醉尤異可  
 牽各人一愛  
 見同用愛  
 色格心斯  
 意上區  
 理人所區  
 別也  
 日醉溫柔  
 鄉則有之  
 恐磨必也  
 老鴿兒也  
 心理當然  
 與心差  
 不的多

一步。於是首先簽名請願。繼而就醇酒婦人聯絡當道人物。時常作平原十日醉。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借此脫身。煞費苦心。果然把衆目掩住了。前書曾略叙過。如今接談這件事。不得不把舊事重提。接着蔡鏗醇酒婦人時直叙。且說蔡鏗自與小鳳仙往來之後。二人的性情頗相投。初蔡鏗日匿在雲吉班裏。原是目爲遠嫌之地。漸漸被那脂香粉馥所薰染。那一副英雄氣概也就變成了兒女的心腸。彷彿身在天台。大有樂而忘返之意。後蔡鏗無端被袁世凱密搜一次。雖經朱啓鈴從旁打了幾捶。邊鼓向着蔡鏗說好話。蔡鏗心中總有些兒不樂意。由此日醉溫柔鄉。從奩前鏡畔。消磨歲月。埋着腦袋。再也不提一句時事。那雲吉班老鴿兒初見蔡鏗無端被總警察廳與步軍統領衙門派人搜檢。心中老大不願意。恐怕要惹出什麼禍事來。那時對着蔡鏗的臉色。就有些三分不理。四分不睬的樣兒。後見蔡鏗揮霍比較從前分外豪爽。往來賓客也比尋常來得踴躍。他的眼珠兒夾在那洋錢紙幣裏。亂滾怎能不滾得發花。因此從冷淡之中。又轉了一副熱鬧的臉色。把個蔡鏗捧得直好似財神爺一般。早晚做出那卑污苟賤的樣兒來。記者也不暇細述。一日小鳳仙晨粧初罷。一個人閑坐在廳下。百無

這關一定  
闖得通的

甚矣闖之  
困難也

好兆頭  
千難萬難  
也得要去  
做的

這句話說  
得不好  
借此牧要  
牌的事寫  
得觀巧

聊賴手裏攪弄着一副牙牌在那裏闖。翻起當頭五張牌，乃是兩張天牌，旁邊靠着一張虎頭牌，中間又夾着一對雜五點。接下四排的花色，都還順手。小鳳仙逐排拿過了，又按次上了五張，接翻出四張，都湊不成點。最後翻到第一排，小鳳仙嘴裏念着道：「要來一張黑虎頭，纔好呢。」纔要翻牌的時節，蔡鏢已走進房來，見小鳳仙伏在棹上，要骨牌忙笑着說道：「看你天天在這裏闖，也沒見你闖通了一次。」小鳳仙見蔡鏢進房，也不起身去迎接，手裏拿着一張還沒翻轉的牙牌，向着蔡鏢招手道：「你快來看罷，我這頭一關，一定要闖通的。」說時，蔡鏢已走到小鳳仙身後，小鳳仙又使勁向手裏一張牙牌喊道：「虎頭，虎頭，翻轉牌來。」一看果然是一張黑虎頭。小鳳仙喜得把兩手拍着道：「你看走上來就闖過頭關了。」蔡鏢把鼻孔哼了一聲道：「接着的事兒艱難得狠呢。」小鳳仙聽蔡鏢說了這句話，忙轉臉瞅了蔡鏢一眼，見蔡鏢的臉色不似尋常樣兒，他一點靈犀中也就明白蔡鏢有心事了，便笑向蔡鏢道：「你怕難，咱們就不去闖他罷。」一手把牙牌攤散了，轉臉來與蔡鏢攀話。這時蔡鏢倒身坐在那粧台之側，歎了一口長氣道：「就是難比登天，也得要想個法兒去闖的。」小鳳仙一聽這話裏狠有因，再細看他的臉

這纔是英雄口脂

要牌餘波此着者不欲冷淡前文之意

畢竟口氣不凡非是他癡乃是你蠢

他死你再走不遲

讀者幸勿當做平話看過

色好像堆着有萬分說不出的苦惱也不好瞞空直問他心裏默想他一定又受什麼閒氣了。但是這般沒有頭腦的話，怎好去問他？只得佯作不解，一手弄着牙牌，雙眼望着棹角兒，慢慢的說道：「闖關也不見得比登天還難罷？只要趕着機會一闖，就可以到底的。復又聽了蔡鏢兩眼蔡鏢忙站起身道：『我生來就不曉得什麼叫做機會。大英雄可以造時勢，誰是趕着機會可以成名的？』小鳳仙故意笑道：『看你可像是一個瘋子。纔說到牙牌，你就扯到大英雄大豪傑身上了。』蔡鏢又歎口氣道：『你那裏曉得。』小鳳仙趁勢搶一步問道：『難道你的公館裏又出了什麼事麼？』蔡鏢搖了搖頭，說道：『國事如此破家，算些什麼？實對你說罷，我想走了。』小鳳仙一聽，蔡鏢說要走，不覺得心裏一怔，眼眶裏紅了，紅便拿着手絹兒去拭淚。黛眉雙鎖，粉頸低垂，半晌纔說道：『你走我也走。』蔡鏢忙道：『你恐怕未必能自由。我現在也沒有這大的魄力。』小鳳仙道：『你走得了麼？』蔡鏢點點頭道：『我來正是與小鳳仙莫等蔡鏢說完，趕忙站起身來，向廳外望了一回。又掀起門簾兒望了一回，纔轉身坐下道：『你想怎麼呢？』蔡鏢道：『我想送你到車站去。』一聽你的意思，如何轉又說道：『老奶奶實在討厭，要一個好法兒，先把他騙着纔』



錦心繡口  
足智多謀  
無怪蘇松  
坡愛他

這段形容  
精細如髮  
間者讀之  
雖不非意  
而文者通  
乘江不克  
之筆恐小  
寫之未必  
鳳仙大抱  
作此張英  
其辭為英  
雄加撰筆  
也。這句話  
說得有味  
酸得可人

好小鳳仙笑道：「那怕些什麼呢？咱們就說逛東安市場去，不必說你要走，他也不是神仙。那能算到咱們的心裏爭呀？」蔡鏢道：「不錯，我也是想着這個法兒，不但把老奶奶瞞過了，並且可以遮住一切的身目。咱們就是這樣辦，決定明天就走，說畢站起身來，向房外走去。小鳳仙一把抓住蔡鏢的袖兒，道：「你忙些什麼說了這句話？」那一對眼珠兒，牢牢的盯住蔡鏢，眼光灼灼，好像纔從水裏撈上來的被兩塊玻璃障住了。梨渦冉冉，泛淡紅色，殊昏微微，抵個不住。若似有萬語千言，反把舌尖兒裏住的神態。蔡鏢見小鳳仙這般景況，那兩隻腳跟也彷彿被萬縷千絲纏裹住了，再也動不得半步。便轉身仍坐在原位，最可怪的事，要想問小鳳仙說些什麼，也不曉得怎樣開口。纔好二八獸視了半晌，小鳳仙纔說道：「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還不多坐一刻兒。我問你到底是在那裏去呀？」蔡鏢道：「你要嚴守秘密的小鳳仙，哼了一聲，道：「你到今天還不曉得我麼？」蔡鏢忙陪笑道：「哦，這怨我說錯了，便從袋裏掏出一個信封兒。小鳳仙忙攔住道：「你快莫要洩漏秘密。我的眼睛嘴巴都是靠不住的，哼，你原來還是這樣看待我。總算你細心，那眼兒撲簌簌滾得如珠串兒似的，把一方手帕兒都濕透了。蔡鏢急得臉色通

怎不教人  
銷魂  
這是最優  
美的差使  
任你說得  
再好聽總  
是教人聽  
着有些難  
受

阿彌陀佛

我喜你笑  
不長久了

紅不知用什麼話兒去敷衍。自言自語道：「該死該死，我真是昏了惱袋，怎麼說出這句話來。」轉向小鳳仙道：「姑娘，這是不怪你氣的，但是我這時心緒已如亂絲，出言不擇，自然是我錯了。我若有一點兒外心疑你，我就……」小鳳仙忙一把捉住蔡鏗的手道：「你莫要胡說罷。」蔡鏗道：「我若不發誓再辨，你也是不相信的。」小鳳仙道：「誰不相信，你說那句話兒，可怪人聽着不……」說着，又流下淚來。蔡鏗一手給小鳳仙拭淚，嘴裏連聲說道：「怨我不好，怨我不好，只聽簾外忽送進來一種癩音，原來是老鴇兒在堂前說道：『這裏怎麼連個人影兒都不見。』」咧蔡大人來了這半天，你們也得沏些兒好茶，叫廚房裏做兩樣可口的點心，再不然街頭五福齋店裏，或是千層酥，或是蘿蔔餅，揀好的揀兩樣來給他老人家點一點心，怎麼買，賣做回頭了呢？」我纔抽個閒空兒去燒香，就要得不見人影了。我若一半年不回來，房屋被人抬跑了，你們還不知道呢。噫，哩咕嚕說了一大串，小鳳仙聽是老鴇兒說話，就曉得他要進房來的，趕忙奪過蔡鏗的乾手絹兒，拭了拭眼淚。果然堂前的語聲纔住，老鴇兒已跨進房來。一見蔡鏗，便滿臉堆下笑來，道：「蔡大人來得好久啦。今天十九，我抽個閒空兒去燒觀音香，他們那些兔崽子也

險得狠

可以算得一段嫵經

直似背誦一遍觀音

跑得不見影子。可真把您老怠慢了。轉臉又向小鳳仙道。鳳姑娘你也是的……纔說到這一句。一眼瞥見小鳳仙一副眼皮兒紅得好似一對水蜜桃。便把眉尖一皺。他也明白小鳳仙剛纔是淌了眼淚的。但是老鴇兒這時並未生什麼疑心。他以爲當窰姐的眼淚。乃是灌客人的熱米湯。迷客人的催眠術。許多客人都好似買寶玉投胎。一見了窰姐。淌眼淚。他就從心裏爽快活出來。要他怎樣。他便怎樣。比拍着他的屁股去恭維。還得力些。老鴇兒拿這一副心理去揣度。想蔡鏗所以愛戀小鳳仙。恐怕就是愛他哭的好。因此他非但不加疑心。反歡喜小鳳仙的學問進步了。便笑道。這裏乃是你的家。我出門去。你也可以做主子的。要什麼茶。水點心。儘管叫他們辦去。倘有不聽你呼喚的。你告訴我。我來抽這些鬼崽子的懶筋。蔡大人幸虧你是一個熱客。他老人家寬宏大量。從不與咱們計較。若是來一個生客。他不怪這些鬼崽子好。要還要罵咱娘兒們。慢客咧。又轉臉向蔡鏗道。蔡大人。你千萬莫要見怪。我去責罰他們。又向小鳳仙道。鳳姑娘。你好好的伺候蔡大人。莫要使性子。耍小孩兒脾氣。閒扯了一串。見蔡鏗小鳳仙都不大理會他。他轉身擺出房門。又往別的姑娘房裏去了。蔡鏗見老鴇兒出房去。

纔喘了一口氣道。噯呀再嘮叨一刻鐘。真要把我悶煞。小鳳仙抿着嘴。唇皮道。噯。噯。噯。你嬌得狠。咧我天天跟着他過日子。也沒見得悶死了。蔡鏢笑道。你生成這溫柔的性子。我那能比得上你呀。咱們閑話少說罷。又把那信封兒拿出來。小鳳仙笑道。你還是收起的好。蔡鏢道。你的氣還莫消嗎。小鳳仙笑了一笑。蔡鏢接着道。我對你說罷。現在雲南貴州兩省。因為袁世凱要做皇帝。他們都心懷不忿。要想獨立進兵討袁。那東西洋所住的革命黨也漸漸向雲南貴州兩省去了。昨天雲南將軍唐繼堯拍來一個密電。催我趕快前去。他們專等候我就起義的。我想現在時機也算到了。袁世凱如今還帶着一個假臉兒。對內拚命的運動民意。對外拚命聯絡外交。若是等他把選舉運動成就。外交上又把好處暗許給人。得了外人的保護。那時動手分外為難。我盤算了一夜。決計冒險衝出去看看。所以前來與你商量這冒險法兒。這該不是瞞着你罷。小鳳仙聽畢。又想了許久。纔說道。他們的打算可靠得住麼。蔡鏢笑道。人家都已秣馬厲兵。專等着我就起義。怎麼說靠不住呢。小鳳仙道。並不是我疑心。也不是捨不得你去。大丈夫生在世。上這個時候。不做事。又到什麼時候做事呢。你莫看我是一個弱質女子。

對於一般  
臭官僚不  
得不用美  
人計松坡  
總辦識時  
務者

真。有。梁。紅。玉。之。風。

罵。得。痛。快。

傷。心。之。言。  
何。曾。是。女。子。說。的。話。

果。使。個。個。小。姑。娘。如。此。又。何。怕。袁。世。凱。橫。行。

天。經。地。緯。之。語。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我。若。是。身。子。得。自。由。也。情。願。手。提。三。尺。寶。劍。跟。着。你。的。馬。後。去。殺。賊。纔。暢。快。呢。如。今。我。所。以。怕。的。並。不。是。敵。人。我。怕。唐。將。軍。他。們。再。駕。起。空。來。鬧。成。一。個。半。截。英。雄。不。能。拚。命。到。底。我。實。在。看。癸。丑。的。戰。事。真。看。怕。了。要。曉。得。癸。丑。之。後。還。有。今。天。這。個。機。會。可。圖。若。把。這。個。機。會。錯。過。啦。再。想。尋。找。好。機。會。恐。怕。分。外。的。艱。難。了。我。常。聽。人。說。要。想。打。人。必。先。自。己。煉。好。了。捱。打。的。骨。頭。現。在。你。要。看。看。他。們。的。骨。頭。可。能。捱。打。不。能。捱。打。這。是。最。緊。要。的。莫。到。那。時。下。不。了。臺。自。己。身。子。拚。掉。不。要。緊。誤。了。大。事。豈。不。可。惜。嗎。蔡。鈞。大。喜。道。咦。看。不。起。你。這。十。幾。歲。的。小。姑。娘。也。說。得。出。這。幾。句。話。真。不。愧。我。蔡。松。坡。認。識。你。一。番。了。你。放。心。這。次。事。兒。與。癸。丑。的。事。大。不。同。不。但。是。唐。將。軍。與。許。多。革。命。黨。攆。拳。擦。拳。就。是。全。國。的。百。姓。沒。有。不。咬。牙。切。齒。恨。他。做。皇。帝。的。這。一。革。命。只。要。義。聲。一。起。包。管。聞。聲。而。起。的。地。方。很。多。那。怕。不。直。搗。黃。龍。府。呢。就。是。起。義。之。後。一。敗。塗。地。沒。有。一。個。人。救。援。我。蔡。松。坡。死。在。戰。場。也。是。瞑。目。的。今。天。對。你。說。一。句。留。別。話。此。次。我。能。混。出。京。城。就。與。袁。世。凱。誓。不。兩。立。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倘。若。三。年。之。後。還。有。袁。世。凱……說。到。這。話。句。眼。眶。兒。也。紅。了。一。陣。接。着。說。道。你。我。就。沒。有。相。見。的。日。子。了。小。鳳。仙。忙。阻。道。你。莫。

誰能免此  
母笑其眼  
睨一紅無  
丈夫氣也  
誰知成了  
體語

別離滋味  
嘗夠了

真要客串  
陰陽河

何嘗沒有  
滋味

好不知趣  
的乾娘

要再說罷。只願咱倆。早一天見面。就得啦。這時那時候。房間的乾娘。端着一個描金盤。兒進房。那盤裏擺列着四色點心。果然是從五福齋現辦來的小鳳仙。隨手拈了一塊。桃仁夾砂餅兒。送到蔡鏗唇邊。道：您閒坐了。這半天該要餓了。這夾砂餅兒。看着狠新鮮。你趁熱嘗一嘗。蔡鏗便隨意吃了一兩塊。轉又拈了一塊。給小鳳仙。道：你也得嘗一嘗。滋味。小鳳仙忙接在手裏。道：這時我覺着嘴裏沒有味兒的。蔡鏗笑道：我明天就要走了。還不知那年纔得見面。咱們今天就算過中秋節罷。你陪着我嘗些兒。可好麼？小鳳仙聽說又瞅了蔡鏗一眼。淡淡的抵着嘴唇兒。笑了。笑。隨手便拈了兩層餅皮兒。嘗着。轉又搖一搖頭。把餅兒仍放在盤裏。道：怪沒有味兒的。蔡鏗見他這個樣子。也就歎了一口氣。順着身兒。躺在那張睡椅上。乾娘又捧了兩盞碗龍井茶進房。小鳳仙接着。送給蔡鏗。道：喝一口熱茶罷。蔡鏗也不言語。接着吃了兩口。便站起身來。將茶碗放下。道：我還要去找兩個朋友。咱們明天見罷。小鳳仙見乾娘站在房裏。又不。好再說別的話。只得望着蔡鏗。點了一點頭。道：好。你去罷。那乾娘也看不出他倆的眼色。還夾在房裏說。蔡大人。你坐一會呀。蔡大人。你坐一會呀。蔡鏗那裏有心理會他呢。

嗚呼老鴇  
兒卻羨莊  
外國人只  
愛其目的  
人請客

莫要疏早  
了小心又  
要懷惱的

此所爾拍  
間接馬屁  
小鳳仙總

整一整衣服走了。乾娘還轉過臉來，向着小鳳仙誇獎。蔡鰲什麼品貌好，什麼氣派好，好像唱蓮花落的樣兒，點頭播腦，嘖嘖了一陣。他那知小鳳仙這時的柔腸已百折呢。次日蔡鰲換了一套最鮮艷的西服，打扮得好似豪華公子的模樣。一身之外，只拿了一根衛生杖，駕着一乘簇新的摩托車，一直飛奔到雲吉班。這時小鳳仙已梳洗停當。蔡鰲剛跨進廳堂，便碰着老鴇兒笑嘻嘻迎上前道：「哎呀，蔡大人今天打扮得真像外國大少爺的樣兒，可真要把人愛煞了。我看今天一定又請什麼貴客罷。」蔡鰲原來很不情願與這老鴇兒答白，今天因為有事要求他，便耐着性兒笑道：「我好久莫到東市場聽說這兩天分外的熱鬧，我想邀鳳姑娘去逛一逛，您看可使得麼？」老鴇兒笑道：「蔡大人，你可真外氣了。鳳姑娘如今是您老的人，你老愛怎麼辦，便怎麼辦。我那敢說半個不字。咧轉又說道：「怪不得鳳姑娘今天一清早就起了床，也打扮得花朵兒似的。原來你倆早有約會了，說着笑着，就跟在蔡鰲身後跨進小鳳仙的房門。一眼見小鳳仙手拿一把牙骨梳兒，對着鏡子掠鬢邊的短髮，他便搶了兩步走到小鳳仙身旁，一把奪過來牙骨梳，笑向小鳳仙道：「我來給你掠罷。」手裏掠着小鳳仙鬢髮，嘴裏還滔滔的。

算檢着一  
個意外便恐怕是去  
如青鶴女孩兒的  
心眼到底  
細些  
未必叨擾  
要緊要緊宜乎世人  
富貴去求

可見人生

說道：「您看今天這雀兒粉搽得真好，胭脂打得也不濃不淡，你快些換好了衣服，陪着蔡大人談談。我去招呼他們湖水辦些點心來，轉身又跨出房去。蔡鏗忙攔住道：「天時不早了，下午我還有別的事，你不要招呼湖水辦點心，我就邀鳳姑娘去逛一逛，再回來罷。」老鴇兒忙站住道：「點心不用茶水總得喝一口的。」蔡鏗正待接說，瞥眼見小鳳仙丟了個眼色，便轉口道：「好好，咱們喝口茶走罷。」老鴇兒道：「對啦，我就叫他們湖水去夜晚。」我招呼廚房裏備辦幾樣小菜，等你倆回來喝酒罷。」嘴裏說着，就跨出房門去了。蔡鏗轉向小鳳仙道：「你快些換衣服罷。」小鳳仙低垂着臉兒，不作聲許久，又望着蔡鏗，默看了一會，纔走到櫥前，換了兩件簇新的衣服，隨便喝了兩口茶，攜手翩翩去了。車輪轆轤，香塵四飛，風馳電掣之間，俄頃就到了東安市場。那往來行路人，看他倆坐在這摩托車上，衣服粧飾都十分的鮮麗，擾得人眼花，有那不認識他倆的各人心裏都想道：「這又是那個富貴人家的一對，並蒂蓮打扮得這般好看，真好似剛從天上下來的樣兒，可把人愛煞了。」又有那認識小鳳仙的各人也暗自想道：「咦，這不是雲吉班裏的小鳳仙麼？平常也看不見他的影兒，今天接着這個熱客，真算是抖起來了，怪不得人。」



只要富貴  
雖密姐亦  
可令人羨  
慕的

雖是警世  
之言却把  
蔡松坡冤  
煞了

分明眼底  
人千里幾  
過榆前酒  
一盃此種  
滋味然受  
難受然受  
好受

小鳳仙實  
不使人疑  
心並且可  
使人銷魂  
也

說富貴姐的只要跑紅就可富貴的。更有那認識蔡鏐的都交頭接耳說道這不是經界。局總辦蔡大人麼。這人聽說很不愛玩笑的。怎麼今天也這般要骨頭了。這時路旁有人回答道。你莫相信他們做大人的那一派。假正經常言說得好官兒做得越大。心裏越想要錢。話兒越說得好聽。做出事來越難看。今兒這頭誰能照着說話去做。事。咱你一言我一語無非是評頭論脚。那知道葫蘆裏面藏得有絕大的戲法呢。再說車兒到了東安市場。迎面看見一番菜館。名叫迎春。豫蔡鏐便命司機人停住車。機便攙着小鳳仙。一直往迎春樓上走去。二人揀了一間避靜的坐位。隨意點了兩色西餐。借着叙了許多別離情。記者也不耐細說。談了半晌。蔡鏐見報時鐘已快到開車的時候。忙攙着小鳳仙出了迎春。豫打從東交民巷繞出水關。這水關乃是冷淡的所在。若不發生重大事。把關的人是不十分嚴禁。加着這時各省紛紛派代表請願政事堂。立法院都忙着開國民代表大會。所以防範也就疎懈了些。蔡鏐乘這機會去闖重圍。二人到了車站。正是賣票的時候。蔡鏐隱在一旁。小鳳仙前去買了車票。纔變雙步上月台。這時蔡鏐看着那遠近的风景。一草一木好像都含着有欣欣向榮的意思。不

一從二樣眼淚  
 從高人眼  
 中出則  
 有兩種滋  
 味英雄兒  
 女之見界  
 亦從此判  
 矣  
 傷心到極  
 處雖哭也  
 無淚小鳳  
 仙如此真  
 仙作寫真  
 虧得來入  
 讀之幾入  
 幻境流淚  
 到此得傷  
 心極矣

由得心花都開放了轉眼看見小鳳仙又把那滿眼的生色轉而歛住彷彿添出許多煩惱的意思只歎歎的望住小鳳仙小鳳仙這時心裏覺得有許多的話兒要囑咐蔡鏐直到開口的時節又說不出一句來雙眼瞅着蔡鏐彷彿有萬分的不如意因此轉眼去看別的所在但眼中所見的景况一草一木都好似自己樣兒都帶着有幾分愁慘之色默默歎想只願報時鐘慢慢兒走纔好誰知那報時鐘走得分外加快剛一轉眼車上已嗚嗚的吹了兩聲怨氣蔡鏐慌忙跳上車小鳳仙站在車牕外面握着蔡鏐的手勉強說了一聲你走罷那喉中好像有一團氣攔住再也接說不出來直到車輪已動小鳳仙纔撒下手兒歎歎望着車牕只覺眼眶兒辣得如針戳刺一般忙拿手絹兒去拭又沒有一點眼淚歎看到車兒飛入雲霧中猶覺有一方白手帕兒在雲霧裏招展定神細看乃是天外的飛鴻剛轉過身兒那眼睛裏冒了一股熱氣鼻尖上一酸淚珠兒忍不住的滾入懷中小鳳仙急忙拭着登車而歸準備去倚樓悵望了正是

細語密談爭戰事 斷腸隱痛別離情

評

男盜女娼。昔之罵人語也。然我以今之社會情狀衡之。不獨非罵人語。殆善頌善禱之辭也。今之衰。衰諸公無非是要發財耳。盜也。娼也。亦不過發財中之一種投機事業。

盜也者。要錢不要命。娼也者。要錢不要臉。今之衰。衰諸公何嘗要命。又何嘗要臉。特官其名而已。其實則盡盜與娼之伎倆也。盡盜與娼之行爲也。如其實而予之。以名不謂之盜與娼而不可得也。今之人日豔羨夫官而百出其途以求之。是所希冀者。以盜與娼之手段而發財而已。然則我以盜與娼者許其人。則不啻許其人有做官之資格與本領也。則如之何其非頌禱也。

袁世凱之疑蔡松坡也。爲其不肯安於做官也。松坡以毫無做官經驗之身。而欲釋其疑者。惟有嫖而已矣。蓋老袁所最相信者。男盜女娼之官是也。松坡既不能盜而猶幸而與娼相處。或者漸染娼氣。而有半個做官之資格矣乎。於是老袁乃釋其心中百分之二十五之疑。而松坡遁矣。

### ▲第三十九回 大皇帝秘室論時人 三太保勾欄探隱事

非有此等  
悲氣不能  
決心不能  
成事

無形幽囚  
比較有形  
幽囚尤苦  
能辨事者  
大多能解  
辨斯味

細心

話說蔡鏐、擺脫樊籠、振翻逸去。直把三四年來他胸中所悶的忿懣不平之氣全都付諸行雲沖霄而散。頓覺周身的血球之中一點一滴都嵌得有國仇兩個字。若說囚者脫幽乃是人生極大暢快事。但是蔡鏐的心理却與尋常人不同。他想來日大難這纔是發軔時候。因此他那意馬心猿反加上一重桎梏了。迨到天津之後。便在日本租界尋了一個醫院。名叫川崎。暫且住下。心想先寫一封信寄給小鳳仙。是怕他懷念征人的意思。剛拈起筆來。寫了鳳卿。次四個字。那手腕兒抖個不住。心坎裏也好像有許多話。不知從那一句下筆。默默想了半晌。總寫不了一個字。轉又將筆一扔道。我真是發了傻病啦。如今事還沒見着影兒。叫我說什麼話是好呢。若說平安罷。我雖脫難。又將走入險途。這般空套兒話。我也不情願寫的。倘若惹出是非來。還要連累他。那就不得了。再說我現在是挺身走險。身命尚不能自保。那能夠願得閒情呢。他也絕不能因這些小節兒見怪。我的想到這裏。就把筆墨收檢起來。暗忖道。待日後直搗黃龍。再與他相見罷。又過了四天。蔡鏐又想道。此時袁世凱縱不曉得我出京。那些犬牙狐爪不見我的影子。一定要生疑心的。我今住在這裏。不敢出大門一步。還不如囚在京城。

大有扶桑  
三島氣象  
松坡對之  
不知何處  
否及小鳳仙

裏一樣嗎。我又何必在這裏。默默的住着。咧。盤算許久。自言自語的點頭道。我就是這樣辦罷。便拈起筆來。揮了一封請病假。須往日本就醫的呈文。復又騰寫好了。忙到街市上。添置些須應用的衣履行囊。又打聽往日本行的郵船。可巧本日就是春陽丸啓程。蔡鐔默算開駛的時間。相距不滿一小時。正趕得及。慌忙回到川崎醫院。開消了一切。又把呈文寄了。信步兒踱到海濱。那春陽丸的汽笛已鳴。喚人岸畔。船頭站着許多。搯高警靴木屐長衫大袖婦人。往來好像些花蝴蝶。飛夾着許多短衣窄袖的小漢子。身體多半沒有五尺高。擡着幾根黃鬚鬚一對眼珠兒。灼灼似鼠目。各人手裏不是提着一根木棍兒。就是拿着一根長不滿三寸吸紙烟的旱烟袋。你望我一呵。腰我望你一點頭。笑嘻嘻擠眉札眼。都相對着吸冷氣。眼見那艤板抽起水手。忙着拖矛。船上漸漸的打慢輪汽笛。接續長鳴了。兩聲彷彿陽關三疊曲。只見岸上送行人。都揚着手腕。搖那手中白絹兒。飛得如雪片一般。放眼望去。若似都向着自己的轉瞬之際。已被烏濃濃的黑烟。遮掩住了。遙想袁世凱接着那一件呈文的時候。蔡鐔已乘風破浪。遠颺黃海之間。接說袁世凱看了蔡鐔那一篇呈文。半晌不作一聲。當時楊士琦阮忠樞

此所謂狗  
爪子也

只好如此  
說說

聽他的語  
意就知道  
他一肚皮  
牢騷  
真是候補

他的長子袁克定都在他身左右閒談那國民選舉的事見袁世凱看了這件呈文默  
默不語三人也都猜疑這封書裏必有蹊蹺按楊士琦阮忠樞二人尋常雖是聖眷優  
隆在袁世凱身旁無話不可以商量的然遇着袁世凱手裏新發現的事袁世凱若不  
先向他倆說明他倆是不敢先問的袁克定究竟有父子關係比較他倆親密一層但  
是遇着這些事也只能從旁敲幾下邊捶鼓却不敢直做打門磚見袁世凱看那呈文  
時他便湊近身旁袁世凱剛看完了袁克定只看着下款蔡鈞兩個字後見他老子這  
般臉色也就不敢作聲許久袁世凱笑了一笑道看他這套戲法怎樣的變癸丑的革  
命黨那般利害不滿兩月我就把他們掃平了還怕你嗎哼我早算定你是要作  
怪的這五十兩銀子一月的經界局實在是苦煞你了楊士琦阮忠樞二人聽了這句  
話纔明白是蔡鈞的事楊士琦忙說道怎麼蔡鈞他有這大的膽子敢在京城裏耍甚  
脾氣嗎袁世凱道他已跑出去了還是什麼京城裏京城外呢阮忠樞道這真是禿子  
跟着和尚跑有這樣的師傅就有這樣的弟子袁克定本着臉兒道他就跑出去一千  
個又算得什麼要緊到極端利害的行爲也不過跟着他的師傅腳跡走說幾句空話

太子的  
嘴不知道  
創舉難

恐怕你也  
沒有這大  
的本領

阮斗驥總  
算是梁任  
公知己

這段話雖  
是袁世凱  
推而度人  
然如其所  
不也者却

作幾篇文章學一個瘋狗亂吠幾聲罷了恐怕他未必有乃師那樣手筆阮忠樞纔要接說袁世凱忙向袁克定道你曉得什麼你們總以為梁啓超的一支筆利害我看是不值半文錢紙上花樣兒誰不會尋找好看的畫要說得出來做得出來纔算是利害手呢阮忠樞忙笑道聖上這句話說得真不錯梁啓超自從戊戌出亡後抱着一根毛錐子做了一二十年的臭文章說得天花亂墜只躲在黑地裏踢別人的疼孤拐就沒看見他自己做了一件正經事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莫要聽他滿嘴唱的愛國歌真若給他些特別好處包管他不拘什麼喪心的事都做得出來自然又轉出一番好聽的話說給人聽了臣看如他那樣人恐怕腦袋裏還洗不淨私利兩個字不過他的手段比別人高些要得比別人靈活些眼前教人看不出來久後狐狸尾巴還是要露出來的袁世凱拈着鬚鬚點了一點頭道你這話說得一些兒都不錯譬如現在反對我的人都罵我是強奸民意剝奪民權身想自己做大皇帝噯我笑這一般儂小子真是不識時務我不過心直口快放開手來實行罷那些嘴裏反對我心坎裏跟着我學的還不曉得有多少人呢一定要穿上龍袍纔能算是皇帝麼真如斗

阮鬚子的  
眼光到底  
太小

當國務總  
理者聽着  
必定有些  
點心

悔之晚矣

贈所說的話兒日久見人心包管正經人都粧不長久就要露出狐狸尾巴的楊士琦心裏急想探蔡鏗出京的消息聽袁世凱的話頭說岔了便兜轉話頭道蔡鏗這次不辭而去一定別有用意決不是因為醫病的阮忠樞道我看這都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厚臉皮他見咱們這時正要求人做事外交上又有些掣肘內政上又有些煩心他趁這個關頭就端起來架子偷向天津一跑照例請一個病假來挾制咱們以爲他是一個香荷包咱們辦事非他不可的咱們偏不去理會他看咱們可能辦得成這件事袁世凱又把腦袋點了兩點道斗瞻這番話我却不能駁你說錯了現在略爲拿着些兒權柄的人都學着些做姨太太的氣習不是請假就是偷跑好像姨太太們賭氣睡覺不吃飯的樣兒全用撒嬌手段來挾制人現已成一個牢不可破的秘法了但是蔡鏗這次偷跑決不是這般用意一定別有所圖的他的文章雖然做不過梁啟超他做事的手段却比梁啟超利害哦這也是怪我粗心若早些下了手那裏還嘔這口悶氣呢雖然以我現在的勢力決不怕他不過火頭挑了出來總有些兒討厭楊士琦阮忠樞袁克定三人聽袁世凱說出這番話大衆心裏都有些明白不由得漸漸把雙眉



爾者可謂  
得送螃蟹  
的老朋友  
麼必不做  
好事又是  
仁嗚宋教

早已別抱  
得再受他  
關道了個  
好東西  
自然要自  
己殘害自  
己殘妙

愁鎖起來停了一會。還是阮忠樞說道。他現在出了京城。近處想仍是躲在天津租界上。遠處必出不了日本東京。咱們只要有親信人。還可以追去下手的。袁世凱想了一刻。纔說道。只好做着看罷。又轉向袁克定道。芝泉的同鄉。那黃廷貴。可能招呼他去。一蹣。袁克定道。昨天已派他帶着四個人到南京去了。袁世凱道。就有這樣的巧事。又說道。吳鏡潭部下。聽說有一個人叫白福全。還有一個梁新懷。都很精明的。楊士琦忙搖頭道。不成不成。洪蔭之已帶往上海去。袁世凱頓時不悅道。他們都把略能做些兒事的人。分派出去。京城裏就不留兩個好手聽調遣嗎。蔭之也實在好擺虛架子。怨不得纔到上海。那上海各報。就把他照片登載出來呢。我以為他只要把蘇佩秋帶着去。就是他一個好內助。況且米占元還在上海。他手下有能僚的。狠多何必再成羣結隊的跑去呢。我看他真是越老辦事越糊塗。阮忠樞道。聖上可不必爲人才上着慮。臣以爲辦這些事。還是要本地人辦本地事。最相宜。因爲本地人對於本地的事。自然是熟習的。省却許多調查手續。中國之大。何地無才。臣時常揣度吾國人的手腕。多半都是做鬼事。狠有餘的。如這般事。只要先拍一個密電給楊以德。叫他派幾個人下手。還

恐怕自己  
都保不住

小風仙在  
所不免

應對入妙

費事嗎。再拍一密電給陸宗輿。叫他就近調查蔡鈞的蹤跡。一定可有確實報告。東京還有一個最精細的人。就是那包攬黨人自首組織籌安分會的蔣士立。委他代辦。也可以如願了。袁世凱忙道。不錯。蔣士立。我也聽哲子說過的。確是狠能辦事。此事一定是這樣辦罷。我看還有一個法子。凡蔡鈞尋常在京城裏所往來的地方。只要不在咱們這範圍以內的。所在何妨。無形中去調查他們的態度。稍有可疑。就通知宇澄鏡潭派人去搜檢。你們可與燕蓀哲子一夥人商量着辦。我就打電話知照宇澄鏡潭。一切聽你們秘密指揮就是了。楊士琦阮忠樞二人站起身來。答應兩個是字。見袁世凱沒有話說。這纔退出門檻兒。二人見天時不早。阮忠樞道。哎呀。咱們只顧着談話。午話恐怕還等着咱們上座。咧。楊士琦笑道。怪不得人說你們懷甯人。嘴巴裏總歡喜拾便宜。像這般謝客的酒。還不肯白放過一頓。麼。阮忠樞道。你莫要敵着嘴巴。竿我涇州城的土氣。未必都被大水洗淨了。我那裏是貪圖他那些嘴頭食。我想今晚哲子燕蓀幾個人一定都在座的。咱們何妨去當着大眾。把這車兒廣佈了好分頭去辦。省得咱們又學游方和尚。四處去撞鐘了。楊士琦道。好吃人說話。偏偏要比平常人說得好聽些。

大失所望  
蔡松坡真  
害人不淺

畢竟梁士  
詒利害  
果然想到  
了小鳳仙

莫要再如  
前次撞木  
鐘兒  
譬如打一  
個茶圍

你也莫要在癩和尚臉上去裝金。人生只爲着一張嘴。咱們還是吃的事兒。要緊說說笑笑。已出了總統府。各自上了車兒。一直向夏壽田寓所而來。到了夏寓。誰知堂上的筵席。橫陳豎列。都吃得杯盤狼籍。他倆一見。只好把五臟神拘禁起來。頓變了一副怪樣兒。半吞半吐。把蔡鏗出京的事。敘了出來。前回曾略敘過。記者這一隻禿筆。也不掉轉去說回頭話了。接說梁士詒。楊度。顧鰲。施愚。幾個人。聽說這一番話。不由得臉上都有些兒發怔。彼此相對着不作聲。當時李雙和雖說了那幾句。梁士詒便冷笑了一笑道。蔡松坡。他那裏是一走就算了。的。我看咱們要留些兒神。纔是。咧。楊度接着道。我想他這時候。一定走不遠。總是在天津。日本這兩個所在。小鳳仙。天天同他親熱得好。像同長着一個腦袋。他一定曉得蔡松坡的蹤跡。與他出京的情形。在京裏的舉動。咱們何妨到他家裏。打聽打聽。去纔好。下手對待他。楊士琦道。今上也是這個意思。命我倆來與你們商量。四方去調查他常往來的所在。只要查出有可疑的事。就招呼步兵統領。或是警察總廳。派人去搜檢。今上已密諭。宇澄與鏡潭了。孫毓筠。劉師培。嚴復。三人忙拍手道。這個法兒最妙。今晚很早。咱們何妨就到雲吉班裏去。咧。梁士詒聽着。只把

何妨小試  
怕人笑些  
什麼

不知道誰  
是謀爲不  
軌

話雖狂妄  
却是真情  
早已水火

腦袋瓜子搖個不住。臉上早擺出不贊許的樣兒。楊士琦一眼看見了，趕忙轉過臉來。詢問梁士詒道：「燕孫，你難道不贊成這樣的辦麼？」梁士詒在鼻孔裏哼了兩聲，慢慢的說道：「我看你們這些書獃子，盡說些屋裏先生的話，教我怎樣能贊許？」梁士詒向來是恃才傲衆，對着一般同僚，不情願在別人嘴角下稱諾。道是：「的大衆聽他說了這句話，那尋常佩服他的人都睜起兩隻眼珠兒，望着他，聽他發揮什麼新奇議論，尋常忌刻他的人都淡淡把鼻尖兒縱了兩縱，臉上現出老大不樂聽他說的樣兒。只有楊度聽了這一句話，心坎裏好似刀戳的一般，真想掄起拳頭劈臉去搯他一下，又恐怕被反對黨知道了，笑他們同室操戈，只好忍住一口氣，硬撐着一副笑臉，兒道：「你說咱們是書獃子，你又有什麼妙法呢？若不在這些地方去調查，難道他尋常的心事還是肯同我輩訴說麼？難道他那謀爲不軌的團體裏，咱們還得走進去半步嗎？」梁士詒笑道：「好……好……你去調查調查，看我恐怕等到蔡松坡轉到北京來的時候，你還調查不出他是怎樣出城的。」咧這時楊度分外氣得心慌，正要接着辨駁，阮忠樞、楊士琦、袁乃寬、施愚、汪有齡五人見他倆臉上顏色，却有些兒不對，恐怕二人鬧翻了，眼見有

不問燒那裏，全得住。想必又是想吃。

恐怕遲了。

阮驢子真會燒人，嚴幾道也善於調笑，做什麼。

既好吃又好，類宜乎是圓海之。

許多事就不好辦。大眾便岔開道：你倆到底，是兩個大參政。因為一個蔡松坡，就這般討論起來，真算是不憚煩了。梁士詒、楊度二人見他們說了這番話，也都明白他們的用意，各自就乘勢兒收住話頭。又閒坐了一刻，阮忠樞忽向梁士詒道：「燕蓀，我還有一句話兒，與你談談。」梁士詒便起身，跟着阮忠樞走下台階，尋找東廊一個小花廳裏。二人嘖咕嘖咕說了許久，仍回到客堂。只聽梁士詒走着說道：「是這樣辦法。妥當是這樣辦法。妥當。這時夏壽田道：『你們閒開了半天，老斗與杏城兩人恐怕還是餓着肚皮罷。』阮忠樞笑道：『是要來討你些兒殘羹剩飯吃的。』顧熬笑道：『你來遲了，咱們還莫罰你。你反來說俏皮話。』阮忠樞道：『我狠情願你罰我的，你罰我，吃些什麼。』擇一個日子，我一定到嚴復笑道：『秀才們聞見請如奉了將軍令，想老斗已把這兩句當做聖諭，廣訓誦讀爛了。』楊士琦哼了一聲道：『你問他趕來做……』阮忠樞忙矇了楊士琦一眼。楊士琦也不好再說下去。那時棹上的杯筷已從新安置，接着羅列八色精緻的便菜。夏壽田忙陪着他倆胡亂用罷。天色已不早，阮忠樞便向楊度說道：『雲吉班裏，咱們明天去罷。』楊度還未及開口，施愚忙笑着道：『只要把肚皮混飽別的事兒，自然不問了。』阮忠樞忙轉

子孫  
小心要遭  
李香君白  
眼

道真是醜  
鬼遇醜鬼  
恭喜發財

未進連環  
套先看了  
一齣花鼓

簡得好

口道走……走……到這地方去調查秘密還不是一件美差麼又指着施愚道就是不帶你去梁士詒楊度二人都說道好了莫要閒扯啦雲吉班裏還是明天去罷天時不早客去主人安午詒今日也忙壞了咱們早些散罷大衆見他倆都這般說於是各自自喚各自的隨使招呼去備車紛紛而散次日阮忠樞約了楊度顧鰲二人駕了一乘摩托車一直飛奔到雲吉班天時晌午剛進大門可巧遇見那老鴇兒那老鴇兒一見他三人進來忙把兩眼一眯嘴唇皮兒一扯滿臉上堆下笑來道哎唷楊大人顧大人今天刮的甚麼風兒把你這三尊佛爺刮來了怪不得今早有一個喜雀兒向着我叫剛纔我沏了一碗水碗裏直站着三匹茶葉棒兒團團的亂轉我就算一定有貴客臨門的說着忙把兩隻袖兒一揣站穩了一雙連刀脚擺開兩隻水桶似的褲腿兒向着楊度顧鰲阮忠樞三人面前逐次的蹬了一蹬阮忠樞道鳳姑娘在家麼老鴇兒道哎唷再也不要說啦他這幾天不知得了什麼毛病皺着兩條眉毛水也懶得吃一口楊度聽說淡淡的答道哦……他病了老鴇兒又跟在他三人身後走着說道你老們可曉得蔡大人往那裏去啦阮忠樞聽老鴇兒說了這句話乘機用一個單刀直入的

接得也妙

大喊一聲  
早把蔡松  
坡拋出九  
霄雲外矣

病歎愁歎  
松坡而外  
恐無一人  
知者

老鴛兒站  
在阮忠樞  
身前分外  
的好看

非如此那  
顯得他們  
是福爾摩  
師

法兒笑向老鴛兒道。蔡大人往那裏去。你們還不知道嗎。老鴛兒纔要接說。已走到小鳳仙房門。老鴛兒忙挑起門簾道。你老們請進房。坐着說罷。又放開了喇叭。嚙子向房裏喊道。招呼鳳姑娘接客。轉臉又向堂外喊道。你們湖水辦點心呀。喊罷。又跟着楊度。顧鰲。阮忠樞三人進了房。這時小鳳仙雲鬢蓬鬆。殘脂狼籍。穿着一件半舊的狐狍皮襖。好像有些小病傭粧的樣兒。臉上的豐采。雖然覺得消瘦些。但是他那一種神態。從愁病之中托出來。覺得比平常分外。嬌媚懶懶的。望着他三人。點了一點頭。大眾這纔坐下。老鴛兒還站在阮忠樞身前。說道。阮大人說話真有趣。蔡老隔了總有五六天沒來啦。我還記得那天是禮拜。他來帶着我。家鳳姑娘去逛了一趟。東安市場。累我辦了兩樣菜。等他回來。吃晚飯。直等到三更也沒見他的影子。就自那一天。他就沒來了。顧鰲聽着想道。哼……星期那一天……不錯……是的。楊度也點頭道。不錯。阮忠樞這時歪着腦袋。也說道。哼……對呀。他三人鬧了這一套沒頭沒尾的話。只把老鴛兒鬧得眼珠發直。不知他三人耍的是什麼戲法。只有小鳳仙心裏明白。聽他的鴛母說去逛東安市場的事。心裏只管發急。生怕要說出什麼是非。又不敢使眼色叫他鴛母。

莫說只好歎歎的望着他。搗母。咕呱。咕呱的說。後來看見楊度。顧鰲。阮忠樞。這般神色。就曉得他們的來意不佳。心裏暗想道。他三人若要問我。我倒真是要留神些。好在我這裏藏的信件。他都帶走了。就是他三人要搜檢。我也是不怕的。主意打定。反覺得自己的氣壯起來。看官若問楊度。顧鰲。阮忠樞三人。問小鳳仙些什麼話。請耐心接看。下回正是。

任爾萬能終失算 仗卿數語可排紛

評

松坡已走矣。探之何益於事。然而三位太保。如此之不辭勞苦者。無非想探着點點消息。到老袁面前去獻一箇殷勤耳。做官者之不敢逸豫。有如此哉。

蔡松坡說走便走。無罣無礙。畢竟是一個好男兒。小鳳仙雖依依戀着兒女情。而當密謀時。猶能做到一捨字。且能密助松坡脫險。非小鳳仙生來有丈夫氣。蓋與大丈夫所夕相處。氣習上所感化耳。君子擇交。洵爲修身之本。今而後小鳳仙受弟不淺矣。



袁世凱聞蔡松坡逸去也。疑而不驚。可見其爲人並不利害。袁克定聞蔡松坡逸去也。反以爲快。直似做現成事者之太子比較。秦二世高不逾一籌耳。

阮鬍子楊杏城楊哲子輩雖能見事終脫不了書生之臭皮囊。所利害者只有梁士詒一人宜乎睥睨一切。彼李燮和直飯桶耳。

逃去一大將軍無法偵察。反去偵探。窺姐之小鳳仙此策之至下者也。而楊度阮鬍子力爭往探。想是以做官之心理揣度窺姐。或可以勢力得其真象。烏乎小鳳仙對於蔡松坡既以心交。必不爲若輩所動。可見窺姐人格仍高於大人老爺一籌。若輩用心太蠢。何怪梁士詒從旁好笑。

#### ▲第四十回 小姑娘舌戰三太保 老鴇母瞎罵大將軍

話說楊度顧熬阮忠樞三人聽老鴇兒說逛東安市場的事。計算那天日子正是他們見着蔡鈞的第二天。此後就沒見蔡鈞了。所以你也說是的。他也說不錯。三人想着顧熬猛向小鳳仙道。你送他上火車的罷。誰知小鳳仙這時心裏早把主意拿定了。聽顧

問得奇特

到跑不得  
不用些兒  
米湯斯乃  
小鳳仙之  
慧心亦小  
鳳仙之苦  
心也  
答得尤妙  
又加上一  
套連錢

說來毛骨  
悚然

熬說完。便把兩眼斜睨着顧熬。不慌不忙的說道：「你老說我送誰上火車呀？顧熬被他這一問，反半晌回答不出來，暗自忖道：「看不出這個小丫頭却狠利害的，我再頂他一句，看他怎樣回答。」便說道：「哎，這還粧些什麼愁，蔡松坡不是你送上車的嗎？還有，人看見你送他上車，偷眼淚的呢？老鴇兒聽了這番話，轉翻起兩隻白菓眼，狠狠的盯着小鳳仙，心裏怪他不應該把這個闊老送走了，回來瞞着他的那曉得，個中底蘊，是兩相舌戰呢。小鳳仙究竟是一個聰明女子，聽顧熬的話，音越逼越緊，仍是不動聲色，反嘻嘻的望着顧熬，笑了兩笑道：「你們三位大人，還是來這裏閒逛逛的呀？還是替別人做偵探的呀？這時在坐的人，聽着好像小鳳仙說的話，是從天外飛來，簡直支離得沒有影兒了。那老鴇兒越聽越不明白，早已攢進了悶葫蘆。就是楊度、顧熬、阮忠樞，三人心裏也都有些詫異，各自忖道：「難道他直說咱們替今上做偵探麼？這個小丫頭的膽子也真不小啦。」阮忠樞又想到：「我却要問他一個究竟。」便笑道：「鳳姑娘，你說咱們替誰做偵探呀？」小鳳仙笑道：「哎，您老們真會紙愁，咱們富窰姐的雖然沒有什麼大見識，這些顏色、這些言語，還看得出來的。實對您老們說了罷，這幾套戲法，咱們富窰姐

倒底大人  
還不及窰  
姐

顧巨六當  
退避三舍

一語兩兩  
頭門信嘴

的都要厭。噫。您老們還當着是秘傳。這不是孔夫子門前賣孝。經魯班的面前。要斧頭的。您老們說兩句實在話。可別要鬧着頑。罷說着。又笑嘻嘻的斜睨了他三人。幾眼楊度。顧鰲。阮忠樞三人。被小鳳仙。糊裏糊塗說了這套話。反有些兒不好意思起來。雖然他三人在政治上的魔力。却狠不小。但是在秦樓楚館之中。與一個十幾歲的小窰姐。鬥舌頭。又不好擺什麼參政內史的威風。只好忍耐着性子。慢慢來盤問他小鳳仙。見他三人臉上。都有些泛紅色。又逼近一步。指着他三人說道。噫。賊人膽下虛。您老們自己照一照鏡子。看臉色都紅了。這該不是我說冤枉話罷。說完。又拍着手兒笑了一陣。楊度便暗忖道。這個小妞真狡猾。咱們是來盤問他。今被他盤住。要笑了半天。這不是一個笑話嗎。怨不得人說跟着窰姐學三年。做官纔算是好手呢。我絕不能輕鬆就饒了他的。便道。我問你。蔡松坡到底是往那裏去了。小鳳仙仍是笑嘻嘻的。道。楊老。你真會問我。您老們都是替蔡老做偵探來的。還要攔住兩隻耳朵。粧糊塗麼。蔡老他往那裏走。啣還不是躲在他的情人小寶玉家裏。過快日子了。這件事。我媽的面前。我都莫說。過怕他聽着生氣。今天您老們逼着我。我也不得不說穿了。總是怪我的命苦。爹。

批來恍如  
眞事  
這是罵誰  
三個太保  
對之不知  
可臉紅耳  
赤否

恐怕有些  
兒冤枉

娘生了我爲什麼叫我吃這一碗窩姐飯的吃了這碗倒頭飯是應該要受人家騙着  
頑的您老們莫要見怪我早就曉得做大人的沒有一個好東西看待咱們窩姐如看  
待上司一樣兒想着咱們比什麼東西還聽話些眞是叫他跪到五更天的床踏板他  
不敢四更四點就爬起若是不愛咱們呀任你至好交情他一脚就把人踢開再也不  
來看一眼的我所以本不情願結交熱客無奈我媽他總罵我是死人我想吃了這一  
碗飯也是不能太看清了所以纔結交了他我也不會說冤枉話他初結交我實在待  
我是很好的後來他又結交什麼小寶玉漸漸就棄舊迎新不常到我這裏來就是一  
半天來走一蹣也坐不了三分鐘臉色都含着有些狠勉強的意味我的性子却也是  
不好那能看他那樣的臉色呢說着又想了一會道是一個禮拜日他來了我實在氣  
悶不過就同他鬥了兩句他一氣跑出去就歇了三天不來我這裏一蹣第四天是他  
用的一個家人來偵探我的意思說的幾句話也是同顧爺說的話一樣他問我主人  
往那裏去了我自然回他說不曉得他也是說有人看見我送他上車的這句話眞裁  
得我有嘴難分辨呢我又恐怕他是眞走了累我狐疑了一天老大的放心不下禮拜

扯得有頭  
有尾怎怪  
三個太保  
不墜落法  
術中

一陣退堂  
鼓打得人  
頭昏

這一證真  
幫助小鳳  
仙不淺

六他忽然跑來反把我嚇了一跳。後來他纔對我說是暗派他的家人來偵探我的心。自那我就想着他用心太深了。又不是我結交什麼情人。淡視他的乃是他棄舊迎新。冷淡了我。他還要做出圈套兒來試我的心。他的小心眼兒罷。禮拜那一天。他跑來邀我去逛東安市場。是我的嘴巴愛說話。在迎春豫說了他兩句。誰知他一去不來。啦。累着媽辦了幾樣菜。老大等了他半夜。總沒看見他的人影兒。今天又請他老們來。要這一套。我可不受他騙。嘍。請您老們轉對他說罷。他也不必。要這一套。從今以後。他伴着他的情人。我做我的買賣。誰也不要希罕。誰清清白白。藍線。咱們從此撒開手。我也狠曉得。蔡大人是難伺候的了。說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流個不住。老鴇兒聽了這番話。也當做是一片真情。便站在一旁。點頭簸腦的說道。怨不得前幾天。看着你倆。見了面。不是他對着你賭氣。就是你對着他流眼淚。我還不知道。你倆還有這一段事。哎呀。要依我評斷。總怪我家鳳姑娘不好。咱們吃了這一行飯。就得要忍耐。着性兒睡到客人懷裏打滾的你。一不是與他齊眉舉案的夫妻。二不是他的捧鑿侍硯姨太太。你不過是一顆河邊的柳路旁的桃。在露水裏面陪着大老們開頑笑。那能就與

這話話雖  
然是照例  
的熱米湯  
而在此處  
小鳳仙不  
真受益不  
小矣

這話話關  
得利害

這蓋得天  
衣無縫

他老要性子呢。又向楊度顧鰲阮忠樞三人道。您老們莫要見怪。我家鳳仙他是小孩兒脾氣。你老們千萬莫要對蔡老說。蔡老他現在什麼小寶玉那裏。我也不好去的。請您老們揜一個口信。說鳳仙怪牽記他的。請他老得閒來走走。他老做大事的人。這些小事還有什麼擔待不過去的嗎。他母女兩人一個是明敲一個是暗打。一個是假托一個是真求。冷一句熱一句七嘴八舌連哭帶笑。把這三個太保早裏到五里霧中。各自心裏都暗忖道。看他母女說得怪可憐的。想是松坡走了。他們還不知道呢。阮忠樞向那老鵝兒道。你不會派人往他公館裏去找麼。老鵝兒搖頭道。再也不要提起。我派人去了三四趟。不但沒見着蔡老的人影子。連常跟他來的管家也不見了。顧鰲又向小鳳仙道。咱們也明白了。我三人並不是替他做偵探來的。你可曉得小寶玉是那個班裏的姑娘。這一問却把小鳳仙問住了。幸而小鳳仙的靈機狠活動。眼珠兒一轉。便向顧鰲說道。聽說並沒掛牌子。是一個半掩門。我問了他幾次。他總是不對我說。實話想必是他做了這一件缺德的事兒。不肯同我說。啦。楊度忙接着道。你說他做這件事兒缺德呀。哼。哼。他做的缺德事。比這還大得多呢。小鳳仙一聽。故作驚慌的樣兒。忙

專門在情  
人上注意  
妙人注意  
老鴿兒哀  
求得妙哀  
小鳳仙哀  
求得尤妙

兒的是傻孩  
兒口吻

罵得有趣  
當時就改  
了稱呼勢  
可與大人  
利害相與  
老爺相等  
鴿兒這能  
看相以小  
鬍子斷人  
吉因真算  
得天開異

問道。難道說。他還有別的情人。嗎。顧鰲阮忠樞。接着道。這事告訴你們。你們也是不懂。  
的老鴿兒。一聽。分外着慌。道。想是他又闖了什麼禍事。好大人快說給咱們聽。一聽。咱  
們也好打一個主意。去防備他。說着。兩隻眼珠兒。裏好似洒葦荳的一股撲簌簌的亂  
滾。雙手合攏。向着三個太保。連連作揖。道。您老們做做好事罷。小鳳仙也夾在裏面。央  
求楊度。便道。他是不會再來了。實對你們說罷。他那裏是迷着什麼小寶玉什麼小寶  
珠。他早已跑出京城去。造反了。小鳳仙聽說。仍是粧做那半愁半怒的樣兒。道。他有這  
大的膽子。嗎。老鴿兒不待楊度開口。忙接着道。傻孩子。你總是將人心比做自己的心。  
只要你看上眼的人。就把他當做活神仙。如今這頭衣冠禽獸。人面獸心的大老  
爺。多得狠呢。那姓蔡的。當初纔跑咱們院子時。節我一眼。看見他年紀輕輕的。撒着兩  
根小鬍子。就曉得他不是一個好人。果然不出我所料。不久就抄了家。你偏要說他是  
什麼冤枉。什麼大總統也給他道不是了。如今你看他果然變了一個強盜兒。要造反  
啦。他們三位大人。天天是同他走一條道兒的。天天是見大總統的說的話兒。還能錯  
嗎。小鳳仙被他鴿母說得笑。又不是氣。又不是只得低着頭不作一聲。老鴿兒又說道。

可憐也不  
去淘水辦  
點心了  
果然不出  
財神爺所  
料  
又要獻醜  
了

但願他不來纔好。他若再來就莫怪我不給他臉子。非要把他罵出去不結轉。又向楊度道：費您老們心施一線之德。千萬不要說那姓蔡的在咱們院子裏逛。倘若開了出去。說咱們這院子是賊窩。可就駝不了啦。嘴巴裏說着兩條腿。只管向着他三人蹬了幾蹬。小鳳仙趁勢也跟着他。搗母的腔兒。向三個太保歪纏了一套。楊度顧熬阮忠樞三人。見他母子這般景况。也就把偵探蔡鏗的心思。置之腦後。又閒談一會。三人纔散去。由是老鴇兒把一張老鴇嘴巴。就掛在小鳳仙身上。閒着就呱呱的罵蔡鏗。這且不表。再說楊度顧熬阮忠樞三人。出了雲吉班。一同又到顧熬的寓所。這時楊度心裏怯記着選舉票與那一篇請願文的事。匆匆就辭了阮忠樞顧熬二人。叫了一乘膠皮車。回到自己寓所。阮忠樞也坐不多會。便向顧熬道：你沒有事嗎？咱們何妨到燕蓀家裏去坐坐。看他那國民代表大會組織得怎麼樣了。顧熬忙起身道：我也是要到他家裏去的。二人說着。便乘坐剛到雲吉班那乘摩托車。直飛往甘石橋。到了梁寓。二人便跳下車兒。一直擺搖進去。因他們朝夕相見的朋友。那門前的一番傳達手續。早已闕免。三人見面。梁士詒劈頭就問道：你倆怎到這時候纔來呀？阮忠樞忙笑道：我倆同替



冷得有味

飽知如此  
何必自己  
亂給入做  
狗呢  
罵得妙答  
得尤妙

昧心之言

大財神總  
不能脫盡  
酸味兒

子。到。小。鳳。仙。班。裏。去。的。梁。士。詒。聽。說。這。句。話。便。把。眼。珠。兒。一。轉。慢。慢。的。應。道。哦……轉  
又。向。着。阮。忠。樞。笑。道。一。定。是。探。得。什。麼。好。消。息。來。了。顧。鰲。忙。說。道。莫。說。這。事。罷。咱。們。總  
算。吃。了。哲。子。的。虧。白。跑。了。一。趟。阮。忠。樞。接。着。道。噢。聽。小。鳳。仙。他。母。女。的。口。音。也。是。同。咱  
們。一。樣。的。松。坡。這。個。小。子。實。在。真。有。能。條。我。看。這。件。事。若。在。京。城。調。查。狠。有。些。費。事。梁  
士。詒。聽。着。也。不。言。語。停。了。半。晌。纔。冷。冷。的。說。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阮。忠。樞。顧。鰲  
聽。他。說。這。句。話。也。明。白。是。俏。皮。他。倆。的。不。由。得。臉。色。一。紅。顧。鰲。道。好。端。端。長。就。一。個。人  
形。怎。麼。學。着。說。鬼。話。半。陰。半。陽。的。想。必。又。是。把。婆。婆。經。念。熟。了。梁。士。詒。笑。道。別。人。既。做  
得。鬼。事。咱。們。就。說。不。得。鬼。話。麼。阮。忠。樞。笑。道。誰。人。去。做。鬼。事。呀。蔡。松。坡。他。纔。做。了。鬼。事  
與。咱。們。什。麼。相。干。你。又。扯。着。葫。蘆。掛。着。瓢。來。說。現。成。話。罷。梁。士。詒。又。笑。道。自。己。專。尋。找  
鬼。事。做。還。怨。別。人。說。鬼。話。咧。我。且。問。你。你。倆。要。摸。着。心。說。話。不。許。味。良。的。你。們。三。人。一  
早。跑。到。雲。吉。班。去。偵。探。松。坡。的。事。當。真。是。這。麼。熱。心。嗎。平。常。辦。別。的。事。也。沒。見。你。們。去  
得。這。般。快。的。還。不。是。借。着。一。個。好。題。目。去。向。小。鳳。仙。開。一。開。頑。笑。罷。了。還。要。到。我。這。裏  
來。拉。門。面。咧。顧。鰲。忙。道。你。果。真。這。樣。的。生。疑。心。可。是。你。眼。皮。兒。太。淺。了。小。鳳。仙。他。又。不

說得名正  
言順可惜  
做官的人  
礙着刺心

我也罵他  
該死

已往事從  
際士給口  
中補叙前  
可憫照既  
文又顯得  
蔡松坡利  
害作者之  
筆精細如

是西子太真人間的絕色。就算他是西子太真。既當了窈窕。咱們飛一張條子。還叫他  
不來嗎。平常他那院子裏。松坡既去得。咱們就去不得嗎。慢說他並未嫁了松坡。就是  
嫁了松坡。松坡現在偷跑了。我去逛兩趟。在咱們這官場裏。也算不了什麼。又何必打  
着這一塊好招牌去開心呢。梁士詒忙道。你們當真去調查的麼。阮忠樞顧鰲二人同  
說道。誰來騙你。梁士詒道。更外該死。阮忠樞顧鰲二人聽了這句話。又摸不着頭腦。只  
歎歎坐着發怔。梁士詒又道。昨晚我就說過了。哲子還不服氣。要來爭辨。你倆想一想。  
蔡松坡平常既能不露聲色。和咱們這一團裏熱鬧打破咱們的疑團。手段就算不  
小。又能說去就去。走得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次是一定有大作爲的。他既有這大的深  
心。平常做事一定無處沒有用意的。我想他夫妻反目的時候。與他夫人說要離婚。直  
逼他夫人回家去。就是想脫樊籠了。由此推看他沉醉烟花。末嘗不是借着小鳳仙身  
兒做咱們的槍靶子。又做自己的護身符。他尋常秘密作爲。決不叫小鳳仙知道的。再  
進一步說罷。就是他事事都與小鳳仙商量。小鳳仙乃是與他密謀的同志。照這般看  
起來。小鳳仙的知識手段。一定與他高下相等了。蔡松坡既走得這般秘密。小鳳仙豈

大財神有此眼光所以把個大皇帝當做大元寶要得亂

故作難辦  
本願得出現  
何獨是現  
在此呢  
如此總能  
夠受你左  
右頑要

肯容易把實話向你倆說了麼。天下事知己知彼纔可以百戰百勝。你倆只在一方面設想就興高采烈跑了。去這不是自己去尋找釘子碰麼。這一番話把阮忠樞顧熬二人說得閉口無言。各自心裏都想道。他是比咱們利害些。又停了一會。梁士詒笑道。我看你們三位大人還是做內史的去。做內史當參政的去。當參政靠着筆頭兒揮一篇虛文。嘴巴上說兩句空話。還成斗膽說一句不見怪的話。連我在內決不是學福爾摩師的材料。這等事是要退讓洪蔭之一步。雖然隔鍋飯。嗅着是狼香。要想爬在嘴巴裏。是很不容易的呢。顧熬忙道。好了罷。好了罷。一棒不要緊的事兒。到你嘴裏就呱呱啦。說個不住。也不怕把舌頭尖兒嚼爛了。我且問你。現在國民代表大會進行得怎麼樣了。選舉可能有定期麼。梁士詒道。你真會說輕巧話。天下事就這樣的容易辦嗎。轉又說道。我這兩天正在辦這個事。好在這裏也。沒有外人。咱們弟兄們閒扯兩句。也不要緊。我這一次真是光着腦袋自己情願往棗樹林裏跑。的你想那國民代表大會的會長完全是一個泥塑的。不倒翁。全靠別人扶着。捧着自己。向來是一個站不住的泥菩薩。那兩個副會長呢。恰好是泥菩薩的兩隻耳朵。也只好擺一擺樣兒。如這古

這纔算得  
可以養  
的功狗

儼然自己  
了要居第一

所辦只要  
有頭權不  
必說公理

原來如此  
大皇帝也  
傳入聖了

今未有中外難見的全國大會他們那能撐得起。我也並不是要自尋苦惱。不過看他三人雖然不能辦事。倒也狠肯聽人的話。剛說到這一句。忽聽後房裏噹噹電鈴響了一陣。梁士詒趕忙跑進後房。接了電話。纔出來說道。府裏今天又要開什麼會議了。阮忠樞道。你那一段話。還沒有說完呢。梁士詒接着道。他們並且還不敢專權。也狠肯任咱們擺弄。我所以情願來幫助他們。哲子。他只能說空話。自以為是。首倡籌安會。就算得開國第一個大功臣。要曉得這事。並不論早遲定功。是要論實力定功的。何以各省將軍。並未見十分鼓吹。一個個早在將軍頭上加字眼呢。咱們手裏既沒有兵權。就只得在財政上。或是金融上。佔幾分實力。纔站得住腳根。我早對他說了好幾次。他總以為自己是一個大頭腦。咱們都是他的附屬品。遇事不聽人話。遇事自己專權。我實在老大的不高興。如今辦這樣的事。那裏說得到名正言順。嗎。今上他借着民意。做大皇帝。咱們借着大皇帝。耍戲法罷了。人說咱們被今上用。我還說今上是被咱們擺弄的呢。翻了毛。就是今上。他還要退讓咱們一步。誰人肯在老二腳底下稱老三。咧。我總覺得哲子的奴性未脫盡。不知道自己是本位。現在做事。誰肯不先圖私利。一味給別

其渺真不  
小者來若  
不是袁氏  
的笨狗乃  
是袁氏的  
冤家

接非治人  
乃是福人  
此所謂中  
國之法律  
也

人做嫁衣呀。我因此看透他。咱們是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出全力把這國民代表大會辦好了。將來三句話說不合攏。自然暗中有一部分人向着咱們的。現在會裏大局總算辦停當了。就是各省選舉代表手續上。狠有些兒鬧不清紛紛來電詰問。都說若依照組織法的條文實施。求手續上完全恐怕不能達圓滿目的。欲求圓滿。想望又不能遵照組織法上的手續。他們就不明白中國人做事。照例是把約法丟在一旁去做事。尋常定的約法。那是門面文章。只能給外人看。不是準備去實施的。怪不得外人笑咱們人民的程度低。連這些兒手腕都不曉得變化。我所以接着擬了幾個電報稿兒。准備咱們大家商量。密電各省去說時。便到後房裏拿了兩張紙稿兒。分給阮忠樞顧鰲二人看。

### 第一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密關於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應行解決各條。分別解釋。電達在案。查此次國民代表大會之設。係以決定國體事件。求全國國民正式之贊同。不特對內應然。且含有對外之關係。故辦理此事。應依照法文切實舉辦。更

應於執行法律之中。復濟之以無窮之運用。始不爲國家前途稍留遺憾。中外觀聽。視此一舉。竊願與監督諸公共任其難。本局曾於佳電。將應用要著密電奉聞。計達尊覽。茲復將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中有關運用各條。再分別密陳之。(一) 本法第一條所稱國體請願事件。以國民代表大會決定之等語。查此次國體請願。其請願書不下百起。請願人遍於全國。已足徵國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謂以國民代表大會決定云者。不過取正式之贊同。更無研究之隙地。將來投票決定。必須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張改爲君憲國體。而非以共和君主兩種主義。聽國民選擇自由。故於選舉投票之前。應由貴監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種民意之人。先事預備。並多方設法。使於投票時。得以當選。庶將來決定投票。不致參差。(二) 本法第二條國民代表。以記名單名投票法選舉之。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爲當選等語。查此項代表。雖由各選舉人選出。而實則先由貴監督認定。本條取記名單名主義。既以防選舉人之支吾。且以重選舉人之責任。惟既取比較多數。當選主義。則必須先事籌維。貴監督應於投票之先。將所有選舉人。就其所便分

爲若干部分。隨將預擬之被選舉人。按各部分。一分配之。何部分選舉。何人歸何部分選舉。均各於事前支配妥協。各專責成。更於投票時。派員監視。更分別密列一單。密令照選。庶當選者不致出我範圍。(三)本法第四條各省各特別行政區域之代表。由國民會議各縣選舉會。初選當選之覆選選舉人。及有覆選被選資格者。選舉之等語。查本條所稱覆選選舉人。與覆選被選資格。實係兩種資格。並非謂一人須兼有此兩條件。本局曾於另電解釋在案。本局之規定。其精神亦係爲各監督留伸縮之微權。如果選舉人報到甚少。不足以昭示大公。則由貴監督自行遴選。合於覆選被選資格之人。以充其數。庶決定投票日期。不致多所爲難。(四)本法第十一條所稱屆選舉日期。就報到之選舉人。由監督召集之舉行選舉等語。查本條之規定。係因此次決定國體。事關國家大計。初選舉行。以後即不可過爲遲延。故屆選舉日期。只就報到之選舉人召集投票。而不爲員額之限制。且各選舉人人數過少。各監督尙可援本法第十條後段之規定。以增其額數。惟形式上。必須力求普遍。庶與此次設立國民代表大會之真意相符。(五)

（本法第十二條選舉國民代表日期由各監督定之等語。查此項選舉必須運動成熟而後可以舉行預定時期反多窒礙故由各監督自定以期伸縮自如惟此項選舉事關國本不能不力取整齊若各省日期過於懸絕不特將來代行立法院咨行投票難於彙綜而全國各地參差不齊亦不足以聿新觀聽應請貴監督將辦理此事情形隨時電知本局以便通盤籌酌免誤事機特此電聞即希查照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

## 第二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暨華密參政院自接各省公民三次請願及各軍政界促進之電現正提議另組公民大會即在各省會地點開會表決以期速定大計惟組織之方法雖由參政院議定而組織之精神則在各監督長官有以操縱而利用之此項公民每縣擬公推一人能於在省各機關中挑選此項人員庶不至於誤會意旨務乞早日注意遴委妥員籌備免致臨時困難同人擬就各省派來代表商請一人回省面陳辦法特先電聞。



### 第三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華密文電計達。四號參政院開會。議決國民代表大會法案。將第十二條加入。監督認爲必要。時得委任縣知事行之。二語。不日即通告各省。請照豔電所云。預先籌備爲要。茲由同人公擬投票後。應辦事件如下。(一)投票決定國體後。須用國民代表大會名義報告票數於元首及參政院。(二)國民代表大會。推戴電中。須有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字樣。(三)委任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電須用各省國民大會名義。此三項均當預擬電聞投票畢。交各代表閱過簽名。即日電達。至商軍政各界推戴電簽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後三日內。必須電告中央。將來宣詔登極時。國民代表大會及商軍政各界慶祝書。亦請預擬備用。特先電聞。餘再函達。

### 第四電

萬急。各省將軍巡按使鑒。堂密。國民代表大會爲特設之解決國體機關。選出代表。是否得人。即政治之隆污。民生之休戚隨之。本局與各監督同爲責任所歸。亟

應先事圖維。免貽患者。查各省及各行政特別區域之國民代表。依法應由國民會議。各縣選舉會初選當選之被選舉人。及有覆選被選資格者選舉之。今欲求代表民意。使非正本清源。何能推行盡利。除現設將軍省分於有覆選被選資格者一項。應請查照另電會商辦理外。其國民會議議員各縣之初選當選人。實為產出國民代表之樞機。尤宜特別注意。查關於國民會議議員初選機宜。前經本局密電聲明辦法。請轉飭各初選監督照辦在案。想各縣初選監督當能體會入微。善為運用。目下情勢較前尤為緊要。應請貴監督迅即密飭所屬各初選監督對於該處選出之初選當選人。應負完全責任。儘可於未舉行初選之前。先將有被選資格之人詳加考察。擇其性行純和宗旨一貫。能就範圍者。預擬為初選當選人。再將選舉人設法指揮妥為支配。果有滯礙難通。亦不妨隱加以無形之強制。庶幾投票結果均能範圍我馳驅。將來選舉國民代表及選舉國民會議議員時。自可水到渠成。不煩而解。此事實為上項選舉之最要關鍵。務須飛電各初選監督慎密照辦。其不通電地方。應即迅用密飭。加急星夜飛遞。以免貽誤。如實有趕

辦不及之處。即將初選酌量延期數日。亦無不可。倘有敷衍竣事。致令架點濫竽。則重咎所歸。實在各該初選監督。再查國民代表選舉。在各省係以各該最高級長官會同監督之。此後凡關於國民代表選舉事宜。如係軍巡同城。希即妥密協商辦理。並飭知各該初選監督一體遵照爲要。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

#### 第五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華密。此次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有應行解釋之點。詳敘如下。第三條第一項。各省各特別區域之代表人數。以其所轄現設縣治之數爲額。按此項每縣占代表一人。係以縣數定人數。不拘定本縣人。並不限於初選當選人充選。但係本省人均可。第十條第一項。各省以各該最高級長官會同監督之。按此項會同監督。係指將軍巡按兩長官而言。如無將軍省分。即以護軍使會同監督。第十一條選舉國民代表場所。設於監督所在地。屆選舉日期。就報到之選人。由監督召集之。舉行選舉。按此法係對於附近省城各縣行之。每縣初選當選人來省報到。必須設招待員。或派員疏通意見。再由監督長官以談話宴飲爲

名。召。之。至。署。將。君。憲。要。旨。及。中。國。大。勢。並。將。擬。定。充。選。之。人。名。示。之。須。用。種。種。方。法。總。以。必。達。目。的。爲。止。又。原。文。各。省。各。特。別。區。域。遇。有。必。要。情。形。者。監。督。得。以。關。於。國。體。代。表。選。舉。事。項。委。託。各。縣。知。事。行。之。按。此。法。或。因。距。省。較。遠。之。各。縣。及。其。他。種。種。情。形。認。爲。應。從。權。辦。理。者。由。省。監。督。飭。令。各。縣。執。行。代。表。人。選。出。即。行。電。省。如。因。開。會。期。迫。該。縣。代。表。尙。未。到。省。可。由。省。監。督。密。將。應。選。人。名。電。知。事。由。縣。公。推。一。人。先。行。電。省。隨。後。具。文。詳。報。既。經。飭。辦。舉。報。有。人。按。法。不。得。再。選。該。縣。初。選。當。選。人。到。省。亦。不。得。再。要。求。此。項。選。舉。權。以。符。一。縣。一。人。之。定。法。第。十。二。條。選。舉。國。民。代。表。日。期。由。各。監。督。定。之。按。此。條。付。予。各。監。督。以。特。權。并。無。預。定。選。期。亦。不。限。定。一。日。選。出。各。縣。初。選。當。選。人。到。省。一。經。接。洽。即。令。推。選。總。以。隨。到。隨。選。爲。妙。若。縣。數。過。多。便。難。指。揮。如。意。如。某。縣。業。經。選。出。代。表。即。行。宣。示。其。未。到。之。某。縣。初。選。當。選。人。日。期。已。過。祇。有。選。舉。國。民。會。議。之。權。不。得。再。選。此。項。代。表。以。上。所。屬。最。當。注。意。如。法。案。中。尙。有。疑。難。之。處。希。即。電。詢。內。務。總。長。以。便。答。覆。再。各。省。選。舉。公。民。代。表。不。得。逾。十。一。月。五。日。解。決。國。體。不。得。逾。十。一。月。十。五。日。愈。早。愈。妙。併。

聞。

## 第六電

萬急。各省將軍巡按使鑒。堂密查關於選舉機密事件。視爲國家機務之一。應行確守秘密。責成專員管理。俾免洩漏等因。業經呈奉大總統電令遵行。并通電查照在案。數日以來。關於選舉密件。各地方尙無洩漏情形。具見貴監督注重選舉之盛心。現在國民代表大會選舉事宜。依照組織法。應由本局籌備。各長官監督權責重要。尤異尋常。彼此協商事件。日益繁多。不得不格外慎密從事。所有關於協商機密事件。自應查照各次呈准辦法。特別注意。誠以國民代表大會爲決定國體。請願事件。而設欲收內外相維之效。不能不密籌操縱之方。關於京外官署往來協商之件。實爲治亂安危所繫。設或稍有洩漏轉蹈事機不密之嫌。而事關國本密件。若傳於道路。尤恐貽政治歷史之污。此節對內對外。動關國家威信。貴監督謀國素忠。務望特派親信人員。嚴密保管。關於國民代表投票密件。其有應飭各縣知事及其官署密行之件。仍望隨時聲明機密。俾免貽誤。而維國本。是所

切盼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

第七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華密國體投票解決後。應用之國民推戴書文。內有必須照敍字樣。曰國民代表等。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此四十五字。萬勿絲毫更改爲要。再此種推戴書在國體未解決之前。希萬分秘密。並盼先覆。至奏摺一切格式均照舊例。惟跪奏改爲謹奏。其他儀式俟擬定再行通告。

第八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華密國體投票開票後。當卽行推戴。無須再用投票手續。卽由公等演說。君憲國體既定。不可一日無君。諸位代表應推戴袁世凱爲中華帝國大皇帝。如贊成。應起立表決。後卽將擬定之國民推戴書。交請各代表署名。事畢。再由公等演說。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卽位之事。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辦理一切事務。期必得請而後已。卽將預擬之國民代表致代

行。立。法。院。電。稿。交。請。各。代。表。贊。成。事。畢。再。將。決。定。國。體。票。數。及。推。戴。書。原。文。并。委。託。總。代。表。情。形。分。爲。三。電。一。面。用。國。民。代。表。名。義。正。式。電。知。代。行。立。法。院。一。面。由。公。等。電。達。大。總。統。隨。後。再。將。票。紙。及。推。戴。書。實。呈。政。府。至。推。戴。書。文。內。必。須。敘。入。字。樣。已。將。前。電。奉。達。此。四。十。五。字。萬。勿。更。改。其。餘。文。字。卽。由。貴。省。自。行。起。稿。又。推。戴。書。及。委。託。總。代。表。二。件。係。法。律。外。之。事。切。勿。電。詢。事。務。局。以。免。難。於。答。覆。

### 第九電

各。省。將。軍。巡。按。使。鑒。華。密。國。體。代。表。大。會。一。應。開。支。經。費。辦。法。業。經。呈。准。由。各。貴。監。督。飭。廳。籌。撥。等。因。純。爲。辦。事。捷。速。起。見。前。次。電。達。以。後。尊。處。用。款。有。無。窒。礙。情。形。統。希。隨。時。密。示。本。局。謹。當。竭。誠。相。助。以。便。尊。處。放。手。辦。事。明。知。各。貴。監。督。大。力。包。舉。自。無。待。本。局。代。謀。然。勉。循。內。外。相。維。之。雅。特。布。區。區。之。懇。統。乞。亮。鑒。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

二人看畢，顧鰲搶先贊道：這般辦法極妥當，外表上不着一一些兒痕跡，骨子裏處處周密，沒有絲毫弊端。阮忠樞也搶着道：哎呀，這幾篇文章，真是虧你我的。我常時也想到

這纔是自  
家搗亂

想做皇帝  
自然若急  
得緊

這一路的文章最不容易落筆。這叫做打着官話做私弊，却真不易想的。我看將來大局一定你這幾個電稿子必傳。三人又說說笑笑。顧熬道：聽說哲子這兩天因為會員選舉忙得狠利害呢。梁士詒笑道：他就生出三頭六臂也忙不出什麼道理來。只好是騙一騙門外漢嚇一嚇反對黨罷了。這時已近黃昏。顧熬道：哎呀，天又晚了。這個日子真過得快。阮忠樞道：你說快呀。前天我在府裏今上還嫌這日子過得太慢呢。梁士詒笑道：這是各人的心理不同。包管大局定後，他就要嫌日子過得太快了。三人又笑了一陣，這纔散去。正是：

妙挹芬芳翻舌底，甘將齷齪注心頭。

評

梁大財神真有兼人之才。小楊兒那裏是他的對手。

小楊兒辦籌安會，全是鬧的虛文。梁大財神却是輕輕巧巧辦了請願團，又辦了國民請願大會，處處踏實，而且賺了救國儲金上，屢是何等老辣。周到官僚之不可輕視者在此。